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度报告
全球人权状况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度报告

第一部分：地区概述

12

非洲地区概述

“这可能是言论和结社自由得到尊重的一年……这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不再因政治信仰而遭监禁的一年。”

2011 年 9 月，在埃塞俄比亚新年除夕，该国记者和前良心犯埃斯金德·耐加（Eskinder Nega）在关于新闻自由的演讲中说。他在几天之后被捕，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和叛国罪。

北非各地的民众运动，引起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的共鸣，特别是在那些专制国家。工团主义者、学生和政治反对派人士受到鼓舞来组织示威。人们走上街头，因为他们怀有政治愿望，要争取更多的自由，并对贫困生活深感不满。他们抗议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绝望境地，以及生活费用的上涨。

导致北非和中东起义的许多潜在因素也存在于非洲其他地区，这包括专制统治者掌权数十年，并依靠保安机关来打压异议。贫困和腐败广泛存在，缺乏基本自由，大群人经常被主流社会边缘化。2011 年，该地区对示威的残酷镇压显示，那里的政治领袖几乎没有从北非领导人的遭遇中汲取任何教训。

贫困

在过去 10 年中，非洲的贫困率一直在下降，并朝向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方向迈进。但数百万人仍生活在贫困之中，无法得到基本的服务，例如清洁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教育。

快速的城市化意味着许多非洲人没有适当住房，他们经常住在贫民窟中，缺乏基本设施，并一直面临遭到当局强制拆迁的危险。遭强制拆迁的人经常在家园被毁时丧失财产，许多人还失去生计，这使他们进一步陷入贫困。肯尼亚内罗毕至少 5 个非正规定居点发生了大规模强制拆迁，数千人受到影响。在尼日利亚联邦首都区的一个定居点，数百人遭到强制拆迁。乍得的恩贾梅纳和安哥拉的不同地区也继续发生强制拆迁。

包括在反政府示威时发生的暴力行为，有时部分是因为严重的失业和贫困情况。由于缺乏政治支持，反腐败举措经常是徒劳无功，例如在尼日利亚，总统在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主席任职期满前 6 个月就将她解职，而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政治镇压

受到北非局势的激发，从 1 月底开始，苏丹喀土穆和其他城镇的反政府抗议者走上了街头，他们遭到保安部队的殴打，数十名活动人士和学生被任意逮捕和拘留，据报许多人在被拘留时遭受了酷刑。在乌干达，政治反对派人士呼吁人们效仿埃及的

抗议并走上街头，但示威受到暴力行为的破坏。乌干达政府在 2 月禁止了一切公开抗议活动，警察和军队对抗议者使用过度武力，反对派领导人基扎·贝西杰（Kizza Besigye）遭到骚扰和逮捕。在津巴布韦，大约 45 名活动人士在 2 月仅因讨论北非局势而被捕，其中 6 人起初被控犯有叛国罪。4 月，斯威士兰当局用过度武力镇压了类似的抗议。

在安哥拉、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利比里亚、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南苏丹，保安部队对反政府抗议者使用了实弹，导致多人伤亡。当局通常未能调查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因造成死亡而被追究责任。

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维权者、记者和政治反对派人士，继续受到任意逮捕和拘留、殴打、威胁和恐吓，一些人遭到武装组织或政府保安部队杀害。当局对布隆迪维权者恩尼斯特·马尼伦瓦（Ernest Manirumva）2009 年遇害事件的调查，没有取得显著进展。6 月，5 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警察因在 2010 年杀害人权活动人士弗洛里贝尔·舍贝亚（Floribert Chebeya）而被定罪。尽管如此，人们仍担忧一些据称曾参与这起罪行的人没有受到调查。

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的政府试图控制公共信息，他们限制对某些事件的报道，关闭广播电台或使他们停业，封堵某些网站，或禁止某些报纸的出版。卢旺达开始进行增加媒体自由的改革，但一些在 2010 年被当局查封的媒体仍然停业，两名记者还被判处长期徒刑。

安哥拉和南非的国民议会，对可能严重限制言论自由和信息渠道的法规进行了辩论。比较积极的是，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终于签字使《信息自由法案》成为法律。

冲突

科特迪瓦 2010 年 11 月总统大选后爆发的政治暴力，在 2011 年上半年升级为武装冲突。效忠于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的部队得到法国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支持，他们在 4 月末控制了该国，并逮捕前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及其数十名支持者。冲突导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许多人逃到邻国，特别是利比里亚。经济首都阿比让和该国西部有数千名平民伤亡。3 月和 4 月，在西部的迪埃奎及其附近村落地区，冲突双方非法杀害了数百名平民，人们因为自己的民族出身或其被认为的政治立场而遭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则未能适当地保护迪埃奎的平民。冲突双方部队还犯下性暴力罪行，包括强奸。10 月，国际刑事法院授权调查冲突双方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在逮捕令下达之后，巴博于 11 月被移交给荷兰的国际刑事法院。为保持其公信力，国际刑事法院应确保调查那些忠于瓦塔拉的部队犯下的罪行，并起诉相关人员。该法院还应调查发生在 2010 年

11 月总统大选前的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因为科特迪瓦的司法机关一直无力或不愿作出行动。

在 1 月的自决公投中，南苏丹人民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赞成独立。随着南苏丹独立日期被定于 7 月 9 日，在阿卜耶伊、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河州的所谓过渡地区，局势变得紧张。阿卜耶伊没有按计划在 1 月另行举行公投，冲突在 5 月爆发，苏丹政府军在民兵支持下控制了阿卜耶伊，导致丁卡恩古克族（Dinka Ngok）社区的数万人逃到南苏丹，阿卜耶伊镇的房屋遭到劫掠和摧毁，部署在那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未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来防止袭击并保护平民。至年底，关于阿卜耶伊的地位问题仍未达成任何决议。

随着对保安安排和州选举结果的争议，南科尔多凡州的局势升级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和苏丹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安全的局势和冲突导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苏丹政府军对目标不加区分地进行了空袭，导致多名平民死伤。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等各个组织记录了这些不加区分的袭击和非法杀戮，例如，农民安吉洛·埃尔瑟（Angelo al-Sir）描述了6月19日在卡杜格利东部的乌姆瑟迪巴村，他怀孕的妻子、两个孩子和其他两名亲属如何在空袭中丧生。

至9月，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扩散到青尼罗河州，这又导致数万人逃往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苏丹政府阻止独立的人道组织、人权监察员和其他观察员前往该地区，从而基本上将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河州与外界隔绝。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采取任何切实行动来处理局势，包括没有谴责人道组织无法进入该地区的情况，或持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也继续激烈进行，迫使更多的人逃离家园。那些已经生活在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营中的人因为被认为支持武装反对派组织，而遭到苏丹当局攻击。当地继续传来关于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报告。苏丹仍拒绝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该法院的检察官要求根据达尔富尔发生的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对苏丹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希拉姆·穆罕默德·侯赛因（Abdelrahim Mohamed Hussein）下达逮捕令。

索马里境内针对伊斯兰武装组织青年党的战斗继续进行，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部队的直接介入使该冲突区域化。冲突各方不加区分的袭击导致数千名平民伤亡，这主要发生在摩加迪沙。数十万人仍因不安全的局势和冲突而继续流离失所。该地区的干旱使人道情况雪上加霜，索马里部分地区还宣布出现饥荒，人道组织在向人们提供紧急救助时面临巨大困难。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冲突也没有结束的迹象，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仍广泛发生，政府保安部队和武装反对派组织都犯下此类罪行。其他主要由武装组织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发生，例如非法杀戮、抢劫和绑架。该国的司法体系仍无力处理

冲突期间犯下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童兵仍被招募，并被用于各个冲突，例如在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的冲突。

一些非洲国家政府仍不愿确保根据国际法追究犯罪责任。塞内加尔继续拒绝起诉或引渡乍得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Hissène Habré）。布隆迪政府在年底讨论了关于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修改提议，但政府似乎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按照联合国 2005 年的建议设立特别法庭。

正义和有罪不罚的情况

保安和执法人员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仍未得到处理。对报告的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或其他虐待、法外处决等非法杀戮及强迫失踪行为，当局几乎从未进行独立和公正的调查。极少发生有人因为侵犯人权而被追究责任的情况，这导致该地区许多国家的人们对执法机构和司法体系失去了信心。高昂的费用也阻碍人们使用正规的司法体系，包括那些人权遭受侵犯的人。

在布隆迪、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执法人员侵犯人权后有罪不罚的情况普遍存在，例如，布隆迪当局关于法外处决的调查委员会没有公布其调查结果，布隆迪当局还未能调查关于国家情报机构在2010年使用酷刑的指称。另一个显示制度化有罪不罚情况的明显例子是，在人权理事会于9月对苏丹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苏丹拒绝理事会呼吁其审议2010年的《国家安全法案》并改革国家情报和安全机构的建议，结果，侵犯人权的国家情报和安全机构人员继续不受到起诉或纪律制裁。

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体系无法保障不受不当拖延的公正审判，审判前被拘留的人数仍然很多。许多被捕者无法得到律师协助。许多国家的拘留条件仍十分恶劣，拘留场所过度拥挤，缺乏基本卫生设施、医疗保健、水或食物，还缺少监狱工作人员。拘留条件经常低于国际最低标准，并构成不人道、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事件是，9 月，在乍得莱雷镇国家宪兵队的拘留场所，9 人因过度拥挤而窒息身亡。

废除死刑的趋势仍然持续。贝宁议会投票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从而确认了其废除死刑的意图。加纳的宪法审议委员会建议废除死刑。尼日利亚的检察总长和司法部长在 10 月告知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团，该国政府已正式暂停执行死刑。塞拉利昂政府在 9 月作出了类似的宣布。与这些积极进展相比，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等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执行处决的最后一批国家，而且处决经常发生在严重不公的审判之后。

边缘化

在许多国家，难民和移民尤其受到侵犯人权行为的影响。刚果公民在被从安哥拉驱逐时，再度遭到基于性别的暴力。毛里塔尼亚任意逮捕了数千名移民，然后把他们驱逐到邻国。在莫桑比克的难民和移民也遭受人权侵犯，据报包括被执法人员非法杀戮。在南非，难民和移民继续遭遇暴力，他们的财产被毁。12 月，联合国难民署建议接纳卢旺达难民的国家，采取步骤来取消其领土上大多数卢旺达人的难民身份。然而，难民和人权组织表示忧虑的是，联合国难民署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其建议的理由，而且各国对该建议的落实可能使大批仍需保护的人被强行遣送回卢旺达。

数万名南苏丹人决定离开苏丹前往南苏丹，因为在南苏丹宣布独立后，他们面临失去苏丹公民身份权的危险。他们面对许多困难，包括行程前和行程中受到的骚扰，以及到达南苏丹后的恶劣人道局势。

许多国家仍广泛存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和歧视，包括源自文化习俗和传统的行为。一些国家的现存法规使针对妇女的歧视制度化。歧视还影响到妇女能否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在那些陷入冲突或有大批难民或流离失所者的国家，女童和妇女仍遭到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这包括乍得东部、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苏丹（达尔富尔）。政府保安部队人员经常对此负责，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歧视

基于他人认为或真实存在的性取向或性身份的歧视有所恶化。政界人士不仅未能保护人们的权利免遭歧视，还经常用言论和行动来煽动基于他人认为的性取向的歧视和迫害。

在喀麦隆，被认为有同性恋关系的人遭受迫害，许多人被捕，一些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例如让-克劳德·罗杰·姆贝德（Jean-Claude Roger Mbede）。喀麦隆政府还提议修改刑法，来增加对被定罪具有同性恋关系的人的刑期和罚款。在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和津巴布韦，一些男子也因为他人眼中的性取向而遭逮捕和起诉。马拉维政府颁布了将女子同性性关系定罪的法规，总统宾古·瓦·穆塔里卡（Bingu wa Mutharika）在政治集会上称男同性恋者“还不如狗”。在尼日利亚，参议院通过了进一步对同性恋关系定罪的法案。在加纳，西部地区部长要求逮捕所有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

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案没有在议会得到讨论，但也未正式被撤销。1 月，重要的维权者和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权利活动人士大卫·卡托（David Kato）在家中遇害，一名男子因这起凶杀被捕，并在 11 月被判处 30 年徒刑。在南非，公民社

会施加压力要求制止针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暴力，特别是针对女同性恋者的暴力，这导致当局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来防止基于他人眼中的性取向的暴力。

在厄立特里亚，人们继续由于宗教原因而遭迫害。多人受到任意逮捕，还被认为在被拘留时遭到虐待。

安全和人权

非洲日益易于遭到一些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恐怖袭击，包括在萨赫勒地区几个国家活动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整年加大在尼日利亚炸弹袭击活动的“博科圣地”教派；以及活跃于肯尼亚和索马里的青年党。这些武装组织对多起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包括不加区分的袭击、非法杀戮、绑架和酷刑。

作为回应，一些政府加强了军事合作，包括在萨赫勒地区的合作。一些邻国也进行军事干预。尼日利亚设立了专门军事工作组来打击“博科圣地” 在一些州的活动。在对武装组织的暴力活动作出回应时，政府保安部队经常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在毛里塔尼亚，14 名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判刑的犯人被转移到一处不明地点时，遭到强迫失踪。在尼日利亚，面对一些州不断升级的暴力，保安部队的反应是任意逮捕和拘留数百人，并实行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

面临迎接变革的时刻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可能不会像北非地区那样急剧改善，在一些地区情况甚至可能恶化。尽管如此，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更好治理的要求、新现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的公民社会和信息渠道及通讯技术的改善等因素，将逐渐促成更好的人权局势。问题是非洲的政治领导者将迎接这些变革，还是把变革视为对他们掌权的威胁。2011 年，在回应抗议和异议时，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变成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

美洲地区概述

“这是对民主的侮辱[和]对法治的侮辱。”

巴西的州议员马塞洛·弗雷舒（Marcelo Freixo）谈到法官帕特里夏·阿西奥利（Patrícia Acioli）遇害事件。他本人也因调查和举报犯罪团伙而多次遭到死亡威胁。

2011年8月1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尼泰罗伊市，法官帕特里夏·阿西奥利在她家外面遭到军警成员枪击21次。她曾负责主审多起涉及巴西警察侵犯人权情况的刑事案件，这使她多次遭到死亡威胁。10月，11名警察因为她遇害而被拘留和指控，其中包括一名指挥官。据报道，当法官阿西奥利遇害时，她在负责调查有关涉案警察进行法外处决和犯罪活动的指称。她的遇害是对巴西人权运动的严重打击，但她孜孜不倦争取正义的精神仍激励着无数其他人，他们和法官阿西奥利一样，拒绝让侵犯人权者横行无阻。

在2011年，要求人权的呼声回荡于该地区各地的国家级法院、美洲国家间体系和街头。个人、维权者、公民社会组织和原住民争取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经常导致人们与经济和政治利益权贵集团直接对峙。许多此类冲突的核心原因是，一些经济发展政策致使许多人面临遭受侵害和剥削的更大危险，尤其是贫困者和被边缘化的社区。

要求正义和终止有罪不罚的现象

由于人们无法真正获得司法帮助，而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一些部门为避免问责和保护政治、犯罪和经济既得利益而愿意诉诸极端手段，许多人权案件的处理因此受阻而进展缓慢。在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维权者、证人、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遭受威胁和杀害，这经常使争取尊重人权的努力更为艰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那些试图揭露滥用权力、侵犯人权和腐败情况的记者也经常遭受攻击。

尽管面临阻碍并经常出现挫折，但一些国家在调查和起诉过去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仍取得重大进展，一些事实上是前军事统治者和高级指挥官的人被定罪并判刑入狱。

在阿根廷，前陆军将军雷纳尔多·比尼奥内（Reynaldo Bignone）和政界人士及前警官路易斯·阿柏拉多·帕蒂（Luis Abelardo Patti），都因 1970 年代发生于埃斯科巴镇的谋杀、绑架和酷刑事件，而在 4 月被判处无期徒刑。10 月，前海军上尉阿尔弗雷多·阿斯蒂兹（Alfredo Astiz）和其他 15 人，因在 1970 年代 参与 86 起危害人类罪行，而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至无期徒刑。他们的受害者在遭绑架后，被关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军学校的一个秘密拘留所，一些人因酷刑而身亡，其他人则从飞机上被扔出去摔死，遇害者包括法国修女雷奥妮·杜奎（Léonie Duquet）和阿莉斯·多蒙（Alice Domon）；人权活动人士及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发起者阿

祖塞娜·维亚弗洛（Azucena Villaflor）、玛丽亚·比安科（María Bianco）和 艾瑟·卡莱阿加（Esther Careaga），以及作家和记者罗多尔弗·沃尔什（Rodolfo Walsh）。

在玻利维亚，7 名前高层军事和文职官员因为在 2003 年“黑十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在 8 月被最高法院定罪。在该事件中，拉巴斯附近的埃拉托地区发生抗议后有 67 人丧生，400 多人受伤。这是玻利维亚民事法院首次完成对被控侵犯人权的军官的审判，5 名前军官被判处 10 年至 15 年有期徒刑，两名前部长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这两人的判刑后来被宣布缓期执行。

在巴西，总统罗塞夫签署颁布了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法律，来调查 1946 至 1988 年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在智利，一家法院的检察官提交了 726 宗新的刑事申诉，以及 1000 多宗多年来由因政治原因而在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政府期间遭处决者的亲属提交的申诉，使法院调查的侵犯人权案件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

海地前总统让-克劳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在流亡 25 年后回国。因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及他们亲属的控诉，他受到刑事调查。在哥伦比亚，退役将军赫苏斯·阿曼多·阿里亚斯·卡布拉莱斯（Jesús Armando Arias Cabrales）因为在 1985 年 11 月发生的 11 人遭强迫失踪事件中起的作用，在 4 月被判处 35 年有期徒刑，军队在该事件发生前冲击了司法大楼，M-19 游击队组织成员当时在那里扣押了一些人质。9 月，哥伦比亚前民事情报机构负责人豪尔赫·诺盖拉（Jorge Noguera），因为学者阿尔弗雷多·科里·德·安德雷斯（Alfredo Correa de Andreis）在 2004 年遇害事件，以及他和准军事组织的联系，而被判处 25 年有期徒刑。

虽然这些案件十分重要，但他们仅属例外，侵犯人权行为不受追究的情况仍惯常发生，例如，哥伦比亚另一名前民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玛丽亚·德尔·皮拉·乌塔多（María del Pilar Hurtado）卷入有关非法窃听并监视和威胁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Alvaro Uribe）的反对者的丑闻，但她仍逍遥法外。她于 2010 年在巴拿马获得庇护。

在墨西哥，针对那些对发生在 1960、1970 和 1980 年代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而被追究责任的人的法律行动，仍陷于停顿，但最高法院裁定，美洲人权法院针对墨西哥的裁决具有约束力，这包括要求将军方人员被控侵犯人权的案件移交民事司法管辖机构处理。

国际司法方面的进展不一，例如在 10 月，纵使有明确证据显示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对酷刑等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负责，加拿大政府未能在他走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将其逮捕。但在 12 月，法国将巴拿马事实上的

前国家元首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引渡回国，他曾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因谋杀政治反对者等罪行而被定罪。

美洲人权体系

在 2011 年，几个国家持续攻击美洲人权体系，特别是美洲人权委员会，例如，由于委员会裁决，在受影响的原住民社区得到充分协商前，巴西应暂停贝罗蒙特大坝项目，巴西因此召回了其驻美洲国家组织的大使来进行报复。令人担忧的是，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何塞·米格尔·因苏尔萨（José Miguel Insulza）公然支持巴西的立场，并公开呼吁委员会审议其对贝罗蒙特项目案件的裁决。美洲人权委员会随后修改了对此案提出的预防性措施，不再要求巴西在进行协商前暂停该项目。

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也批评了委员会，指控其越权并干涉他们的主权，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集中批评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办事处，秘鲁则严厉批评委员会决定将一起有关法外处决指控的案件移交给美洲人权法院，处决据称发生在 1997 年营救 71 名人质的行动中（“查文德万塔尔”行动）。

在 2011 年下半年，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继续辩论对美洲人权体系可能进行的改革，常设理事会预计在 2012 年初考虑该辩论的总结报告。虽然报告中的建议被称为旨在加强该人权体系，但实际上一些提议措施可能会损害该体系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并对委员会及其报告员的工作造成尤其严重的影响。

公共安全和人权

一些政府继续利用人们对于公共安全和高犯罪率的正当担忧，来开脱或忽视其保安部队在打击犯罪行为或武装组织时所作的侵犯人权行为。

墨西哥政府在其打击贩毒集团的斗争中，无视有关军队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军人员实施酷刑、强迫失踪、非法杀戮和过度使用武力的广泛报道。在被认为是犯罪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中，有 1 万 2 千多人丧生。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则继续调度约 5 万名军人和海军陆战队进行执法任务。有证据显示，一些警察和保安部队成员与犯罪组织合伙犯罪，绑架和杀害其他犯罪组织的嫌疑成员。政府继续坚称，滥用权力的行为是例外情况，犯罪者已被追究责任。但在 2011 年，仅有一起案件军方成员被绳之以法。

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虽不如上述国家般大规模，但也将军事人员用于执法任务，这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命令国民警卫队到街头制止广泛发生的暴力犯罪。

面对大量暴力犯罪，巴西的执法机关仍然惯常地用歧视、侵犯人权、腐败和军事方式维持治安。虽然某些公共安全项目在降低暴力水平方面取得有限的成效，但联邦

政府的公共安全改革则因预算大幅削减和缺乏政治意愿而受到损害。遭到社会排斥的社区继续被夹在暴力犯罪团伙和滥用职权的警察之间，其居民经常被警察当作嫌犯对待。在里约热内卢，民兵的权力继续增大。这些由现任和前任执法人员组成的犯罪团伙，通过非法金融活动和建立政治权力基础来维生，并使用暴力和勒索手段，增加了对里约热内卢许多最为贫困社区的控制。法官阿西奥利被袭击的事件，突显了这些犯罪团伙的势力及其狂妄。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警察在实施打击犯罪的所谓“强硬政策”时严重侵犯人权，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非法杀戮和失踪。有证据显示，警察在一些案件中采用了开枪射杀的政策，而不是试图逮捕嫌犯，当中许多嫌犯是赤手空拳的。

武装冲突

哥伦比亚国内长期的武装冲突，继续对全国各地的平民社区造成极大苦难。战斗对农村地区原住民、非洲后裔和农民社区造成尤其严重的人权后果，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游击队组织和准军事及保安部队有时互相勾结，他们都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律的行为负责。

政府的一些立法措施，例如《受害者和土地归还法》，是承认一些受害者有权获得赔偿和被归还土地的重要第一步。在该国冲突期间，有数百万公顷的土地被窃夺，但该法律将许多受害者排除在外，而且维权者遭受威胁和杀害的事件突然增加，特别是那些从事土地归还工作的人，这使人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履行其向合法所有者归还土地的承诺。

哥伦比亚政府承诺尊重人权并打击有罪不罚的现象，但又试图扩大军事司法管辖权，这可能会使侵犯人权的保安部队成员逍遥法外，从而使人怀疑其承诺。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还批评几名高级军官因侵犯人权而被定罪的事件。

反恐和安全

2011年末，在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rak Obama）关闭关塔那摩拘留营的期限届满近两年后，仍有逾150人被关押在那里。

美国政府曾在2009年宣布，他们决定在普通联邦法院审判5名被控参与911袭击的被拘留者，但该决定无望得到执行，因为司法部长在4月宣布，这5人将由军事委员会审判，美国政府表明了其争取判处这5人死刑的意图。在军事委员会审理的另一起案件中，沙特阿拉伯公民阿布德·阿尔·拉希姆·阿尔-纳什里（Abd al Rahim al-Nashiri）在9月被控犯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而送交法院受审，这朝着死刑判决更近一步。

上届政府在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计划中的侵犯人权行为，仍然没有被追究。司法部长在6月宣布，除了两起涉及被拘留者关押期间死亡的案件，他没有授权进一步调查其他拘留情况。但是，酷刑和强迫失踪实际上是秘密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受害者包括那些目前面临军事委员会不公审判的被拘留者，他们如果被定罪就可能遭处决。

原住民

虽然出现一些积极进展，但该地区原住民遭受人权侵犯的情况仍引起极大关注。

在许多情况中，包括采矿业在内的大型开发项目影响原住民，剥夺了他们获得真正协商并于事先在自由和知情的情况下同意的权利。秘鲁在 2011 年颁布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法律，规定必须在与原住民协商后，才能在其祖传土地上实施开发项目。虽然该地区所有国家都签署了 2007 年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但该宣言所列载的权利仍远远未得到尊重。

于原住民的权利未得到尊重，不仅他们的生计受到负面影响，而且随着原住民生活地区的资源开发活动加剧，导致社区成员遭到威胁、骚扰、强行驱逐和迁移、袭击或杀害。在巴西、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原住民经常在暴力胁迫下搬离自己的土地；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当局据报对争取原住民权利并抗议开发项目的示威者使用了过度武力；在厄瓜多尔和墨西哥，针对原住民领袖的不实指控令人担忧。有进一步迹象显示，政府没有认真对待原住民的权利，或没有政治意愿来扭转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歧视问题。4 月，美洲人权委员会敦促巴西暂停修建贝罗蒙特大坝，直到原住民社区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协商，这包括原住民能了解用适当语言表达的项目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而且直到落实措施来保护那些自愿被隔绝的社区的生活。巴西激烈反对这些预防性措施，人权委员会随后削弱了措施的内容。

玻利维亚总统决定取消修建道路穿过伊斯博洛-塞古雷原住民领土和国家公园的计划。在此之前的几周抗议中，保安部队用催泪弹和警棍来拆除一处临时营地，导致多人受伤。原住民抗议者称，修路计划违反了有关事先协商的宪法保障和环保法律。

8 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一次审计结果显示，原住民社区有 39%的供水系统存在严重缺陷，73%的饮用水系统和 65%的污水系统对健康构成中度或高度威胁。

妇女和女童的权利

该地区的国家未能将保护妇女免遭强奸、威胁和杀害的议题，置于政治议程的前列位置。人们深感担忧，打击性别暴力的法律没有得到妥善执行，当局没有分配足够的资源来调查和起诉这些罪行，这使人怀疑官方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在许多国

家，对此类罪行负责的人逍遥法外，这使性别暴力有罪不罚的现象更为根深蒂固，并助长了容忍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的氛围。

侵犯妇女和女童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行为普遍发生，对她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萨尔瓦多、智利和尼加拉瓜继续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堕胎，包括禁止任何女童和妇女因奸成孕或在孕期出现威胁生命的并发症而堕胎，那些试图寻求或提供堕胎服务的人面临长期徒刑的危险。

在其他国家，法律允许人们使用安全的堕胎服务，但漫长的司法程序使这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发生，特别是对于那些无力支付私营堕胎服务的人来说。在寻求避孕服务以及有关性和生殖问题的信息方面，身处该地区最为边缘化地方的妇女和女童的情况仍令人担忧。

移民：看得见的受害者，看不到的权利

在一些国家，数十万正规和非正规移民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在墨西哥，人们在隐蔽的洞穴里发现了数百具尸体，其中一些被确认为遭绑架的移民。中美洲失踪移民的家人在全国游行，要求当局采取行动查找他们的亲属，从而突显许多移民的命运。数万名中美洲移民穿越墨西哥，许多人遭受犯罪团伙的绑架、酷刑、强奸和杀害，而政府官员经常合伙参与其中。至于非正规移民，由于他们担心遭到报复或驱逐出境，因此很少能报告自己遭受的严重侵害。

维护移民权利的人士在墨西哥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特别是那些在避难所网络为移民提供人道援助的人。

在美国西南边境与墨西哥交界地区，正规和非正规移民遭受联邦、州和当地执法人员的歧视与脸谱化。他们在寻求司法帮助和保护时面临歧视，并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遭遇障碍，此类障碍包括专门对移民进行额外审查的政策，以及向移民当局报告的威胁。有关当局提议新的反移民法律，迫使一些学生因担心其家长可能被捕而退学。佐治亚州、印第安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犹他州的反移民法规在联邦法院面临司法挑战。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正规和非正规海地移民的人权遭受侵犯，这包括大规模的非法暴力驱逐出境行动，遭驱逐的海地裔多米尼加人仍被剥夺入籍多米尼加的权利，驱逐行动中据报发生殴打和将儿童与家长分开的情况。联合国呼吁各国出于人道理由停止向海地进行遣返，该国由于 2010 年的地震和霍乱而持续遭受人道危机，但巴哈马等几个国家未有响应该呼吁。

死刑

美国在 2011 年用注射毒针方式处决了 43 名犯人，将美国自最高法院在 1976 年撤销暂停死刑的法令以来，被处决的总人数增至 1277 人。但在更积极的方面，伊利诺伊州在 3 月成为美国第 16 个废除死刑的州分，俄勒冈州州长在 11 月下令在该州暂停处决，并呼吁重新考虑死刑问题。

在 2011 年被处决的人中包括特洛伊·戴维斯（Troy Davis），虽然他被定罪的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但仍在 9 月于佐治亚州遭处决。他的姐姐玛蒂娜·科雷亚（Martina Correia）在 2011 年 12 月去世前，一直是一名坚定无畏的反死刑活动人士，她仍激励着该地区内外其他许多为人类尊严和正义而大声疾呼的人。

“死刑令人憎恶，剥夺人的尊严。死刑不仅是基于肤色和种族，而且是基于与体制斗争的能力。我争取为沉默者发声。我不认为自己特别，我只是相信我的社区不仅意味着住在我街上的人，还意味着我的全球社区。当有人在中国、乌干达、尼日利亚、佐治亚州或得克萨斯州被杀时，就杀害了我们中的一小部分。”

玛蒂娜·科雷亚

亚太地区概述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中国是大家的
选择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 中国异议人士朱虞夫

随着中东和北非吹来政治变革之风，亚太区内一些国家政府的反应是通过压制有关人权和尊严的要求，来更加紧握权力。同时，突尼斯和埃及起义的成功激发亚洲的维权者、活动人士和记者大声疾呼，他们通过新技术和传统的积极行动方式，来挑战侵权行为。

上文所引小诗的作者朱虞夫，在 3 月被中国当局拘留。公诉人把这首诗作为关键证据，来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因为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朱虞夫在过去 13 年中有近 9 年是在狱中度过。在 2 月之后，中国当局进行了自 1989 年天安门抗议运动以来最严厉的政治镇压。朱虞夫仅是遭到拘留和骚扰的数十名批评人士、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之一。除他之外，受到拘留、非法软禁或强迫失踪的众多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律师高智晟和世界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在一些情况中，中国当局对被拘留者进行刑讯逼供，并迫使他们保证避免使用社交媒体或对记者和他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虐待。

严厉的镇压力度显示，中国政府对网上“茉莉花”匿名信息十分担心。该信息在 2 月开始流传，呼吁对腐败、政府治理不当和政治压迫不满的中国公民，在一些选定城市的特定地区，和平地聚集并散步走动。虽然这些呼吁无关痛痒，但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在这一年的不同时期禁止在网上搜索词语“茉莉花”和“埃及”。尽管如此，随着中国的抗议者争取维护自己的人权 — 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国各地发生了数万起示威。

中国公民要求权利的劲头与邻国朝鲜的局势形成鲜明对比。12 月 17 日，20 多岁的金正恩继承了其父亲的独裁统治者地位，朝鲜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在此后没有任何改善。而且有迹象显示，当局拘捕了一些被怀疑可能挑战或质疑权力顺利交接的官员。该国多处的政治犯集中营中，关押着数十万遭受任意拘留、强制劳动、公开处决和酷刑及其他虐待的人，人们担心被拘留者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镇压异议

亚太区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政府，如同朝鲜政权那样残酷压制人民声音，但区内各国仍发生侵犯自由表达和听取言论权利的行为。一些政府故意打压异议。在朝鲜，那些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左的人，最终可能在偏远荒凉的政治犯集中营中度过余生。

越南和缅甸都对自由表达异议的行为定罪，并设有专门恐吓和压制批评人士的情报机构。

其他一些国家也压制批评人士的声音，但依靠较不明显的暴力手段。新加坡继续拒绝遵守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国际标准，在 6 月 1 日短暂监禁了 76 岁的英国作家阿伦·沙德瑞克（Alan Shadrake），他在批评该国司法体系使用死刑的情况后被控藐视法庭。

印度自夸过去拥有令人自豪的言论自由和活跃的媒体，但政府试图对即时通讯等社交媒体实行新的限制。互联网媒体也在马来西亚受到压力，但比起该国受到严格审查的印刷和广播媒体，其所受限制略为宽松。

泰国新当选的英拉·西那瓦（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妹妹）政府，没有停止仍积极执行该国关于大不敬罪的法律，这条极度棘手的法律禁止对王室的任何批评。许多人因其在网上发布的内容被检察官认为令人不快而遭攻击，61 岁的安蓬·坦格农帕库尔（Ampon Tangnoppakul）据称因发送了一条被认为冒犯王室的短信，而被判处 20 年有期徒刑。

韩国（南韩）当局越来越多地引用《国家安全法》，来骚扰那些被认为反对政府关于朝鲜政策的人。这有时导致该法律被荒谬地引用，例如朴贞根（Park Jeonggeun）因零星地发布针对朝鲜宣传活动的讽刺性内容，而面临拘留和刑事起诉。

区内其他要求人权和尊严的批评人士引起更为激烈的反应，有时，他们因大声疾呼而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巴基斯坦记者在该国维护了喧闹但偶尔难以驾驭的媒体环境，这招致政府、一些政党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等反叛团体的暴力反应。这一年中至少有 9 名记者遇害，包括在线记者萨利姆·谢赫扎德（Saleem Shahzad），他公开批评该国势力强大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其他记者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们遭到该国势力强大而且行动隐蔽的情报机构、保安部队、政党或激进团体的严重威胁。

在巴基斯坦，并非只有记者因自己的观点而遭袭击，两名引人注目的政界人士因挑战极度棘手的亵渎法而遇刺：旁遮普省直言不讳的省长萨尔曼·泰瑟尔（Salman Taseer）和内阁中唯一基督徒成员的少数族群部长沙赫巴兹·巴蒂（Shahbaz Bhatti）。

少数族群

和亚太区内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巴基斯坦的宗教和少数族群继续遭到严重歧视。少数族群成员经常被边缘化，在许多情况下直接受到政府的骚扰。在多起案例中，政府未能履行其保护少数族群成员权利的责任。这导致歧视更为根深蒂固，并加剧了贫困，减缓了总体上的发展，还在许多国家助长了暴力。

在巴基斯坦资源丰富的俾路支省，保安部队和一些反叛团体都涉及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失踪、酷刑和法外处决。政府完全没有履行其所有承诺，来处理俾路支社区在开矿和基础设施项目收入分配方面长期存在的不满。该省份还发生了数起残酷袭击什叶派社区的事件，特别是对哈扎拉什叶派的袭击，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阿富汗，住在俾路支省省会奎达 。宗教激进团体公开呼吁暴力袭击什叶派，并被允许活动和实施暴力行为，例如在 9 月 20 日有 26 名什叶派朝圣者遭到处决式杀害。巴基斯坦激进团体甚至声称对阿富汗的袭击什叶派事件负责，12 月在喀布尔和马扎里谢里夫，约 70 名参加阿舒拉节宗教游行的什叶派穆斯林在两起炸弹袭击中丧生。

阿赫迈底亚社区是一个主要生活在亚洲的宗教族群，他们自认为伊斯兰教信徒。他们在巴基斯坦和印尼面临有系统的歧视。在巴基斯坦，法律禁止阿赫迈底亚教派成员宣称自己是穆斯林，阿赫迈底亚社区持续遭受政府官员的骚扰，由于缺少足够的保护和支持，他们还受到激进宗教团体的袭击。在印尼，一群为数 1,500 人的暴民在 2 月袭击了芝克乌锡地区的阿赫迈底亚社区，致使 3 人丧生，多人受伤，警察因未能制止暴行而受到批评。中央政府允许一些地区限制阿赫迈底亚活动的规定继续生效。在亚太区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阿赫迈底亚教派成员也因其宗教信仰而遭歧视，一些学校禁止他们的孩子入学，他们自由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

在中国，逊尼派穆斯林遭到歧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继续面临镇压和歧视。中国政府引用恐怖主义和叛乱威胁的模糊理由，压制维吾尔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干预他们的宗教活动。而大批汉族移民的涌入以及对他们的照顾，导致维吾尔人在文化、经济和社会领域成为二等公民。

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境况恶劣。至少 12 名藏族女尼、僧人或还俗者自焚抗议当局对宗教和文化活动的限制（据信其中 6 人身亡），这些限制增加了藏人的疏离感，并加深了他们的不满。在内蒙古，族群关系也十分紧张。在据称发生汉族运煤卡车司机谋杀一名蒙古族牧民后，内蒙古各地广泛爆发了抗议活动。

武装冲突和叛乱

民族和宗教歧视，以及其导致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不满，是亚太地区许多武装冲突和长期反叛活动的背后原因，数十万人受到影响。

缅甸政府和各个民族武装组织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再度爆发。政府军与克伦族、掸族和克钦族反叛力量交战，导致数万名平民流离失所，并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律，其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

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其他反叛团体对平民进行广泛和有系统的袭击，联合国称冲突中造成 77%的平民伤亡。国际特赦组织再度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这一局势，而协

助阿富汗政府的国际部队已开始向阿富汗政府军移交安全职责。许多阿富汗的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妇女团体，对其被排除在与反叛团体的谈判之外表示担忧，而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5 号决议要求在和谈期间使妇女得到真正和充分的代表。

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和泰国南部继续发生低强度的冲突。在这两个地区，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在历史上一直被剥夺权利，并不得不面对落后的经济发展局面。虽然菲律宾出现短暂的暴力冲突，但冲突各方似乎要争取和平，这令人对局势感到希望。但泰国南部的局势难以缓解，反叛人员继续袭击平民，目的是恐吓当地居民，并赶走佛教徒和其他被认为忠于中央政府的人 。泰国中央政府没有履行其承诺，追究保安部队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也没有对该地区要求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策略性回应。

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原住民部落社区，以及政府的治理不当，助长了印度中部和东部几个邦的反叛活动。毛派反叛力量和保安部队之间的冲突导致约 250 人丧生。反叛人员绑架人质并不加区分地进行袭击，而政府军则经常侵犯那些他们声称保护的当地居民的权利。印度最高法院认识到政府策略的问题，下令解散恰蒂斯加尔邦当局支持的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据称要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当良心犯比纳亚克·森（Binayak Sen）医生对其无期徒刑进行上诉时，印度最高法院还允许他得到保释。2010 年，恰蒂斯加尔邦的一家地区法院裁定他犯有煽动叛乱和与毛派武装合作的罪行，并判处他无期徒刑。

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部队再度因侵犯人权而受到批评。国际特赦组织在 3 月公布一份报告，重点讨论了当局根据《公共安全法案》滥用行政拘留的情况，促使邦政府保证改革该法案。9 月，该邦的人权委员会发现了 2,700 多处未作标志的墓地，并确认 574 具尸体为失踪的当地居民，这揭穿了保安部队声称这些人是激进分子的谎言。人权委员会要求该邦使用现代法医检验技术，来确认其他遗体的身份，但该要求被置之不理。

问责和正义

亚太区内许多国家没有追究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那些在处理冲突后遗症的国家。由于未能实现正义，和解努力更为艰难，并经常造成不公和缺乏向保安部队问责的局面。

几十年来，斯里兰卡负责处理重大侵犯人权行为的特别委员会一直存在缺陷，教训总结与和解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委员会完成任务后所作的报告，包含了一些关于改善该国人权的有用建议，但未能适当调查在与泰米尔猛虎组织冲突的最后阶段数千名平民遭受袭击事件中政府军所起的作用。该委员会在这方面的调查程序存在严重缺陷，其结论与联合国秘书长斯里兰卡问责问题专家小组的调查结论相反。专家小组认定 ，根据可信指称，冲突双方都犯下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专家小

组建议，对有关冲突各方侵害行为的指称进行独立的调查，并审议联合国在斯里兰卡冲突期间的行动。

由于未能实现正义，有罪不罚的势态得到助长。在该岛的北部和东部，发生了新的强迫失踪案件，记者、批评人士与活动人士也遭受威胁与袭击。政府虽然取消了紧急状态，但仍保留严厉的《防止恐怖主义法案》，甚至还颁布了允许不经指控或审判而拘留嫌犯的新法规。

柬埔寨对于红色高棉时期罪行的问责程序，也受到政府干涉而作出退让，一起案件未经彻底调查就被结案，另一起案件的进展陷于停顿。在阿富汗，一些被根据可信指称被控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责的人继续担任政府要职。

正当那些被控侵犯人权的人逃避问责，许多政府却用鞭刑来处罚那些据称违法者，这违反了禁止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处罚的国际规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针对各种不同违法行为实施鞭刑，包括违反移民法的行为。印尼的亚齐省越来越多地使用鞭刑来处罚各种违法行为，包括饮酒、赌博和单独与不是婚姻伴侣或亲属的异性在一起。在马尔代夫，政府在政治反对派的压力下保留了鞭刑。

移民和难民

不安全的局势、自然灾害、贫困以及缺乏适当的机会，驱使数十万人出国到亚太区内外其他地方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该地区许多政府依靠移民劳动力来满足必要的基本经济需求，但他们却没有保护这些寻求工作或庇护的人的权利。

至少有 30 万尼泊尔人为躲避贫困和长期冲突的后遗症而移居国外，其中许多人在工作条件问题上遭到欺骗，从事的工作相当于强迫劳动。虽然尼泊尔政府制定了一些法律和补救机制来保护其移民劳工，但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发现，因为公众意识低，而且没有有效监控和起诉违法者，这些措施没有得到适当落实。

马来西亚是亚太区内移民的主要接收国家，也是寻求庇护者前往澳大利亚的中转站。在马来西亚，无证移民经常遭受拘留、监禁或鞭刑。4 月，吉隆坡附近冷京扣留营的恶劣条件导致被拘留的移民暴乱。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宣布，该国和马来西亚的一项双边协议无效，该协议是关于用 800 名乘船到达澳大利亚的寻求庇护者来交换在马来西亚等待重新安置的4,000名难民（主要来自缅甸），法院的理由是马来西亚没有对难民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 。

向前迈进

虽然面临严重障碍，亚太区内的许多维权者和活动人士仍能朝着其权利得到更大尊重的方向迈进，在一个国家取得的成功起到鼓舞其他国家的作用。

7 月，印度奥里萨邦的原住民社区在捍卫其生活方式的斗争中取得一项胜利。奥里萨高等法院裁决，维丹达铝业集团扩建其冶炼厂的计划侵犯了该社区的用水、健康和健康环境权利，而且扩建会进一步侵害原住民社区。

马来西亚总理在 9 月宣布，他将争取废除《国内安全法案》，并用新的安全法律取而代之。目前的法案允许不经指控或审判就进行无限期的拘留。这项举措至少部分是出于对净选盟 2.0 运动的回应。7 月，该运动召集了数千名和平抗议者在吉隆坡游行。警察当时殴打了抗议者，向人群直接发射催泪弹，并逮捕了 1,600 多人。

3 月，马来西亚宣布已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将争取批准该条约。菲律宾在 11 月批准了《罗马规约》。

亚太地区人权状况方面最为重要的潜在进展，可能是缅甸当局在这一年中决定释放 300 多名政治犯 ，并允许昂山素季参加议会选举。然而，当局继续骚扰和拘留一些异议人士和反对派活动人士，这使人担心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其他国家放宽对该国的制裁，而不是进行真正的变革。但缅甸和其他地区的事态显示，政治活动人士和维权者正是通过这样微弱的机会，能够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并决定自己的未来。

欧洲和中亚地区概述

“我对获释感到很高兴。我极为感谢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从一开始就为使我获释而进行活动。我认为你们救了我。谢谢所有那些发推特的人。”

阿塞拜疆巴库的记者和良心犯埃努拉·法图拉耶夫（Eynulla Fatullayev）

春天的一个清晨，一场欧洲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在塞尔维亚的一个小村庄结束。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将军终于将面临审判，他因为要对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 8 千名成年和未成年男子遇害等事件负责而被通缉。两个月后，克罗地亚塞族人戈兰·哈季奇（Goran Hadžić）也在塞尔维亚被拘捕，随后被转移到海牙，他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要抓捕的最后一名嫌犯。

对于 1990 年代前南斯拉夫战争中可怕罪行的受害者，这些是里程碑式的进展。这些迟来的逮捕，使幸存者们继续希望他们最终能得到真相、正义和补救。但在该地区，还有更多的人仍在等待自己的机会，期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是拖延。

言论自由

前苏联一些国家的专制政权加紧控制权力，与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希望和变革浪潮形成鲜明对比。他们镇压抗议，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并压制异议声音。对于许多人来说，20 年前苏联解体时出现的希望似乎是遥远的回忆。

在白俄罗斯，因一年前的选举据称被操纵而发生的抗议遭到禁止或驱散，数百名抗议者被逮捕和罚款，当局对集会自由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进行批评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也受到打压。在阿塞拜疆，反政府抗议实际上被取缔，少数批评政府的人士的活动引起新一轮镇压和恐吓。人们计划在 3 月和 4 月举行示威，来抗议腐败并要求获得更多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纵使示威是和平进行的，但仍被不合理地禁止，然后遭到暴力驱散。和白俄罗斯的情况一样，进行批评的非政府组织和记者受到报复，5 家人权组织被取缔，几名记者称在抗议活动后立即遭到恐吓和骚扰。

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继续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真正的政治反对党仍无法注册，社会活动人士很少能够公开活动，进行批评的记者和维权者经常受到监控，面临遭受殴打、拘留和不公审判的危险。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更多的不公正审判，以及批评政府的人士和揭露官员滥用权力的人遭受骚扰的案例。

俄罗斯的情况好坏参半。和该地区其他地方一样，维权者和记者因揭露滥用权力而遭到骚扰、恐吓和殴打。反政府示威经常被禁，示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受到短期拘留或罚款。正如该地区的典型现象，大多数主流媒体和电视台仍受国家和地方当局的强大影响。尽管如此，公民积极行动继续增多，各种目标得到大众广泛支持，包

括有关环境以及打击官员滥用权力的目标。互联网相对来说仍未收到当局控制，其重要性有所增加，成为与政府抗争的信息来源和交换意见的论坛。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于 12 月发生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其导火索是人们广泛指称而且有多起记录显示的议会选举舞弊，总理普京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后重掌政权，但其得票份额大减。选举后几天中，俄罗斯各地立即发生自发性示威，这些示威惯常被驱散，数百人被判处短期拘留或罚款。计划随后几周在莫斯科进行的示威由于规模太大而无法被禁止，示威和平结束。

在土耳其，当进行批评的记者、库尔德政治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就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处境大声疾呼，或批评武装部队时，他们面临遭受不公正起诉的危险。那些主要的大声疾呼者仍面临暴力威胁。在 11 月生效的新法规使人更担心互联网站受到任意限制。

迁移者

随着北非和中东的政治局势动荡，成千上万的难民和移民冒险跨海前往欧洲，寻求安全和稳定的未来，他们经常乘坐过度拥挤和不适于航海的船只。据保守估计，至少有 1500 人在途中溺水身亡，其中包括孕妇和儿童。而欧盟非但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海难，包括增加搜寻营救行动，反而增强欧洲边防局的能力，来阻止人们经地中海到达欧洲。有报告称，纵使北约以防止平民伤亡作为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的主要理由，却未能营救那些在海上遇险的人。

那些幸存者经常发现欧洲并不欢迎他们。欧洲国家的典型反应不是人道地应对一场人道危机，而是仍把重点置于边境警戒和对迁移流动的控制。

由于意大利当局未能对到来者不断增多的情况作出反应，抵达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数千人忍受了极为恶劣的接待条件。

岛上的新来者经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获得有限或根本没有任何卫生和冲洗设施。而且，到达欧洲也不能保障他们会受到保护：4 月，在意大利政府和突尼斯当局达成一项协议后，意大利开始迅速将突尼斯人集体驱赶回突尼斯。

虽然在北约支持下参与了利比亚武装冲突，法国和英国等许多欧洲国家，拒绝重新安置任何因该冲突而流离失所的难民。

纵观整个欧洲和中亚地区，许多国家继续通过拦截、拘留和驱逐外国公民而侵犯人权，包括那些有资格得到国际保护的人，拘留被广泛用作威慑和控制工具，而不是合法的最后手段。

庇护系统经常令那些寻求保护的人失望，一些国家如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瑞士和英国，包括因为诉诸于加快裁决程序，而没有提供适当的防范措施，导致那些被遣送者回国后面临人权侵犯。从土耳其和乌克兰遣返的人甚至无法使用那里的庇护系统。

1 月，欧洲人权法院的大法庭对 M.S.S.诉比利时和希腊一案作出里程碑式的裁决，欧洲国家随后根据《都柏林二号规则》暂停向希腊遣返寻求庇护者，因为希腊缺乏有效的庇护系统。尽管如此，一些国家违反联合国难民署的建议，继续向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家进行遣返，而且将罗姆人强行遣返到科索沃，而那里存在迫害和歧视的严重危险。

在整个欧洲和中亚地区，数十万人仍因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冲突而流离失所，他们经常因自己的法律身份，或因缺乏法律身份，以及在财产保有权等方面受到歧视，而无法返回家园。

在就欧盟新的庇护法规进行谈判时，欧盟成员国未能处理他们庇护系统中的不足，以及将寻求庇护者送回到他们入境的第一个欧盟国这种安排的缺陷。

歧视

虽然在在欧洲和中亚地区，歧视继续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活，但政府以其他紧急需求为由，而未有优先考虑打击歧视的政策。他们援引经济因素，但许多迹象显示，那些已被边缘化的人面临进一步陷入不平等境地的危险。政府或者干脆试图无视他们的义务，荷兰政府就是如此，该政府在 7 月公开宣布，公民应承担使自己免于歧视的主要责任。

一些政府和官员不但没有打击导致排斥和仇恨的成见和歧视，而且实际上还强化了这些成见和歧视。罗马尼亚的平等问题机构就该国总统在电视上的反罗姆人言论，两度对其提出警告。

欧洲各国和欧洲的反歧视法规仍存在差距。在一些情况中，当局或执政联盟担心提供更大的保护可能会激起政治反对，因而不愿采取行动，丧失消除差距的机会。摩尔多瓦在新的反歧视法案中禁止将性取向作为歧视理由，这引起批评，僵局导致法案无法获得通过。西班牙一项新的反歧视法案未能在 11 月的议会选举前得到通过。在欧洲层面，欧盟理事会继续讨论 2008 年提出的关于制定欧盟范围反歧视法规的提议，但参与方显示出更有兴趣减弱提议内容或将其束之高阁。另外，《种族指令》或《基本权利宪章》等现存法规也未得到欧洲委员会的执行，而成员国仍继续违反这些法规。

国家和区域性反歧视标准有时受到公开批评，其合法性被质疑。欧洲人权法院就落实《欧洲人权公约》列载的禁止歧视条款，并加强禁止基于性身份和性取向等特定

理由的歧视，起关键作用。该法院过去的判决，例如裁定罗姆人儿童在学校中受到隔离的做法属于歧视的判决，没有在捷克和克罗地亚等几个国家执行。

一些关键性的区域性人权文书本来能增强保护，但没有得到一致批准，例如，没有新的国家签署或批准禁止歧视的《欧洲人权公约第 12 号议定书》。在更积极的方面，欧洲理事会在 5 月通过了新的《防止并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和一切形式家庭暴力公约》，该地区 18 个国家后来签署了该公约。

一些政府不但没有加强本国或欧洲的反歧视机制，而且还热衷于维持现存并推广新的歧视手段。许多法典仍保留在住房权方面歧视罗姆人的法规、政策和做法，在该地区的几个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和塞尔维亚，罗姆人社区继续遭到强行驱逐。俄罗斯和立陶宛提出了基于性身份和性取向的歧视性法案。

由于缺乏全面的法律保护和当局对权利的坚决捍卫，人们的生活受到负面影响。整个地区经常受到极右翼人民党的鼓动，充斥着针对民族和宗教少数族群以及基于性身份或性取向的敌意和歧视，情况仍然令人忧虑。男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恋者、罗姆人、移民和穆斯林等群体遭到出于仇恨的袭击。因为法规的漏洞，举报系统失灵，调查不足，或刑事司法体系的缺陷和对警察缺乏信任，仇恨犯罪仍未得到适当处理。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成见也导致执法人员出于种族动机而渎职。

在整个欧洲和中亚地区，许多国家讨论了普遍禁止完全遮面。 比利时和法国的有关法律在全国生效。由此产生的辩论经常是基于假设，而不是可靠的数据，这使穆斯林进一步蒙受恶名。官员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宣扬头巾等被认为是穆斯林标志物品的固有观念。穿戴特定形式的宗教和文化标志与服饰，继续在就业和教育方面导致对穆斯林的歧视，特别是对穆斯林妇女的歧视。

反恐和安全

欧洲一些国家政府被控参与中央情报局的非常规引渡和秘密拘留计划，这些政府继续阻碍各方追究他们责任的努力。一些政府公布了关于他们参与这些行动的新信息，或因为非政府组织或媒体发现新证据而再度被指控参与此类同谋。其他政府则终止了无力的调查，或仅仅口头支持调查，这些调查和有关提议甚至未能达到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或干脆否认政府的参与，但不断增多的证据说明情况与此相反。3 月，欧洲议会批准对其 2007 年发表关于欧洲参与中央情报局行动情况的报告作出后续行动，以确保遵守其早前关于有义务调查侵犯基本人权指称的决议。

1 月，立陶宛以程序问题和国家机密为由，停止了对中央情报局在其境内设立两处秘密拘留设施一事的调查。10 月，该国政府拒绝重启调查，不管非政府组织在 9 月向当局提交了可信的新证据，证明一次从摩洛哥到立陶宛的飞机航行可能是非常规引渡。英国政府在 6 月公布的“被拘留者情况调查”规则，受到国际公认的人权专家、非政府组织和前被拘留者以及代表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忧政府对信息披

露的控制、秘密听证和受害者无法真正参与。许多团体和个人誓言在实行改变前不与调查合作，但至年底调查规则未得到任何修改。

8 月，波兰当局扩大了对中央情报局在该国的秘密处所的调查，但继续阻挠两名已知姓名的受害者的律师获得信息，而且没有透露有关调查进展的任何信息。媒体在 12 月披露，中央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一个秘密处所的地点已被确认，罗马尼亚当局对此坚决否认，他们继续完全否认对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任何参与，但有确凿证据说明罗马尼亚自愿地深度参与了这些计划。

芬兰当局在 10 月和 11 月公布的飞行数据显示，用于非常规引渡的飞机曾在该国领土降落，当局要求对被指称的同谋行为进行独立调查，但至年底仍未决定调查。丹麦在 11 月宣布调查该国被指称的同谋行为，但调查范围仅限于格陵兰，而且仅仅是对以前议会调查时汇编的信息进行“书面审查”。

由于调查在国家层面受到阻碍，一些非常规引渡受害者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了申请，希望从那里来追究一定的责任，针对立陶宛、马其顿和波兰的案件仍在该法院待决。该地区各地的反恐政策和做法继续损害人权的保护。利用不可靠的外交保证，来驱逐那些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人的做法普遍发生在各国，包括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英国。11 月，联合国批评德国与那些经常在审问中使用胁迫手段的情报机构合作。一些国家用相当于剥夺自由的控制令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控制，来代替完整的刑事审判及通常相应的保障措施，当中首推英国。

在土耳其，大量案件被归类于有缺陷且经常没有达到公正审判标准的反恐法律之下，许多被起诉者是政治活动人士，其中有学生、记者、作家、律师和学者，他们经常因为参与那些受言论自由权利保护的活动而遭到审问。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武装组织继续袭击执法人员和其他官员，而平民则在交火中遇袭，有时他们还遭到故意袭击。该地区的安全行动经常伴随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报道说，证人受到恐吓，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骚扰和杀害。

巴斯克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埃塔宣布结束其武装斗争，但军方和武装组织在土耳其的炸弹袭击导致平民丧生。

冲突后局势下的有罪不罚情况

虽然最后两名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嫌犯被捕，但关于 1990 年代战争中罪行的有罪不罚情况，处理的进展仍然缓慢，有关方面缺乏能力和承诺，脚步出现倒退。在克罗地亚，总统和司法机关作出了一些努力来处理战争时期的问题，但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关键的政治人物反而对国际司法进行攻击，议会通过的法律违背了克罗地亚关于与塞尔维亚在刑事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义务。区域性合

作也受到阻挠，没能消除法律障碍，从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与黑山共和国之间引渡战争罪行嫌犯。

马其顿在 2001 年武装冲突的 10 年后，国际法庭发回马其顿审判的战争罪案件的起诉被宣告无效，议会此前对特赦法律做出了新的解释，这实际上确保嫌犯在国内法院被豁免起诉。

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局虽然帮助成立了两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但未能有效地调查 2010 年 6 月的暴力事件及其影响。

酷刑和其他虐待

司法体系也经常令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受害者失望，未能将对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阻碍问责的障碍包括，受害者缺乏立即得到律师协助的途径，检察官未能积极进行调查，对报复的恐惧，警官被定罪后所受的处罚较低，以及缺乏监察申诉情况和调查警察严重渎职行为的独立体系。

一些地区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罚现象。在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当局宣称酷刑做法显著减少，而且颁布新法规来改善被拘留者的待遇，但一整年中出现了几十份关于被拘留者和犯人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报告。土耳其在 2010 年作出的一项开创性裁决被上诉推翻，裁决在该国司法史上，首次使因实施酷刑导致死亡的国家官员，在定罪后被判处长期徒刑。虽然俄罗斯表面上进行了警察改革，但该国和乌克兰仍广泛出现酷刑事件的报告。

在其他地区，例如希腊和西班牙，由于警察试图驱散针对财政紧缩的抗议，出现了关于过度使用武力和虐待的指称。

死刑

白俄罗斯仍是该地区最后一个执行死刑的国家，其有缺陷的刑事司法体系处决了两名男子，而该程序仍被保密。虽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暂缓处决，以使其研究这两人的案件，但处决仍被执行。

结论

姆拉迪奇和哈季奇被捕，不仅向那些受影响者，而且向整个更广泛地区传达了一个强烈信息，这是长年等待后的希望之声，也是对那些认为有影响力的朋友、强邻或幕后既得利益者能保护他们逍遥法外的人的警告。这证明，当个人、公民社会、政府和国际社会致力于维护普世人权时，他们可以实现目标。
尽管如此，该地区各地有太多人仍因人权的华丽措辞及其落实情况之间的差异而受害。对人权的有力支持，经常被视为与帮助国家安全或能源供应对立。欧洲人权法

院的独立性和权威受到挑战；欧盟在面对其成员国侵犯人权时经常显得无能为力，而各国则仍未能履行其首要义务，维护所有人的人权。

中东和北非地区概述

“我们不怕死伤、逮捕或酷刑，恐惧不再存在。人们要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会罢休。”

2011 年 1 月 28 日，在埃及的抗议活动中，牙医阿赫迈德·哈拉拉（Ahmed Harara）的一只眼睛被枪弹击伤。2011 年 11 月 19 日，他的另一只眼睛也被击伤，导致他双目失明。

对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民来说，2011 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民众起义和骚动，新一代受到抑制的压力、要求和抗议扫走了一个又一个执政多年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的地位几乎直到下台前还似乎不可动摇。至年底，其他统治者仍紧握权力，但他们使用的是最为无情的手段，他们面临不确定的未来。这一年头几个月中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剧变持续产生余震，导致整个地区仍步履蹒跚。虽然许多情况仍不确定，但 2011 年的事件对于该地区人民的意义，看起来可能和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崩溃对于东欧和中亚人民的意义一样重大。

在中东和北非各地，2011 年留下大众要求变革的标志 – 要求获得更大的言论和行动自由，免于对国家镇压令人窒息的恐惧；要求政府增加透明度和问责性，消除高层广泛存在的腐败；要求有更多的工作和更公正的就业机会，以及争取更高生活水准的手段；要求正义和人权，包括有尊严和安全地生活和抚养家庭。为了支持此类要求，数十万人涌向突尼斯、开罗、班加西、萨那和该地区其他许多城镇的街头要求变革，妇女则处于队伍明显的前列位置。虽然政府保安部队进行屠杀，他们仍继续上街。他们拥有决心和勇气，并以行动摆脱了政府长期试图施加的恐惧，政府过往一直借此使他们沉默和循规蹈矩。人民力量的理念至少暂时席卷并彻底震动了整个地区。

起初，抗议大多是民众表达对国家领导人未能着手满足人们需求和愿望的不满。这些领导人的典型反应则是派遣防暴警察和保安人员，用武力来镇压抗议，但他们这样做只是火上浇油，进一步引起公众的愤怒和反抗。随着抗议者遭受无情射杀、大规模逮捕、酷刑和虐待，大众情绪趋于强硬。随着国家领导人试图通过巩固家族王朝来维持权力，他们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并受鄙视。越来越多人 不畏流血，聚集在街头要求撤换或推翻这些领导人。突尼斯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和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迅速下台，在整个地区引起反响，并向其他国家的变革倡议者传出希望的信息。新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一时出现，将扫走其他高压和专制统治者的权力。在几个月之内，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上校在利比亚 42 年的残暴统治突然被血腥终结。在也门和叙利亚，大众要求长期掌权当局下台，当局则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负隅顽抗。在巴林，政府使用了过度武力和镇压手段来压制抗议，但在年底承诺进行政治和人权改革。在其他地区，例如阿尔及利亚、约旦和摩洛哥，掌权者急切地许诺改革和让人民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在盛产石油和天

然气的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湾国家，统治者使用其财政储备来试图缓解社会不满，使人民满意。

起义

2011 年以突尼斯的骚动开始。总统本·阿里曾在 2008 年用残酷武力镇压了加夫萨省的抗议，他这次试图用同样方式镇压抗议。在短短几周中，约 300 名突尼斯人死于暴力，但抗议者的决心这次没有动摇。1 月 14 日，本·阿里终于惊慌失措，他和家族其他成员一起登机，飞往沙特阿拉伯寻求庇护。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该地区各国的政府和人民都认识到，直到那之前刚发生了还似乎几乎无法想像的事 – 一名执政 20 多年的专制者被迫出逃。本·阿里的突然倒台，向该地区其他进行高压统治的政府敲响了警钟；对于从半岛电视台和其他卫星电视台观看事态发展的民众来说，突尼斯起义激起新的希望，使其感到他们也能为自己取得突尼斯人民实现的成果。

在两周之内，突尼斯发生的事件在埃及以更大的规模重现。开罗的解放广场成为埃及人要求变革的关键战场。抗议者用互联网、社交网络网站和手机来协助组织和协调行动，在 18 天之内就实现了“1 月 25 日革命”，导致总统穆巴拉克在连续掌权 30 年后下台。他们面对保安部队和政府雇用的暴徒极为严厉的镇压，至少有 840 人丧生，6,000 多人受伤，还有数千人遭受逮捕、殴打和酷刑。2 月 11 日，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其权力移交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他隐退到他在红海度假地沙姆沙伊赫的别墅中。8 月，他因为腐败和命令杀害抗议者，被埃及一家法院传唤他出庭受审。

在全世界媒体的强烈关注下，穆巴拉克下台，这激励该地区大批其他城镇的人们呼吁民众抗议。在巴林，以该国什叶派穆斯林多数群体为主的抗议者，在 2 月开始进行和平示威，并在首都麦纳麦的珍珠广场搭起抗议营地。他们要求对国家的管理具有更大发言权，并结束执政的阿勒哈里法家族据称对他们进行的边缘化行为。几天之后，抗议者被使用过度武力赶走。当他们在 3 月再度抗议时，遭受了更为残酷的暴力。在伊朗，2009 年因参与民众抗议而遭政府镇压的领袖，呼吁进行新的示威，当局的反应是通过软禁使他们沉默。

在阿尔及利亚，政府调遣大批保安部队来防止示威，但也解除了为期 19 年的紧急状态，以试图缓解紧张局势。阿曼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Qaboos bin Said）承诺创造数千个新工作岗位，并改善失业者的福利，还下令释放被拘留的抗议者。在沙特阿拉伯，政府据报向其公民发放了 1,000 亿美元，同时警告禁止任何公开示威。该国动员派遣保安部队，来对付计划在利雅得举行的“愤怒日”示威。

在也门，宪法改革提议将允许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终身担任总统，然后将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这在 1 月引发抗议。持续整个年度的抗议，受到埃及和其他地区局势的激发。总统萨利赫的部队向示威人群进行不加区分的射击，他则设计试图维持其专制权力。至年底，也门总统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但他仍紧握政权不放。虽然其部队的非法杀戮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造成大量伤亡，但海湾合作委员会主动提出豁免起诉他。对他和其他侵害行为责任人提供豁免权，是对正义的侮辱，也是对他政权罪行受害者的严重背叛。

利比亚地处突尼斯和埃及之间，这两个国家发生的事件给利比亚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在被卡扎菲统治了 42 年后，他们无法享有言论自由、独立政党、工会或公民社会组织。卡扎菲长期掌权的手段是挑拨离间民众，照顾他认为忠诚的人，并无情打击那些表达异议的人。他以前因为据称资助恐怖主义，而遭到国际社会排斥。但近年来随着利比亚石油开采业的发展，以及该国因成为非洲难民和移民前往欧洲的中转地而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卡扎菲与西方民主国家日益和解。他在本・阿里及穆巴拉克先后倒台时似乎还充满自信，并牢固控制局势。但反政府示威在 2 月演变成利比亚民众起义，这迅速发展成一场北约参与的国际冲突，并在 10 月 20 日以卡扎菲的被俘和暴力死亡告终，当时他正试图逃离在苏尔特市被围困的据点。全国过渡委员会随后就职，但至年底尚未确立其权威。利比亚仍存在大量武器和武装民兵，这些民兵对被怀疑忠于卡扎菲的人实施报复，并对公共安全持续构成威胁。

以阿萨德家族为首的叙利亚政权，自从 1970 年就开始掌权。该国在 2 月开始发生的抗议，起初不引人注意，而且局势举棋不定。但在南部城镇德拉，保安部队拘留并据报虐待了一些用粉笔写下反政府口号的儿童，这触发大规模抗议，而且迅速蔓延至各城市。政府对此没有防备，他们禁止世界媒体和独立观察员入境，并对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开始进行残酷镇压。他们在房顶部署狙击手，向人群射击，并在村镇部署军事坦克，同时一直宣称杀人事件是由神秘的反政府武装团伙进行的。联合国报告说，至年底已有约 5,000 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还有数千人被捕或受伤。在该国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政府军和叛逃到抗议者队伍中的军人之间的内战 。

叙利亚政府试图隐瞒抗议的规模和他们的暴力反应，但由于当地活动人士和证人的勇气和决心而基本未能得逞，这些证人用手机相机记录下屠杀，然后把数百个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一些视频显示死者在拘留时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尸体，有时候肢体受到残害；当中包括儿童。

国际反应

长期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是突尼斯和埃及专制领袖的主要盟友。他们起初未能理解抗议的重要意义，因而反应迟缓。但他们不久之后就匆忙修改政策，终于承认那些面临倒台政府的残暴性质。当利比亚陷入武装冲突时，他们果断干预来反对卡扎菲。他们得到海湾地区关键国家的支持，并使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保护平民，来进行北约的空袭，从而使利比亚领导人处于劣势。

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扎地巴林，以及尤其在叙利亚和也门，抗议者也迫切需要保护，来免遭他们政府的屠杀政策所害。但国际社会明显地不大倾向于提供支持，安理会将卡扎菲案件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处理，但没有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Bashar al-Assad）采取同样的行动，不管有可靠证据显示他的部队犯有危害人类罪行。

虽然联合国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公开谴责阿萨德政权犯下的罪行，但俄罗斯、中国以及巴西、印度和南非这些新兴国家政府，都运用其在安理会的影响力来阻挠对叙利亚采取有效行动。沙特阿拉伯谴责了叙利亚政府的罪行，但却剥夺其本国人民示威的权利，而且此前还在 3 月于巴林当局进行血腥镇压前几小时，向该国派遣军队。总而言之，这是令人沮丧的常见情况，所有政治派别的政府都继续选择性地行动，不论他们的言辞是多么动听，他们都为自己眼中的狭隘利益而把人权放在次要的位置。

冲突和不容异议

起义事件在 2011 年全年都成为新闻标题，却掩盖了其他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对中东和北非及其他地区的人权造成灾难性影响。

以色列仍封锁加沙地带，使那里持续遭受人道危机，并继续在其自从 1967 年占领的巴勒斯坦西岸领土积极扩建定居点。法塔赫和哈马斯这两个巴勒斯坦主要政治组织，虽然在 5 月签署了和解协议，但仍然分裂并互相袭击对方的支持者。以色列部队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则在加沙互相进行报复性袭击。这种过于常见的可悲局面，继续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沉重代价。

伊朗政府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在国内则不容忍任何异议；受到迫害的包括维权人士及妇女和少数群体权利倡导者，死刑被广泛使用，表面上是惩罚犯罪，但还旨在恐吓民众。在全球，只有中国比伊朗执行了更多的处决。

在该地区其他地方，人们尚不清楚美国从伊拉克全部撤军会对该国安全局势如何产生影响，那里的冲突已进行了 8 年。西撒哈拉地区人民的自决问题仍然长期难以解决，损害着马格里布地区各国政府间的关系。

其他侵犯人权的局面仍然存在，并对导致民众起义和抗议起到核心作用，政府的反应则使侵权局面更为恶化。在该地区各地，国家军警实施任意逮捕和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虐待、不公审判和非法杀戮的情况仍然普遍广泛发生。掌权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允许其军警不受追究地实施杀戮和酷刑。在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服从民众要求，解散了国家安全调查机构，该机构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因酷刑而臭名昭著。但酷刑没有终止，仅是由军队来实施，他们甚至对一些女性抗议者强制进行“处女检查”，还逮捕并在军事法庭不公正地审判数千名平民。面对新权力机关的镇压，成千上万的埃及人仍坚定不移地继续要求政治、社会和人权变革。

歧视

基于性别、民族、宗教、原国籍和性取向等其他因素的歧视仍然存在，这导致的不公感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抗议中，例如，无国籍的贝都因人在科威特集会，要求当局承认他们为公民。同时，动荡的局势也加深了隔阂。在利比亚，利比亚人和外国公民都因肤色而受到民兵袭击。在叙利亚复杂的不同信仰群体和社区中，人们日益担心，该国可能陷入一场如同 1975 年至 1990 年发生在黎巴嫩那样的内战，那场充满怨恨的战争使黎巴嫩四分五裂，其造成的强迫失踪和互不信任后果仍明显未得到处理。在埃及，科普特人仍普遍遭受歧视。在伊朗，宗教和少数族群继续面临法律上的歧视，属少数的巴哈伊信仰者则受到迫害。

移民是利比亚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其中许多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战斗迫使数千人流离失所，许多人逃到埃及或突尼斯，但其他人则在利比亚被困数周或数月之久，并遭到种族主义袭击，他们经常被控为卡扎菲招募的非洲“雇佣兵” 。一些抵达埃及或突尼斯的人，其中许多是厄立特里亚人和索马里人，因担心被迫害而无法返回祖国，他们在 2011 年底被移送到荒凉的沙漠营地，等待被重新安置在欧洲或其他安全国家。其他人仍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跨海到达意大利。

在该地区各地，纵使来自贫穷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劳工在海湾国家等地是经济的支柱，他们仍受到虐待和剥削。他们没有得到当地劳动法的足够保护，甚至没有任何保护。女性家庭佣工受到最恶劣的待遇，她们作为妇女、移民和外国公民而经常遭受多重歧视，而其本国政府则经常对她们的苦难几乎或完全不感兴趣。

经济担忧 —— 住房和生计

在2011年底，对于埃及大批非正规定居点中数百万贫困和边缘化的居民，要评估“1月25日革命”如何影响他们的命运，仍为时过早，更不用说评估革命如何改善其命运。许多人生活在因为不牢固岩石构造或其他危险而被官方称为“不安全”的地区，他们无法得到基本服务 – 清洁用水、有效的卫生设施和供电，并可能在没有得到足够通知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遭到强制拆迁。在2008年，开罗郊外贫民窟式的非正规定居点曼西耶特纳赛尔有100多名居民因一起岩崩而丧生，在2011年，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管辖下，那里发生了更多的强制拆迁，这延续了穆巴拉克时期的政策，使更多家庭无家可归。

以色列当局也继续强迫人们离开家园，这既有东耶路撒冷等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也有内盖夫和其他地区未被官方承认村庄中的阿拉伯裔以色列居民。当局的政策仍是拆毁住房和其他没有官方许可的建筑物，却拒绝发放许可。形成对比的是，生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非法定居点的数千名犹太裔以色列人，受到强烈鼓励来进一步扩建、发展和巩固定居点，而这些定居点受到国际法的禁止。同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继续扼杀当地经济，并延续一场故意造成的人道危机，而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最易遭侵害的人 – 儿童、老年人和那些需要特殊医疗但无法在加沙获取的人。封锁实际构成对加沙160万居民的集体惩罚，违反了国际法。

当 24 岁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在突尼斯的西迪布吉德镇自焚时，几乎无人能预料到他的悲剧致命行为在该地区引发的抗议和变革风潮。一年后，爆发的欣喜几乎消失殆尽。民众起义在初期取得的成果仍前程未卜，叙利亚、也门、巴林、利比亚和其他地区争取变革的斗争，继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沉重代价，并引起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在 2011 年底，丧失信任的旧秩序正在因为人们勇敢和坚决的努力而成为历史。对于该区域的人民来说，为所有人实现自由、正义和人权的长征似乎终于开始。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度报告

第二部分：国家条目

12

巴西

巴西联邦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迪尔玛·罗塞夫（在 1 月取代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死刑：废除了针对普通罪行的死刑
人口：1 亿 9,670 万
人均寿命：73.5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20.6
成年人识字率：90%

虽然在公共安全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重大进展，但执法人员继续使用过度武力，并实施法外处决和酷刑。暗杀小组和民兵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监狱、少年拘留所和警察局中的牢房据报存在严重过度拥挤和有辱人格的状况，以及酷刑和其他虐待。在农村地区，关于土地的冲突导致多名土地和环境活动人士遇害。地主雇佣的枪手继续袭击原住民和前逃亡黑奴后裔社区，但却不受惩罚。成千上万的人遭到强行驱逐，来为大型开发项目腾地。

背景

巴西的首位女性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在 1 月 1 日就职，她许诺促进发展并消除极度贫困情况。虽然在过去 10 年中，巴西经济增长强劲，大多数社会和经济指标有所改善，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620 多万巴西人每月收入仍不到 70 雷亚尔（约 40 美元）。联邦政府在 6 月推出一项全国计划，旨在于 4 年内消除极度贫困情况。在这一年中，7 名部长因有关滥用公共资金的腐败指称而被迫辞职。

新政府誓言在其外交政策中推进人权议程。3 月，巴西支持任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但在 11 月，巴西对联合国安理会一项谴责叙利亚侵犯人权行为的决议投了弃权票，因而受到批评。巴西还拒绝接受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对贝罗蒙特（Belo Monte）大坝项目提出的预防措施，这违背了巴西在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所作的承诺。

根据“加速增长计划”而实行的大型开发项目，继续对原住民、渔民社区、小农和城市边缘化社区构成威胁。

1 月，里约热内卢市附近的山区发生洪灾和泥石流。超过 800 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在新弗里堡和特雷索利波斯遇难，超过 3 万人无家可归 。在洪灾之后，广泛出现涉及滥用公共救灾资金的腐败指称。里约日内卢和尼泰罗伊曾在 2010 年遭受洪灾，一些因此无家可归的人仍在不稳定的条件下生活，等待获得适当的住房。

5 月，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承认，关系稳定的同性伴侣具有和异性伴侣相同的权利。

过去的人权侵犯情况

罗塞夫总统在 11 月 18 日批准法律，将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限制于 50 年，并设立一个真相委员会，来调查 1946 至 1988 年之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真相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 7 名委员组成，他们将进行为期两年的听取证据工作，然后发表报告。这些改革是解决逍遥法外问题的重要进展。但人们担忧，一些情况可能造成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有失公正，最明显的是，1979 年的《特赦法》是否会使那些对危害人类罪负责的人不会受到起诉，该法律以前被解释为适用于那些对此类罪行负责的人。

公共安全

面临高水平的暴力犯罪，巴西的执法情况仍然充满歧视、人权侵犯、腐败和军事方式的治安行动。大幅削减预算和缺乏政治意愿，损害了政府承诺的公共安全改革。

一些州在专门的安全项目上投资，例如里约日内卢州的维和警察部队 （Unidades de Polícia Pacificadora，UPPs） 、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生存” (Fica Vivo)项目和伯南布哥州的“生命公约”项目。至 2011 年末，里约日内卢市全城成立了 18 个维和警察部队。11 月，当局在该市南部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警察和军事行动，清除了荷西亚（Rocinha）和维迪加尔（Vidigal）地区的犯罪团伙，来为成立更多的警察部队作准备。虽然在改变基于暴力对峙的治安行动方面，维和警察部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贫困社区的社会服务仍缺乏更为全面的投资。另外仍需对安全体系进行总体改革，这包括警察培训、情报和外部控制方面。有关一些警察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和腐败的报道显示，缺乏有效机制来监督维和警察部队在社区的行动。

遭受社会排斥的社区继续面临犯罪团伙的暴力，以及侵害性的治安行动，这些行动经常导致居民被当作嫌犯对待。这反过来令社会剥夺更严重，并使社区难以得到更为广泛的国家服务，例如上学和使用医疗保健及卫生设施的途径。

在 1 月至 9 月之间，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有 840 人在被界定为“抵抗行为”的情况下被杀。虽然里约热内卢比的数字比前一年下降了 177，但警察记录的“原因不明”的暴力死亡人数有所上升。

- 7 月，11 岁的胡安·莫莱斯（Juan Moraes）在里约热内卢州新伊瓜苏市的达农（Danon）社区的一次警察行动中失踪。他的尸体后来被发现于新伊瓜苏市贝尔福德洛科索地区（Belford Roxo）的波塔斯河（Rio Botas）。民事警察的调查结论是，他被军警所杀，尸体被警察移走。而涉案的 4 名警察以前参与了至少 37 起被列为“抵抗行为”的杀人事件。在这起杀人事件后，民事警察颁布了新措施，包括在被列为“抵抗行为”的案件中进行犯罪现场、法医和弹道方面的强制性调查。

圣保罗也颁布了类似的措施。自 4 月起，大圣保罗地区的所有警察杀人事件都被转交给一个专门的杀人案调查部门处理。

暗杀小组和民兵

据信一些警察参与暗杀小组和民兵行动，这些组织进行了社会清洗、勒索以及贩运武器和毒品的活动。

- 联邦警察在 2 月进行的“断头台行动”，查出了涉及里约热内卢民事警察高层警官的腐败网络。47 名现役和前警官被控犯有成立武装团伙、侵吞、贩运武器和勒索罪行。
- 2 月，戈亚斯州的 19 名军事警察被捕，其中包括军事警察的副指挥官，他们被控参与暗杀小组的活动。6 月，一个调查该州警察参与暗杀小组活动的特别委员会发表报告，报告研究了 37 起警察涉嫌强制失踪的案件。在报告发表后，一些委员会成员自己也收到死亡威胁。

在圣保罗，民事警察作出的一份报告指出，该市北部和东部的暗杀小组在 2006 至 2010 年之间造成 150 人死亡。

在里约热内卢，民兵继续控制该市大片地区，他们从最为贫困的居民那里勒索保护费，并非法提供交通、电讯和煤气等服务。那些易遭侵害的社区因非法或不受监管的服务而面临危险。反对者则遭受威胁、恐吓和暴力。

- 8 月，在里约热内卢市的尼泰罗伊地区，法官帕特里夏·阿西奥利（Patrícia Acioli）在家外面中了 21 枪。她曾因为坚决打击民兵和警察的犯罪行为而收到一系列的死亡威胁。10 名警察和圣贡萨洛营的指挥官因和她的遇害事件有关而被捕，他们在年底时受到拘留并候审。
- 在 10 月至 12 月之间，负责调查民兵活动的里约热内卢州人权委员会主席和副州长马赛罗·弗雷西奥（Marcelo Freixo）10 次收到死亡威胁。

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逮捕时、审问期间及警察局和监狱拘留期间普遍发生酷刑。

监狱条件

监狱囚犯人数在 2011 年达到约 50 万，其中 44%的囚犯是被关押候审。严重的过度拥挤、有辱人格的条件、酷刑、犯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普遍存在。

10 月，一项人们期待已久的法案被送交给议会讨论，该法案旨在按照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要求，设立一项全国预防机制和一个关于防止和消除酷刑的全国委

员会。至年底，里约热内卢、阿拉戈斯和帕拉伊巴这 3 个州通过了设立州级预防机制的法律，里约热内卢州已开始执行该法律。

- 9 月，一名 14 岁的少女被引诱至贝伦市的海莱诺弗拉格索监狱（Heleno Fragoso）。这是所半开放的监狱。她在那里的 4 天中被药迷昏并遭强奸。她后来逃跑，并告诉警察说，监狱中有其他 2 名青少年被当作妓女使用。包括狱长在内的 30 名监狱工作人员，被停职听候调查。在收到死亡威胁后，该少女和在狱中遭强奸的另一名少女被迫使用儿童和青少年保护项目。

在大多数州，许多监狱和警察局的牢房实际上被犯罪团伙控制。

- 2 月，在马拉尼昂州的平赫罗地区警察局，发生了抗议牢房过度拥挤的暴乱，6 名犯人丧生，其中 4 人被斩首。那里的一间牢房只应容纳 30 人，但却有 90 名囚犯挤在里面。该州律师协会称，这使该州自 2007 年以来在拘留期间被杀者的总数达到 94 人。

土地冲突

原住民和前逃亡黑奴后裔社区

原住民社区继续因土地纠纷而遭受歧视、威胁和暴力。10 月，罗塞夫总统下令为重要开发项目取得环境许可证而提供方便，特别是为那些影响原住民或前逃亡黑奴后裔社区土地的项目，这引起人们的关切。

南马托格罗索州的情况仍然严重。原住民传教理事会（CIMI）称，有 1,200 户家庭的生活状况极不稳定，他们在高速公路旁安营，等待收回他们的土地。土地划分过程中的拖延使社区更有可能遭受人权侵犯。

- 在南马托格罗索州的伊瓜特米市（Iguatemi），普耶利托库（Pyelito Kue）的瓜拉尼盖约瓦（Guarani-Kaiowá）社区的 125 户家庭在重新占据其传统土地后，多次遭到一群武装男子的威胁和袭击。9 月，武装男子乘两辆卡车来到社区，当社区居民在慌乱中逃离时，这些人发射橡皮子弹，纵火焚烧窝棚，殴打人们并大声威胁。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内的数人身受重伤，联邦检查官称这起袭击为种族灭绝行为，而且说明已形成了一个农村民兵组织。
- 11 月，40 名枪手袭击了巴西和巴拉圭边境附近的瓜伊维利（Guaiviry）营地，其中许多人戴着头罩，他们枪杀了原住民领袖尼西奥·戈麦斯（Nísio Gomes），并用卡车把他的尸体运走。在年底时人们仍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

2 月，3 名被控杀害瓜拉尼盖约瓦社区领袖马科斯·维隆（Marcus Veron）的男子，被判犯有绑架、组建犯罪团伙和实施酷刑的罪行，但杀人罪则不成立。这 3 人正在

等待上诉结果，在年底仍未入狱。2003 年 2 月，马科斯·维隆在传统土地上遭殴打致死。

- 2 月，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自然资源研究所颁发了环境许可证，允许帕拉州的贝罗蒙特水电项目开工。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抗议该发展计划，他们称该项目将影响他们的生计，而且许可证是在没有经过与受影响者公正协商的情况下颁发。4 月，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呼吁巴西暂停许可证颁发程序，直到受影响的群体事先在自由和知情情况下得到协商，而且保障他们的健康和身体健全的措施得到落实。巴西联邦政府的回应是召回其驻美州国家组织的代表，并停止向人权委员会捐款，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农村杀人事件

土地维权活动人士继续因为争取使用土地，和谴责亚马逊地区的非法伐木和放牧活动而遭受威胁和杀害。

- 5 月，环保人士胡塞·克劳迪奥·里贝罗·达席尔瓦（José Cláudio Ribeiro da Silva）和他的妻子玛丽亚·多爱斯皮利托·桑托（Maria do Espírito Santo）在帕拉州的伊皮舒纳市被枪手枪杀。他们曾揭露该地区非法伐木者、牧场主和煤炭生产者的活动。3 名男子后来在 9 月因涉案而被捕。但遇害者亲属和社区继续遭到威胁。
- 5 月，农村领袖和 1995 年科鲁姆比亚拉（Corumbiara）屠杀事件的幸存者阿德利诺·拉莫斯（Adelino Ramos），在朗多尼亚州波多韦柳市的维斯塔阿勒格莱多阿布纳（Vista Alegre do Abunã）被枪杀。他以前曾强调指出非法伐木者在阿克里、亚马逊和朗多尼亚州交界地区的活动。

在杀害事件发生之后，非政府组织牧地委员会向联邦人权秘书长提交了另外 1,855 人的姓名，这些人因全国各地的土地冲突而受到威胁。

巴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其他许多州据报也发生土地暴力冲突。

- 6 月，托坎廷斯州帕尔梅兰特市（Palmeirant）市的 Assentamento Santo Antônio Bom Sossego 和 Acampamento Vitória 这两个定居点的 40 户家庭遭到枪手袭击，枪手们朝营地开枪，并威胁杀害土地维权活动人士。
- 在马拉尼昂州，萨尔加多前逃亡黑奴社区居民申诉说，他们持续遭受当地农民的骚扰和恐吓活动，这些农民毁坏庄稼，杀死牲畜，用围栏围住水源，并向社区领袖发出死亡威胁。

住房权

巴西城市中心的大型开发项目，包括 2014 年世界杯和 2016 年奥运会的筹备项目，导致贫困社区面临恐吓和强制拆迁的危险。4 月，联合国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和免遭歧视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说，她收到有关巴西各地城市涉及侵犯人权行为的拆迁报告，这些城市包括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贝洛奥里藏特、库里提巴、阿雷格里港、累西腓、纳塔尔和福塔莱萨。

- 2 月，里约热内卢的市政工人在市政保安的陪同下，不经警告就开着推土机来到该市雷克杜斯班迪拉（Recreio dos Bandeirantes）的哈默尼亚镇社区（Vila Harmonia）。那里是因修建 Transoeste 公交车通道而受到拆迁威胁的几个社区之一。 居民称，市政工人命令他们立即离开，他们在自己的房屋被拆毁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清理财产。

在圣保罗，数千户家庭受到拆迁威胁，来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腾地，这些建设项目包括修建一条环城公路，拓宽铁特河沿岸的高速公路，以及溪流沿岸的绿地建设，而该市高达 40%的贫民区位于这些溪流沿岸。受拆迁影响的居民抱怨缺乏协商和赔偿不足的情况。

维权人士

全国保护维权人士计划已在帕拉、伯南布哥、圣埃斯皮里图、米纳斯吉拉斯和巴伊亚这五个州全面实施，在塞阿拉和里约热内卢这两个州正在实施过程中。但在许多情况下，官僚体制问题损害了该计划的有效性。该计划中的一些维权人士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

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面临恐吓和威胁。

- 在马拉尼昂州，为牧地委员会工作的活动人士在康坦赫德镇（Cantanhede）的一家法院外遭到死亡威胁。他们当时在出席一起关于土地纠纷的法庭审讯。
- 在里约热内卢，“社区网络”和“反暴力运动”成员遭到警察的电话威胁和恐吓。

性和生殖权利

自从针对家庭暴力的《玛丽娅·达佩尼亚法》颁布 5 年以来，10 万多人被根据该法律判刑。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 8 月作出的结论是，巴西未能履行其义务，来“确保妇女享有关于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并在必要情况下提供免费服务”。这是委员会对阿琳·达席尔瓦·皮曼泰尔（Alyne da Silva Pimentel）一案的裁决。皮曼泰尔是一名 28 岁的非洲裔妇女，住在里约热内卢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2002

年，她在怀孕第二胎 6 个月时，死于怀孕引起的并发症，当地诊所此前误诊了她的症状，没有及时向她提供紧急护理。

加拿大

加拿大
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由总督大卫·约翰逊代表
政府首长：斯蒂芬·哈珀
死刑：废除了针对所有罪行的死刑
人口：3,430 万
人均寿命：81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6.1

原住民的权利继续遭到有系统的侵犯。人们关切与反恐和治安行动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对此的处理出现了有限进展。

原住民权利

3 月，加拿大人权仲裁庭驳回了一项关于歧视的申诉。该申诉称，联邦政府在第一民族社区的儿童保护方面的开支，要远低于省政府在主要由非原住民组成的社区中的同类开支。仲裁庭裁决，在审理歧视申诉时，不能将将联邦和省级政府互相比较。该案的上诉在年底时仍然待决。

4 月，一条泄漏的油管据估计将 450 万公升的原油，撒漏在阿尔伯塔省北部的卢比肯族传统领土，这是该省自 1975 年以来最大的泄漏事件。8 月，该省在未与卢比肯人进行真正协商的情况下，就允许油管恢复运行。长期以来，国际人权机构一直对卢比肯族土地权利未受尊重的情况表示关切。

8 月，一项联邦审计的结论是，第一民族社区 39%的水处理系统存在严重缺陷，73%的饮水系统和 65%的污水处理系统对健康构成中度和高度危险。政府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发现，第一民族水处理系统的崩溃和政府资源不足有关。

10 月，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受理“哈库米纳姆条约群体”（Hul-qumi'num Treaty Group）提出的一项申诉。申诉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的原住民土地权利遭到侵犯。对申诉的裁决预计在 2012 年作出。

在落实伊珀沃什（Ipperwash）事件调查报告的建议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该事件发生在 1995 年，一名手无寸铁的原住民男子在安大略省的一次抗议期间被警察枪杀。2008 年，在发生于安大略省的田迪纳加莫豪克（Tyendinaga Mohawk）社区的一些事件中，省级警察将高功率步枪对准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和旁观者 ，这些事件没有得到公正的审查，这突出显示急需落实伊珀沃什事件调查报告的建议。

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被受命记录并使人们认识到，第一民族、梅蒂人和因纽特人儿童所受的侵害，以及加拿大历史悠久的寄宿学校制度造成更为广泛的损害。该委员会全年都召开会议。

妇女权利

7 月，负责妇女地位问题的联邦部长公开表示，政府无意制定一项全国行动计划，来处理原住民妇女面临的大量暴力。

10 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开展了一项省级调查，来查明警察对温哥华的妇女失踪和被谋杀案件的回应，其中许多妇女是原住民。在调查开始之前，在 20 个被授权介入调查的组织中，有 17 个退出调查，因为他们担忧调查的公正性。

反恐和安全

人们担忧，加拿大军人在阿富汗将犯人转交给阿富汗官员关押，而这些犯人会面临遭受酷刑的严重危险。军事警察申诉委员会就此举行的听证会在 2 月结束。委员会在年末尚未作出报告。

10 月，公布的信息显示，当加拿大皇家骑警在 2001 年 10 月向叙利亚当局发送信息，称阿卜杜拉·阿尔马尔基（Abdullah Almalki）和恐怖主义有关时，他们并没有关于他涉及犯罪活动的信息，而只认为他是一个“四处跑动的阿拉伯人”。他于 2002 年 5 月至 2004 年 3 月之间在叙利亚遭受了监禁和酷刑。2008 年一项公共调查的结论是，在他和其他两名男子的案件中，加拿大官员的行为助长了他们遭受人权侵犯。政府没有向他们道歉或赔偿。这 3 人在 2008 年提出了诉讼，诉讼在 2011 年年底仍然待决。

加拿大公民奥马·卡德（Omar Khadr）在 2002 年于阿富汗被美军逮捕，当时他 15 岁。自 2002 年 10 月以来，他被拘押在关塔那摩海湾，他在 11 月 1 日有资格在加拿大服满剩下的刑期。2010 年 10 月，他在经过认罪协商后被判处 8 年徒刑。在 2011 年年底，加拿大政府尚未对他的转监申请作出决定。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6 月，政府重新颁布受提议的法律，来处罚那些用非正规方式抵达加拿大的寻求庇护者，例如由人口走私者通过海路安排与多人一同旅行的人。提议包括进行强制性的长期拘留，而不需及时审议拘留理由，以及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措施。

警察和保安部队

4 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乔治王子城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对一名 11 岁的男孩使用了电击枪。皇家骑警在 9 月宣布，涉及该事件的警察不会受到纪律处分或指控。

6 月，多伦多警队公布了对 2010 年维持 8 国和 20 国峰会秩序行动的内部审议结果，峰会期间有 1,000 多人被捕。在 2011 年年末，多伦多警政委员会仍在继续独立审议治安行动的文职人员。省级和联邦政府则拒绝了要求进行公共调查的呼吁。

国际司法

10 月，当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政府未能将其逮捕，而有清楚证据表明布什需要为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负责，其中包括酷刑。

中国

中国人民共和国
国家元首：胡锦涛
政府首长：温家宝
死刑：保留
人口：13 亿 4,760 万
人均寿命：73.5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19.1

因害怕中国国内民众借鉴中东和北非的示威抗议事件，当局 2 月就政治活动人士、维权者及网络活动人士，展开自 1989 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以来最严厉的打压行动之一。批评政府的人士遭受骚扰、恐吓、任意与非法拘留及强迫失踪等手段有所加剧。少数民族抗议遭到歧视、压迫等人权侵犯，当局即加强在这些地区的监控工作。当局还加强严酷迫害一些宗教人士等既有的手段，以便所有宗教信仰均受官方控制。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却能继续维持经济实力，增加了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影响力，但多属负面。

背景

尽管全球陷入了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仍相对稳定，这令人担心国际行为者将不愿批评其人权纪录，而这趋势近日早已明显可见。中国利用日益增长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力，愈加成功地施压其他国家强制遣返维吾尔族人等某些中国少数民族人员，被遣返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这些人员被迫回国后，面临不公平审判、拘留期间被施以酷刑等虐待，以及其他人权侵犯的风险。

言论自由

当局继续滥用刑法以钳制言论自由。中国国民受到中东和北非民众运动影响，2 月发起“茉莉花”抗议活动，当局即展开打压，不但拘留或逮捕近 50 人，还对其他几十人进行骚扰恐吓。“茉莉花”抗议原是网民匿名发出的公告，呼吁民众星期日举行和平散步，却传遍了其他城市，民众以此作为对腐败、权利被压制及政治改革匮乏的抗争。

3 月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纳入新内容，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的人员必须拥有经营许可证，否则予以刑事处罚。几家调查报道敏感问题的报刊，被当局关闭或直接接管。据悉当局还屏蔽短信，屏蔽词达数百条，包括“民主”、“人权”等。

*“茉莉花”抗议活动期间被拘留的两名资深活动人士，因发表时政文章被判处长期徒刑。陈卫撰写 11 篇主张民主及政治改革的文章，于 12 月 23 日被控“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而判处 9 年有期徒刑。12 月 26 日，陈西因在国外发表 36 篇文章，被控同样罪名而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四川丁矛和广东梁海怡因参与“茉莉花”抗议，仍处于拘留状态。

维权者

当局仍不断地骚扰、恐吓、迫害民运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并将他们当罪犯对待。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人士被判处长期徒刑。

* 3 月，刘贤斌因从事推动民主活动、支持签署《零八宪章》请愿书运动并撰写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 维权人士陈光诚自 2010 年 9 月刑满出狱以来，就一直与妻子袁伟静和女儿处于软禁状态。全国各地发起声援陈光诚的草根运动正在壮大势头，许多活动人士戴着恰似盲人陈光诚常戴的墨镜拍照，并将照片贴上网。陈光诚的支持者从中国不同角落出发，前往他的家乡探视，但到了那里遭看守的便衣警察殴打和抢劫。

强迫失踪

遭强迫失踪的人数日增，许多人被秘密拘留，如蒙古族政治活动人士哈达；还有其他许多人不是遭到就是依然被非法软禁，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上海住房权利律师郑恩宠。

当局 8 月 30 日公布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是刑诉法自 1997 年以来的首份修正草案。虽然当中包含一些积极修正，但其他部分则提议允许当局在毋须通知亲友的情况下合法地拘留个人达 6 个月之久，许多法律评论员视之为让强迫失踪合法化。修正案草案还纳入条款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虐待折磨的方法搜集证据，然而，政府实施的政策，诸如要求监狱及拘留所工作人员“改造”宗教异议人士，使他们放弃其信仰，助长酷刑的使用，以致拘留场所实施酷刑仍为普遍现象。

* 知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判处缓刑 5 年，近 3 年来却屡遭强迫失踪。在缓刑期满前几天，他于 12 月 16 日被指“缓刑期间多次严重违反规定”而判处服刑 3 年。他被失踪期间据信一直被官方羁押。

强迫征地拆迁

未经正当程序或未提供合理赔偿，强制将公民驱逐出家园及农地的做法，有急剧增长且日趋暴力的趋势。1 月 21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征用市区房屋的新条例，虽然这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条例仅适用于城市居民，而并不包括租户和其他非屋主，导致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民在强制征地拆迁时面临不受保护的风险。

* 12 月 29 日，前律师倪玉兰因“寻衅滋事”和进行“骗局”被起诉，或将被判处长期徒刑。倪玉兰本身于 2008 年北京奥运前夕遭强制拆迁，而且曾在拘留期间被殴打致残，如今下半身瘫痪。

死刑

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死刑罪名，同时却扩大死刑涵盖的范围。中国继续广泛实施死刑，包括非暴力罪行，并在不公正审判后执行死刑。据估计，每年有数千人被处决，但关于死刑和处决的统计数字仍属机密。

宗教信仰自由

当局继续竭力追求将所有宗教信仰归属国家管制，让国家监管宗教教义、任命宗教领袖、注册宗教团体及建设宗教场所设施。国家取缔或未经核准的宗教，信徒若进行相关宗教活动，即面临骚扰、拘留和监禁的风险，有时还可能遭到暴力迫害。被取缔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地下家庭教会，以及接受罗马教廷权威的天主教徒。约有40 名天主教的主教至今仍下落不明，据信是被当局拘留了。

* 从 4 月 10 日至今年年底，北京守望教会成员每周试图在北京西北部举行户外主日敬拜活动，每周也有人遭拘留。当局将大部分的拘留者羁押在派出所或予以软禁，防止他们进行礼拜。北京守望教会多次被驱逐出所租用的场所，还被阻止占用多年前购买的建筑物。

法轮功

法轮功 1999 年被政府以“邪教”为由取缔以后，当局就一直不断在全国各地对这一精神组织进行有系统且往往暴力的打压运动。今年是中国政府为期 3 年增加对法轮功学员“改造”率运动的第 2 年。“改造”即，对个人施压使其放弃信仰和修炼法轮功，过程往往通过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拒绝放弃信仰的学员面临日益加剧的酷刑和其他虐待。当局操作俗称为“洗脑中心”的非法拘留所以便进行该过程。据法轮功消息人士所说，被正式拘留或刚获释的学员中，每 3 天有 1 人死亡，另外有数千人员仍下落不明。

* 3 月 5 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在河北唐山家中被捕，后被移送天津市滨海监狱关押，他被送到此地后便立即开始绝食。此前，他曾被拘留逾九年，期间被强迫劳动及被施以酷刑，如睡眠剥夺、电击、殴打，以及被置于小桌上手脚撑大却固定在地面上等。当局拒绝让他由律师代理。因妻子李珊珊所写的公开信，2,500 多名乡镇和邻区的居民曾签署一份请愿书呼吁释放周向阳。后来，李珊珊、周向阳哥哥及至少其他 4 人于 9 月份相继被拘留。

内蒙古自治区

5 月 10 日，蒙古族牧民莫日根被汉族煤卡车司机谋杀，引发内蒙古全区发生示威抗议。当地蒙古族人及汉族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前已十分紧张，因为牧民不满矿业公司掠夺土地、破坏放牧草原，威胁到他们的生计，而业者以汉族人为主。

* 5 月 23 日至 31 日，全区数百名牧民和学生每天参加了主要是和平方式进行的示威抗议活动。虽然当局回应了当地人一些不满的问题，却广泛部署武装安全部队和军队，并拘留数十名示威者。当局还封锁报道抗议事件的网站，限制手机通讯，关闭大部分蒙古语网站。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当局透过一系列的严打运动提升安全措施，除增加 24 小时巡逻次数，并就其所称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动员一切力量反恐”。据悉，在乌鲁木齐，整个社区被安全检查站给封锁了。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外的信息流通被严格限制，以致乌鲁木齐 2009 年示威抗议后被拘留的数百人，迄今仍下落不明。1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及正在审理 2009 年抗议事件的相关案件，但当局对这些审判并无提供任何信息。被拘留者的家属往往未被通知拘留者现状或下落，还经常担心遭当局报复打击，不敢接触在国外的人员。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言论自由继续被严重压制，使用的手段包括对分发含“分裂主义内容”的材料或写作等行为，以含糊不清的“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罪名判刑。

* 努尔·斯拉木·沙巴斯（Noor-Ul-Islam Sherbaz）于11月13日死亡，据称是因服刑时遭遇酷刑。他接受不公正审判后，被控“故意杀人”和“寻衅滋事”而判处无期徒刑。据称他在2009年示威抗议时因投掷石子而被拘留，当时年仅17岁。根据一位家族好友从狱中获得的信息，努尔·斯拉木·沙巴斯服刑期间经常被电棍击打，过世后，当局不让家人见其遗体，也未进行尸检便将之安葬。进行审判时，除了可能通过刑讯逼供得出的“供述”外，当局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审判期间，其代理律师是法院指派的。

中国政府利用经济和外交压力，向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十几名维吾尔族人强制遣返或移交中国当局。这些维族人被迫回国后，面临酷刑、任意拘留及不公平审判的风险极其高，且往往不能联系外界。

西藏自治区

从 3 月 16 日至今年年底，10 名僧人或还俗者及两名女尼在中国西藏地区自焚，据信有 6 人因而身亡，这些抗议似乎缘由当局在 2008 年 3 月的抗议后对当地宗教团体及世俗社区施加更具惩罚性的安全措施。丹增平措（Phuntsok Jarutsang）是第一位自焚藏人，该事件引发了示威抗议、大规模逮捕（包括 300 名格尔登寺僧人）、强迫失踪事件，以及可能是由安全部队实施的杀害行为。当地居民在试图阻止安全部队抓人时与之爆发冲突，两名藏族老人（一男一女）不幸身亡，还有一名男子在警方镇压派出所外聚集的示威者时伤亡。涉及自焚相关的抗议人员被判 3 年至 13 年有期徒刑。尽管发生一连串的自焚事件，但尚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有意处理导致示威的根本原因，或承认藏族社区存有的不满。

香港特别行政区

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警方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过度武力。

* 在 5 月 15 日国际不再恐同日，正当示威和平进行，警方威胁说若示威者不停止跳舞，将予以逮捕，警方辩称这是因为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在内的主办机构未获“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评论员认为这构成骚扰行为，是毫无法律依据的。

* 7 月 2 日，警方以涉嫌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和非法集结, 逮捕 228 名年度“七一民主游行”的参加者。香港记者协会指出，共有 10,000 人参加游行，其中 19 名记者被胡椒喷雾喷中，1 名记者被逮捕。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在现场观察警方扣留和逮捕扰乱交通的示威者时，警方也试图将之逮捕。所有被捕人士当天获释，但有几名人士其后被控扰乱公共秩序。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8 月份到访香港 3 天，警方在这期间设置“核心保安区”，以防示威者和记者接近他。立法会议员等人士批评这些手段过于严厉，破坏了言论自由。警方还拖走一名身穿纪念 1989 年天安门大屠杀 T 恤的香港居民。

法律发展

* 6 月，政府引入几份备受争议的方案，建议在一些情况下，香港立法会毋须进行补选，以接替提早离职的议员。

* 此外，法律改革委员会同样在 6 月发表了一份关于建立慈善法和慈善事务委员会的谘询文件。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组织批评建议书在界定慈善的定义时，排除人权相关活动，但承认其他 13 项领域，包括动物权。

歧视

*9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了有利于一名菲律宾家佣的裁决，确认现行入境条例严禁外籍家佣申请居留权属违宪，政府已对裁决提出上诉。批评政府此举的人士认为将家佣排除在外等同于种族歧视。

* 婚姻登记处拒绝让一名已接受手术变性为女子的人与其男朋友注册结婚，该女子要求法院推翻剥夺她结婚权利的决定，但于11月25日第二次败诉。上诉庭指出，任何对法律的潜在改变应交由立法机关处理，而不是法院。上诉人表示将此案提交终审法院。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7 月，政府推出《2011 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是迈向创造法定架构，处理依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提出的申请的一步。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国家元首：约瑟夫·卡比拉
政府首长：阿道尔夫·穆基杜
死刑：保留
人口：6,780 万
人均寿命：48.4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198.6
成人识字率：66.8%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仍不受惩罚，但这方面出现一些有限进展。政府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在该国东部犯下多起侵犯人权行为。刚果武装部队中的 9 名军人，包括一名中校，被判在 1 月 1 日于南基伍省的菲兹镇（Fizi）犯有危害人类罪，尤其是强奸。他们在 2 月被判刑入狱，这是一个犯罪者被迅速绳之以法的罕见案例。尽管如此，对于政府军和武装团体其他大规模强奸事件的调查陷入僵局。大选受到许多侵犯人权行为的破坏，包括保安部队的非法杀戮和任意逮捕行为。维权人士和记者面临恐吓和言论与结社自由的限制。

背景

总统官邸和金沙萨的一个军营在 2 月 27 日遭到袭击，政府称这是一起“政变”。随后发生了一轮任意逮捕，主要针对来自赤道省的人。

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独立以来的第二次总统和议会选举在 11 月 28 日举行。1 月 5 日，一项宪法修正案将总统大选制度从两轮选举改变为单轮多数票当选制。该修正案和大选日程拖延等操作方面的问题，以及关于修改后的选民登记的争议，使总统的多数派联盟和反对派的关系更为紧张。

政府军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FARDC） 在该国东部和北部，继续进行针对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FDLR）、圣主抵抗军（LRA）和民主力量同盟/解放乌干达民族军（ADF/NALU）等外国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进一步令平民流离失所。1 月，政府军开始撤军，以便进行军队重组计划中的训练和重新部署工作。这导致武装团体重新控制政府军以前掌握的地区，并造成近期编入政府军的一些武装团体叛逃。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的安全局势随之恶化，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马伊马伊亚库图穆巴”（Mayi-Mayi Yakutumb）和布隆迪全国解放力量（FNL）的活动增加。政府军的重组计划，以及总统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要求在政府军内重新分配军衔的命令，使政府军收编前武装团体的进程更为困难，而该进程已处于失败的状态。

6 月 28 日，联合国 1991(2011)号决议将对联合国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MONUSCO）的任务期限延长到 2012 年 6 月 30 日。决议重申，联合国组织

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未来配置应取决于刚果安全局势的发展，和实现目标的情况，例如政府提高其保护人民的能力的情况。特派团的任务包括，为选举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持，并继续支持数量有限的政府军军事行动。

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

圣主抵抗军、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布隆迪全国解放力量 、民主力量同盟/解放乌干达民族军和各个马伊马伊（Mayi-Mayi）组织等武装团体，据报犯下多起侵犯平民人权的罪行，包括强奸、杀戮、抢劫和绑架，特别是在东部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虽然政府实行将武装团体收编入政府军的政策，以鼓励停战，但马伊马伊武装团体用袭击平民来抗议政府。

前武装团体全国保卫人民大会（CNDP）在 2009 年被整编入政府军，但仍保持其自主性，据称该团体犯下了非法杀戮和任意逮捕等侵犯人权罪行。政府军和武装团体之间关于控制采矿地区的纠纷，也使安全局势恶化，并导致更多的侵害行为。

5 月，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战斗人员据报在南基伍省的姆文加地区（Mwenga）绑架了 48 人，并劫掠了许多房屋。

圣主抵抗军全年都在东方省绑架平民，并强迫他们搬运其劫掠的物品。圣主抵抗军仍对平民构成严重威胁，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武装团体还数次袭击人道工作者。

非法杀戮

在选举前后期间，共和国卫队等保安部队进行了非法杀戮和数十起任意逮捕。

- 10 月 4 日，在南基伍省菲兹地区的卡隆维（Kalongwe），据报“马伊马伊亚库图穆巴”伏击了刚果的非政府组织“以便以谢国际服务组织”（Eben Ezer Ministry International）的一辆汽车，杀死 7 人，包括该组织的 4 名工作人员。
- 自 2010 年 12 月以来，政府军士兵和国家警察(PNC)据报在东方省的安哥（Ango）、班达（Banda）和布塔（Buta）地区的姆博罗罗社区犯下了即决处决、强奸和抢劫罪行。
- 在宣布卡比拉总统赢得 12 月 9 日的大选后，刚果保安部队据报杀死了至少 24 人，大多数是在金沙萨。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仍然普遍，国家警察等政府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犯下这些罪行。性暴力经常与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一起发生，例如劫掠和酷刑。虽然一些人受

到起诉，但逍遥法外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受害者经常受到威胁。强奸的幸存者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协助，并继续承担污名。男性受害者尤其遭到边缘化。

- 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1 年 1 月 1 日，政府军士兵据报在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Masisi）的布沙尼村（Bushani）和卡拉姆巴希洛村（Kalambahiro）进行了大规模强奸。
- 1 月 1 日和 2 日，政府军士兵在南基伍省的菲兹镇进行了大规模强奸。
- 4 月 27 日，据称一名国家警察特工在东方省开赛的姆布吉马伊（Mbuji-Mayi）强奸了一名 16 岁的少女。
-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之间，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战斗人员在袭击加丹加省和南基伍省的村庄时，至少强奸了 102 名妇女和 1 名女童。
- 6 月，在“马伊马伊舍卡”与“刚果自由和主权爱国者联盟”发生冲突后，这两个武装团体的一些人员据报在北基伍省瓦利卡里地区（Walikale）的姆通戈（Mutongo）和附近村庄进行了大规模强奸。

童兵

虽然有数百名童兵获释，但武装团体和政府军继续征募和使用儿童，该国东部的情况尤其如此。儿童继续遭到武装团体的绑架，特别是圣主抵抗军和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绑架，他们被用作战斗人员、间谍、性奴或搬运工。虽然政府军在 2004 年正式停止征募儿童，但当局没有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 1539(2004)号和第 1612(2005)号决议的要求，来颁布使儿童退出武装团体的行动计划。

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据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仍有 157 万人流离失所，包括在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的 100 万人。难民营和寄居社区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难。

7 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联合国难民署商定了生活在乌干达的 3 万 2 千名刚果难民的自愿遣返事宜。

安哥拉仍将刚果公民驱逐回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些刚果人据报在安哥拉遭受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强奸。

酷刑和其他虐待

武装团体和政府保安部队，包括政府军、国家警察、国家情报局和共和国卫队，实施了酷刑和其他虐待。保安部队经常在进行任意逮捕后，在拘留场所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官员仍然无法前往许多拘留设施，当局仍继续使用秘密和非正规的牢房。

7 月，刚果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一项法律，将酷刑行为定为罪行。执行该法律仍是一项关键挑战，保安部门继续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在非法拘留场所实施此类行为。

- 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之间，在北基伍省的鲁丘鲁地区（Rutshuru）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政府军士兵据报任意逮捕了 27 人，据称这些人与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合作，政府军因此进行报复。其中至少 8 人据称遭受了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强制劳役。
- 4 月 13 日，在北基伍省卢贝罗地区（Lubero）的乌萨姆巴（Vusamba），一名被国家警察拘留的人在获释前被鞭打 40 下，因为他无法支付获释所需的 40 美元。

死刑

军事法院继续判处多人死刑，包括平民。该国并没有关于处决的报道。6 月 23 日，4 名警察因绑架和刺杀一名重要的维权人士而被判处死刑（见下文）。

有罪不罚

司法体系基本上仍无法为受害者提供正义和补偿。虽然出现了一些起诉和定罪，但过去和目前发生的侵犯人权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仍普遍不受惩罚。涉嫌犯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没有被免职或绳之以法。资源的缺乏、腐败和政治与军事势力的干预，继续使该国各地的法院陷于瘫痪。大批平民受到军事法院的审判。

司法和人权部长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来设立一个由刚果和国际人员组成的专门法院，该法院将有权审判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参议院在 8 月 22 日否决了该草案。

- 2 月 21 日，在巴拉卡镇（Baraka）的南基伍省军事法院判处 9 名政府军军官 10 至 20 年徒刑，因为他们在 1 月 1 日和 2 日袭击菲兹镇时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包括强奸。

其他案件的调查则进展缓慢。

- 2010 年 7 月和 8 月，在北基伍省瓦利卡里地区有 300 多名妇女、男子、男童和女童遭到有系统地强奸。调查导致 8 名嫌犯受到审判，其中只有一人被拘留。审判在 11 月 1 日开始后休庭，因为法院决定将审判地点转移到瓦利卡里。

政府军在北基伍省的布沙尼村和卡拉姆巴希洛（Kalambahiro）村犯下了大规模强奸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对此的司法调查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监狱条件

监狱仍缺乏资源，来确保拘留条件符合国际最低标准。恶劣的关押条件导致几名犯人丧生。每况愈下的设施无法将男女囚犯分开关押，也没有将候审的犯人和已被定罪的犯人分开关押。由于缺乏资源和基础设施落后，全国各地都发生越狱事件。

9 月 7 日，963 名犯人逃离了加丹加省卢本巴希的卡萨帕（Kasapa）监狱，此前发生了武装袭击。越狱者包括前“马伊马伊”领导人穆汤加（Gédéon Kyungu Mutanga），他在 2009 年 3 月被判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恐怖罪行。

维权人士

政府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继续袭击和恐吓维权人士，手段包括死亡威胁和逮捕。

- 1 月 28 日，一个地方非政府组织的主席据报在赤道省的基梅纳镇（Gemena）被拘捕。该组织曾抗议省政府助长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他的逮捕令据称将逮捕原因写为“煽动叛乱”。
- 2 月 1 日和 2 日，非洲维护人权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收到死亡威胁，此前该组织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批评有关总统大选制度的宪法改革。
- 6 月 23 日，金沙萨/贡贝军事法院判处 5 名警察死刑，这和 2010 年 6 月发生的重要维权人士弗洛里贝尔·舍贝亚（Floribert Chebeya）被绑架和刺杀及其司机菲德尔·巴萨纳（Fidèle Bazana）的失踪有关。被指称涉案的其他关键人物没有受到调查。

言论自由

行政当局和安全机构限制了言论和结社自由。政府保安部队强行镇压示威者，不同政党的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

记者

许多记者受到威胁、任意逮捕、起诉、恐吓，并被国家当局警告不要报道某些问题，有时还因为他们的工作而遭杀害。此类侵害行为在大选的背景下有所增加。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被官方下令停业，他们的营业场所遭到出于政治目的的袭击。

- 6 月 21 日，在北基伍省的基卢姆巴（Kirumba），一名社区电台记者被身份不明的武装男子枪杀，据报他此前曾评论该地区的安全局势。
- 9 月 1 日，一名记者在报道金沙萨/贡贝地区的反对党示威时，遭到刚果快速反应警队人员的殴打。

国际司法

国际刑事法院预计在 2012 年 1 月对托马斯·卢班加一案作出判决，卢班加被控犯有战争罪行，这包括为伊图里地区的刚果爱国者联盟这一武装团体征募并使用 15 岁以下的儿童。

- 1 月，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秘书长巴鲁希玛纳（Callixte Mbarushimana）被转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他在 2010 年 10 月在法国被捕。12 月 16 日，国际刑事法院的预审庭拒绝确认对他的指控，并命令立即将他释放。12 月 20 日，国际刑事法院的上诉庭驳回了检察官对该裁决的上诉。巴鲁希玛纳在 12 月 23 日获释并回到法国，他在那里仍因关于他参与 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的指称而受到调查。
- 5 月，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领导人穆瓦纳什亚卡（Ignace Murwanashyaka）和穆索尼（Straton Musoni）开始在德国斯图加特受到审判，他们此前住在那里。两人都被控犯有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在 10 月重申，当局拒绝将恩塔甘达（Bosco Ntaganda）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自 2006 年起就要求逮捕并引渡恩塔甘达，他被控犯有战争罪行，包括在武装冲突中征募并使用儿童。

埃及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国家元首：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在 2 月取代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
政府首长：卡迈勒·詹祖里（在 12 月取代伊萨姆·沙拉夫，沙拉夫是在 3 月取代艾哈迈德·沙菲克，沙菲克则是在 1 月取代艾哈迈德·纳齐夫）
死刑：保留
人口：8,250 万
人均寿命：73.2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21
成人识字率：66.4%

在“1 月 25 日革命”期间，至少有 840 人丧生，6 千人受伤，这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保安部队所造成。“1 月 25 日革命”迫使总统穆巴拉克在 2 月下台。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为首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取而代之。穆巴拉克和他的几个儿子和其他官员受到审判。但抗议继续发生，军队和警察有时以过度武力回应。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释放了政治犯，并允许以前被取缔的政党和独立工会进行登记，但仍维持已长达 30 年的紧急状态，将罢工定为罪行，加紧对媒体的限制，并用军事法庭审判和判决了 1 万 2 千多名平民，其中许多人是因认为改革步伐缓慢而继续抗议所以被捕。穆巴拉克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调查局（SSI）被解散，但被拘留者仍普遍遭受酷刑，一些遭拘留的妇女被军队强迫接受“处女检验”，这使问题的严重性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新程度。 军队强行驱逐开罗和其他地区非正规定居点（贫民窟）的居民，以及擅自居住在闲置的公共房屋中的人。妇女在抗议中处于显要位置，但在法律和实际做法中继续面临歧视。宗教少数派一直受到歧视，特别是科普特人。法院作出了至少 123 起死刑判决，至少有一人被处决。边境警卫继续射击试图跨越埃及西奈边境前往以色列的迁徙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 2011 年据报有 20 人被杀死，包括在苏丹边境丧生的人；其他人受到起诉，或被强行遣返面临严重人权侵犯危险的国家。一些人据报是贩运人口活动的受害者。

背景

已掌权 30 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在 2 月 11 日辞职，此前埃及各地发生了 18 天的大规模抗议，抗议基本上是和平进行，但保安部队以致命和其他形式的过度武力回应。根据官方报告，至少有 840 人因和抗议相关的活动而丧生，6 千多人受伤。数千人被拘留，许多人遭受酷刑或虐待。军方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形式掌握了政权，但委派文职人员在议会选举前担任临时总理和政府部长，议会选举在 11 月开始，预定在 2012 年初结束。军方承诺在 2012 年中期举行总统大选。

穆巴拉克下台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立即中止实行 1971 年《宪法》，解散了议会，并发布一份保障某些权利的《宪法宣言》。该委员会还释放了数百名受到行政

拘留的人。3 月，势力强大但长期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被禁组织，获准进行登记并合法地活动，他们随后参加了议会选举。根据选举的初期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成为第一大党。穆巴拉克的国家民主党在 4 月被解散。

3 月，内政部迫于抗议者数周的压力，解散了国家安全调查局，这是一个因酷刑和其他虐待而臭名昭著的安全警察部门。在该部门解散前传播的消息称，该部门的人员在摧毁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证据，活动人士随之冲入位于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国家安全调查局总部。该部门被国家安全局取代，但不清楚是否存在任何审查机制，来防止招募或调动那些涉嫌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安全调查局人员。但国家安全调查局的首脑受到指控，指控和 1 月与 2 月发生的抗议者遇害事件有关。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仍维持国家紧急状态，并在 9 月扩大《紧急状态法》范围，将封堵道路、广播谣言及被认为构成“攻击工作自由”的行为定为罪行。《刑法修正案》加重了对“暴徒行为”、绑架和强奸的处罚，最重可处以死刑。2011 年颁布的《第 34 号法律》，将罢工和任何被视为“阻碍工作”的抗议定为罪行。28 人在 10 月发生的暴力事件中丧生，大多数为科普特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随后禁止基于性别、出身、语言、宗教或信仰的歧视。

酷刑和其他虐待

国家安全调查局的人员曾实施酷刑而不受惩罚。虽然该部门已被解散，但继续出现关于警察和武装部队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指称，一些被拘留者在可疑情况下死亡。6 月，公共检察官设立了一个由 3 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关于酷刑的申诉。虽然一些针对警察的酷刑指称受到调查，但针对军队的酷刑指称都没有得到适当调查或起诉。

- 莫斯塔法·古达·阿布戴尔·埃尔（Mostafa Gouda Abdel Aal）在 3 月 9 日于解放广场被军人逮捕和殴打，他们把他拖到附近的埃及博物馆，在那里蒙住他的双眼，将他的手绑在身后，把他摔在地上，在他身上浇水，电击他的阴茎和臀部，并用缆绳殴打他的背部。他和其他被拘留者在一辆货车里被关押了一夜，然后被带到黑克斯泰普（Heikstep）军事监狱，被拘留者在那里遭到负责起诉的军方审问者的殴打和嘲笑。虽然他们伤情明显，但官员没有就此进行询问，也没有询问为什么他们的衣服上有血迹。他们又遭到电棍殴打，然后军事法庭在监狱的食堂，对他们进行了严重不公的审判，他们被判处 1 年至 7 年徒刑，并被转移到托拉（Tora）监狱。这些人在 5 月 23 日因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赦免而获释。莫斯塔法·古达·阿布戴尔·埃尔身上的酷刑伤痕仍清晰可见。
- 10 月 26 日，两名警察因卡莱德·赛义德（Khaled Said ）被误杀事件而被亚历山大一家法院判处 7 年徒刑。2010 年 6 月，赛义德在公共场所遭到警察的残酷殴打。他的死亡成为反穆巴拉克抗议期间引起轰动的事件。法院

无视第二份尸检报告结果，该报告称，他在被迫咽下一个装有药物的塑料管后死亡。12 月，检控方对判决进行了上诉。

不公审判

自 1 月 28 日起，当局派遣军队来维持示威活动秩序，警察从街头撤退。被控犯有和抗议有关的罪行和暴力行为的人，即使他们是平民，也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不是普通刑事法庭的审判。军事法院既不独立也不公正。军事司法机构称，至 8 月有大约 1 万 2 千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被控的罪名包括“暴徒行为”、违反宵禁、损坏财物、“侮辱军队”和“阻碍工作”。许多人在被判缓刑或得到赦免后获释，但在年底仍有数千人继续遭到拘留。

- 阿米尔·阿布达拉·埃尔贝希里（Amr Abdallah Al-Beheiry）在 2 月被判处 5 年徒刑，一家军事法庭判决他犯有违反宵禁和袭击警察的罪行。他在 2 月 26 日首次被捕，当时士兵和宪兵强行驱散聚集在开罗的议会大楼外面的抗议者；许多被捕者遭到殴打和电击，然后获释，但埃尔贝希里又被逮捕，这似乎是因为他的受伤情况被拍摄了。对他的审判严重不公，军事法官拒绝允许他家人聘请的律师为他辩护，坚持要他使用法庭委派的律师。他先被送到瓦迪古迪德（Wadi Guedid）监狱，据报在那里他和其他犯人遭到警卫的袭击，他们每天只获准离开牢房一次去使用厕所。他然后被转移到瓦迪纳特伦（Wadi Natroun）监狱，在年底时他仍在那里等待上诉审理日期。
- 5 名工人在被埃及通用石油公司解雇后，在石油部外面静坐抗议，他们被逮捕，并被指控违反了 2011 年的《第 34 号法律》，他们在 6 月受到一家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定罪，被判处缓刑。

过度使用武力

在穆巴拉克下台前，保安部队使用致命和其他过度武力来镇压示威者。狱警也射杀一些被判刑的囚犯。后来，示威者因对政治和人权改革的缓慢步伐感到愤怒和不满，而发动新的抗议，军队、宪兵和中央保安部队继续使用武力，包括过度的武力，来驱散这些抗议活动。在一些情况中，示威者受到“暴徒”的袭击，或与他们发生冲突，这些人是身着便衣的武装男子，据信他们和警察有联系，或者是前执政党的支持者。在许多情况中，保安部队轻率地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霰弹和橡皮子弹；他们还发射了实弹，而且至少曾一次驾驶装甲车冲向并撞倒抗议者。

- 10 月 9 日，马斯伯乐（Maspero）国家电视台发生了示威，示威者大多数是科普特人。保安部队用极端武力驱散了示威，他们称身着便衣的武装男子对触发暴力负责。28 人丧生，大多数为抗议者，但也包括一名军人，还有其他人受伤，许多人遭到实弹射击，或被军人高速驾驶的装甲车撞倒。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下令进行调查，并在出现更多的抗议而且抗议者返回解放广场后，将案件移交给公共检察官处理，检察官委任一名法官调查该

案。3 名军人被控误杀 14 名马斯伯乐抗议者，他们的审判在 12 月开始，进行调查的法官后来提交了报告。

- 11 月，在军队和中央保安部队将抗议者和“1 月 25 日革命”受害者的家人从解放广场驱赶走后，在开罗的内政部大楼附近发生了 5 天的冲突，保安部队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霰弹和实弹。约 51 人丧生，3 千多人受伤，其他被捕者面临非法聚众、用霰弹枪袭击抗议者、阻碍交通、摧毁财产和袭击官员等指控。
- 12 月，宪兵和其他保安部队在内阁大楼附近用过度武力和实弹来驱散抗议者。至少有 17 人丧生，大多数是被枪杀，还有 100 人受伤或被捕。几名妇女称，她们在被捕后遭到残酷殴打，并受到性暴力威胁。

言论和结社自由

在穆巴拉克下台前，当局试图通过下令切断电话和互联网线路，来阻碍抗议者的组织活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掌权后，对媒体实施了新限制。保安部队搜查了电视台，并用监禁来威胁记者和博客作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还对非政府人权组织采取了行动。

- 博客作者麦凯尔·纳比尔·萨纳德（Maikel Nabil Sanad）在 4 月被判处 3 年徒刑，他受到军事法庭的不公审判，因为他曾“侮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批评他们对解放广场的抗议者使用过度武力，他还反对服兵役。他在 8 月进行绝食抗议，并被继续拘留，但一家军事上诉法庭下令在 10 月重审他的案件。在一名律师的要求下，他被转移到一家精神病院，而在审理该要求时他和他的律师都未出庭。军事法庭在重审案件后将他的刑期减为 2 年。作为一名良心犯，他在年底时仍被关押，并被阻止得到足够的医疗。他在 12 月 31 日结束了绝食抗议。

当局称，他们在审查 37 个人权组织的法律登记和资金情况，对于那些被认为未经登记就进行活动，未经官方许可而接受国外资金，或进行“未经允许”的政治活动的组织，最高国家安全检察院在考虑是否提出“叛国”或“阴谋”指控。中央银行命令所有银行，向团结和社会正义部提供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的财务往来详情。12 月，保安部队搜查了大约 17 个非政府组织，扣押了他们的电脑和文件。

妇女权利

妇女继续在法律和实际做法上面临歧视，但她们在穆巴拉克下台前后的抗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女性活动人士和记者受到性虐待和其他虐待。

- 军队在 3 月 9 日强行将抗议者驱赶出开罗的解放广场时，拘留了 18 名妇女。其中 17 人在黑克斯泰普军事监狱遭到脱衣搜身，7 人遭受“处女检查”这种形式的酷刑，她们受到威胁说，那些被认为“不是处女的人”会被指

控卖淫。这 18 人与其他被拘留者一起被带到埃及博物馆，军人在那里给她们戴上手铐，用棍棒和橡皮管殴打她们，电击她们的胸部和大腿，并侮辱她们。虽然她们是平民，但她们中的 17 人在 3 月 11 日被带到一家军事法庭，然后在 2 天后获释。几名妇女被判犯有“扰乱治安”和阻碍交通行为，并被判处缓刑。12 月，一家行政法庭裁决那些检查非法，并命令军方暂停该检查。

- 记者莫娜·埃尔塔哈维（Mona Eltahawy）在 11 月 24 日被保安部队逮捕，并被拘留了 12 个小时，当时保安部队与抗议者持续发生冲突。她说她遭到保安人员的性袭击和殴打，她的左手和右臂骨折 。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废除了选举法中的配额制度，以前该制度将 64 个议席（12%）保留给妇女；该委员会要求每个政党，都在其候选人名单上至少包括一名妇女，但没有要求该妇女排名靠前。

歧视 – 科普特人

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增多，科普特人仍遭受歧视，并感到没有得到当局的足够保护。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权后，据称是伊斯兰主义者对科普特人及其教堂的教派袭击似乎增多。10 月的马斯伯乐示威中发生的科普特人被杀事件，使局势更为紧张。

- 5 月 7 日，吉萨的工人阶级居民区伊姆巴巴（Imbaba）暴发冲突，据称是伊斯兰主义者的人袭击了一所教堂，他们似乎认为一名改信伊斯兰教的妇女受到强制关押。15 名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丧生，另有多人受伤。科普特人的住房和商业场所受到损坏，当地另一所教堂遭焚烧。据报军队起初没有干预，然后开枪射杀了数人。许多伊姆巴巴的居民被捕，其中包括受伤者；大多数人在 5 月 26 日获释，但 48 名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受到开罗的一家最高国家安全（紧急）法庭的审判，审判在年底仍在继续。

有罪不罚和问责

当局起诉了一些据称策划了 1 月和 2 月期间杀人事件的人，但未能为遇害者的亲属和“1 月 25 日革命”期间受伤的人实现正义。被控或涉嫌导致抗议者死伤的警察和保安部队的其他成员，仍保持原职，或被调动到内政部的行政岗位；其中许多人据报试图迫使或劝诱受害者家人或证人撤销申诉。武装部队成员和警察犯下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酷刑和非法杀人，但没有受到惩罚。

- 4 月，前内政部长哈比伯·易卜拉欣·埃尔·阿德利（Habib Ibrahim El Adly）和他的 6 名前助理受到审判，对他们的指控和抗议者被杀事件有关。该案和穆巴拉克及他的两个儿子的案件并案处理，他们在 8 月一起受审，

被控蓄意谋杀和谋杀未遂。审判的前两轮受到全国电视转播，审判在年底时仍继续进行。

住房权 – 强制拆迁

数千人继续住在开罗的非正规定居点，和由于岩崩及有其它危险而被官方称为“不安全”的地区。居民还面临强制拆迁的危险。军队强行驱逐了那些在国家闲置房屋中寻求遮蔽的擅自居住者；遭驱逐者没有得到协商，或得到合理的提前通知，他们经常最终无家可归。

政府和“非正规定居点开发设施”（ISDF）这个 2008 年成立的基金会合作，制定了重新安置“不安全地区”居民的官方计划，但没有与受影响的居民协商，甚至没有向他们提供计划的详情。开罗没有公布 2005 年的规划，受影响可能最大的非正规定居点居民也没有得到充分协商，但住房部在 8 月确认该计划不会导致强制拆迁。

在“1 月 25 日革命”后，擅自居住政府闲置建筑物的情况猛增。地方当局的回应是派遣军队和防暴警察，在不经警告的情况下强行驱逐擅自居住者。

- 泽萨拉（Zerzara）是塞得港的“不安全地区”之一，军队在 7 月初拆除了 200 多户家庭的窝棚，导致 70 户家庭无家可归。那些受影响者仅在一天前得到通知，也没有得到协商。在此几周前，地方当局宣布计划在 2012 年 6 月前向居民提供 3,500 个新住房，这包括在原地造房来重新安置居民。虽然官方信件向其他家庭保证，他们会在替代住房准备好时得到住房，但拆除行动使他们担心强制拆迁。
- 7 月，开罗的曼西耶特纳赛尔（Manshiyet Nasser）约 20 幢建筑物中的约 200 个住户，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遭到强行驱逐，因而无家可归。在年轻人于起义期间成立的“民众社区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被重新安置到吉萨西南部偏远的十月六日城。

难民和迁徙者

保安部队继续射击试图跨越埃及西奈边境前往以色列的外国迁徙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至少杀死 10 人。他们还打死了 10 名试图从苏丹进入埃及的厄立特里亚人。另有多人被开枪击伤，一些人身受重伤，或因“非法入境” 而被捕并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然后被判徒刑。至少有 83 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遭驱逐出境，被送到他们面临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危险的国家，其中许多人是厄立特里亚人。在年底时，100 多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仍面临遭强行遣送的危险。

据报贩运人口者勒索、强奸、用酷刑折磨并杀害那些跨越西奈半岛边境前往以色列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迁徙者，还强行摘除他们的器官在黑市出售。

死刑

至少有 123 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至少包括 17 名经军事法庭不公审判后被判决的人。至少一人遭到处决。

- 穆罕默德·艾赫迈德·侯赛因（Mohamed Ahmed Hussein）被控在 2010 年 1 月 6 日，当一些科普特基督徒离开上埃及的一所教堂时，从行驶的车上射击杀死他们。 他被定罪后在 10 月 10 日被绞死。

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国家元首：克里斯蒂安• 武尔夫
政府首长：安格拉•默克尔
死刑：废除了针对一切罪行的死刑
人口：8,220 万
人均寿命：80.4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4.2

德国没有成立独立的警察投诉机构。几个联邦州继续强行将罗姆人遣返科索沃，而他们在那里可能受到迫害和歧视。对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主席和副主席的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刑事诉讼仍在进行。

国际安全

5 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敦促德国签署《公约任择议定书》，来确保其有关德国公司在国外投资的政策，符合受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并确保寻求庇护者享有同等的社会援助、医疗保健和就业途径。

11 月，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为防止酷刑和其他虐待，德国应避免自动依赖外国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并禁止所有德国当局和机构，与涉嫌使用胁迫手段的外国机构合作进行国外的调查。德国参与非常规引渡的情况目前缺乏调查，该委员会对此表示关切。委员会还建议，有关警察实施酷刑和虐待的所有指称应得到独立机构的调查。另外令委员会关切的是， 大多数联邦州的警察不必佩戴标识徽章。

酷刑和其他虐待

由于缺乏存在于所有联邦州的独立警察投诉机制，以及确认警察身份的困难性，对虐待指称的调查并非总是有效。7 月，柏林联邦州开始实施所有警察的身份标识制度，标签包括姓名或警号。

- 2010 年 9 月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示威中，警察使用了过度武力，对此的调查仍在进行。3 月，斯图加特地方法院对一名警官处以 6 千欧元的罚款，因为他对一名参加静坐的妇女使用了胡椒喷雾。4 名抗议者的眼睛遭高压水龙重伤，他们的律师要求检察长退出该案，因为据称其缺乏公正性。
- 8 月 4 日，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决马可斯•加福根（Markus Gäfgen）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因为当他在 2002 年因涉嫌绑架一名 11 岁的男孩而被捕时，2 名警察威胁对他施加难以忍受的痛苦。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认定该威胁是“不人道的待遇”。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1 月 13 日，联邦内政部下令暂停根据《都柏林第二规则》向希腊转移寻求庇护者，暂停期为一年。11 月，该期限被延长到 2013 年 1 月 12 日。

11 月 9 日，当局同意设立一个永久计划，来重新安置易遭侵害的难民，在未来 3 年中每年的额度为 300 人。

通过机场进入德国的寻求庇护者，往往受到庇护快速处理程序的处理，他们经常被拘留在机场的中转区域。当局认为，对寻求庇护者的关押不构成剥夺自由。

几个联邦州继续强行将罗姆人、阿什卡利人和埃及人遣返回科索沃，而他们在那里仍面临遭受迫害和各种歧视的危险。8 月，媒体报道称巴登—符腾堡州当局在一段时期内暂停进行遣返。12 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停止向科索沃遣返那些被认为易遭侵害的罗姆人，例如抚养未成年人的家庭、单身妇女和老年人，这将持续到 2012 年 4 月 1 日。

寻求庇护者继续在领取社会福利方面遭受歧视：他们得到的福利远低于维持生计的水平，比永久居民可得的福利要少 31%。德国宪法法院在审议有关寻求庇护者社会福利的法律。

迁徙者权利

社会服务部门在发放非急救医疗券时，仍有义务向外国人事务办公室报告接受者的非正规身份。这损害了无证迁徙者的健康权。《居留法修订案》得到通过，使教育工作者不必担负该报告义务。

反恐和安全

政府反恐政策的一些方面仍令人担忧。《居留法》的条款允许用“外交保证”作为理由，来将恐怖主义嫌犯遣返到他们面临酷刑或其他虐待危险的地方。德国政府拒绝声明，他们将不会与那些具有广为人知的酷刑记录的国家进行情报合作和情报分享。

- 4 月，报纸《TAZ》报道称，被拘留的乌兹别克证人 A.S 死于塔什干的监狱中，死因据称是心脏病发作。他曾在 2008 年 6 月和 8 月于塔什干受到德国调查人员的审问，乌兹别克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当时在场，而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调查结论是，乌兹别克监狱出现有系统的实施酷刑的情况。
- 1 月，德国公民卡莱德·埃尔·马斯里（Khaled El-Masri）撤销了他对科隆行政法院 2010 年 12 月所作判决的上诉。马斯里此前针对德国提起诉讼，

因为德国没有引渡涉嫌在 2004 年将他非法转移到阿富汗的 13 名美国公民，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

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5 月，卢旺达公民穆瓦纳什亚卡（Ignace Murwanashyaka）和穆索尼（Straton Musoni）开始在斯图加特高级地方法院受到刑事审判，他们是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主席和副主席，两人被控在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11 月之间，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指挥在刚果领土上犯下了 26 起危害人类罪和 39 起战争罪。这是德国首次根据其《违反国际法罪行法》进行审判，该法律在 2002 年生效。

武器贸易

德国政府虽然支持颁布全面的《武器贸易条约》，但仍多次授权进行可能助长侵犯人权行为的武器转让。7 月，有媒体报道称，德国政府在原则上批准了向沙特阿拉伯交付 200 辆豹 2 型主战坦克。

印度

印度共和国
国家元首：普拉蒂巴·帕蒂尔
政府首长：曼莫汉·辛格
死刑情况：保留
人口：12 亿 4,150 万
人均寿命：65.4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65.6
成人识字率：62.8%

政府继续聚焦于经济增长，有时是以牺牲印度国内外的人权保护和促进为代价。在中部和东部的几个邦，毛派与保安部队的持续冲突造成约 250 人丧生。孟买和德里的炸弹袭击至少造成 40 人丧生。安纳·哈扎尔要求颁布全面反腐败法律的运动起初取得成功，但议会未能颁布其提议的法律。在原住民社区没有自由、事先和知情地同意的情况下，一些公司采取行动获取他们的土地，并在土地上采矿，原住民社区对此加大了抗议。当局颁布了新的法律框架来改革土地征用、复原和开矿。维权人士面临国家和非国家机构的怒气，一些人士受到煽动闹事和其他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许多人遭到威胁、骚扰和恐吓，至少有 4 名活动人士遇害。当局向所有联合国特别程序发出了长期有效的访问邀请。但酷刑和其他虐待、法外处决、关押和行政拘留时发生的死亡事件，在一些邦仍大量存在。旨在禁止酷刑的新法律措施尚未产生效果。旨在保护人权的机制依然薄弱。虽然当局颁布了新法规，来确保过去发生的社区暴力受害者获取正义和补偿，但在确保对过去发生的侵害行为，包括法外处决和大规模屠杀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方面，司法程序进展缓慢。正在进行的那加兰邦和阿萨姆邦和平倡议行动，仍未考虑过去发生的侵害行为。法院至少判处 110 人死刑，但印度已连续 7 年未进行处决。

背景

城市关键领域的快速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这部分是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相对来说，印度农村的许多地区没有受益于近期的经济增长。农业领域的停滞和粮食安全问题，使贫困社区的情况更为恶化。据官方估计，印度的贫困者占全国人口的 30%至 50%。至少有 15%的人口在城市贫民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没有适当途径来获取医疗、水、食物和教育。

印度被选入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反映了其日益上升的国际和区域地位。该国采取了积极步骤来与联合国特别程序合作。1 月，联合国维权人士状况特别报告员受官方邀请访问了印度。9 月，当局向所有联合国特别程序发出了长期有效的邀请，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当局不愿就该区域或其他地区的人权危机发出呼声。对中东和北非剧变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邻国缅甸的此类行为，印度保持沉默。对于就斯里兰卡在 2009 年内战结束时犯下的侵害行为，而追究该国责任的要求，印度也没有予以支持。

保安部队、民兵和毛派之间的暴力冲突

在恰蒂斯加尔邦，毛派武装和保安部队及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和平行动”（Salwa Judum）仍有冲突。双方经常袭击以原住民为主的平民，并进行杀戮、绑架和纵火活动。仅在恰蒂斯加尔邦，自 2005 年以来就有 3 千多人死于冲突，其中包括战斗人员。约有 2 万 5 千人仍流离失所，约 5 千人住在难民营中，2 万人被疏散到邻近的安德拉邦和奥里萨邦。

在奥里萨邦、恰尔肯德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原住民地区，毛派和政府军发生类似的冲突。西孟加拉邦自 5 月以来暂停打击毛派的军事行动，但这受到政治暴力和逮捕的损害；和平倡议行动在 11 月失败，此前毛派领导人柯蒂西瓦•劳欧（Koteshwar “Kishenji” Rao）死亡，据称他遭到法外处决。

7 月，印度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下令解散恰蒂斯加尔邦所有政府支持的反毛派民兵组织，这些民兵据称犯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邦政府的回应是解散民兵，然后将他们收编入一支人数达 6 千的辅助部队，而无视他们参与侵犯人权的指称。

- 1 月，奥里萨邦警察和保安部队声称在 6 起战斗行动中击毙了 25 名毛派嫌犯，但人权活动人士发现的证据显示，两名受害者是反对采矿的活动人士，其他人是手无寸铁的毛派同情者，他们在搜索行动中被拘捕，然后遭到法外处决。
- 2 月，毛派在奥里萨邦的马尔肯吉利（Malkangiri）将 2 名地区级官员劫持了 9 天，并用他们来交换 5 名被监禁的毛派领导人，这些人被当局批准保释。
- 3 月，300 多名警察和“和平行动”民兵参与了恰蒂斯加尔邦打击毛派的行动，他们袭击了莫帕里（Morpalli）、蒂玛普拉姆（Timmapuram）和泰德梅特拉（Tadmetla）这几个村庄，杀死 3 名村民，性侵犯了 3 名妇女，并烧毁了 295 所房屋。毛派进行了报复，杀死 4 名特警，另外还打伤 5 人。揭露侵害行为的原住民活动人士林格拉姆（Lingaram），与另一名活动人士索尼 • 索里（Soni Sori）在 10 月被捕，他们受到数项指控，包括被控将资金从埃萨钢铁公司（Essar Steel）转移到毛派武装那里。索尼 • 索里在被警方拘留时遭受了酷刑。这两个人都是良心犯。
- 3 月，恰尔肯德邦的毛派杀害了尼亚马特 • 安萨里（Niyamat Ansari），并威胁他的同事布肯 • 辛格（Bhukan Singh），此前这两人揭露了涉及毛派人员、当地承包商和林业官员的腐败情况。7 月，毛派还向基恩 • 德莱兹

（Jean Dreze）和阿鲁纳·洛伊（Aruna Roy）等 4 名著名活动人士发出威胁，后来他们又撤销了威胁，此前这 4 人谴责了毛派的谋杀活动。

- 9 月，在奥里萨邦的纳巴朗格阿普尔地区，毛派武装射杀了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议员贾格班杜·马吉（Jagabandhu Majhi）和他的警卫。毛派称，他们杀人的理由是该议员从事腐败和勒索活动。
- 10 月，在西孟加拉邦的西梅迪尼普尔地区，进行打击毛派行动的保安部队性侵了 29 岁的史巴妮·辛格（Shibani Singh），他们当时试图再次逮捕她的获保释的丈夫。

向公司问责

在几个邦，原住民和其他边缘化社区进行抗议，阻止了正在进行和提议中的开矿、灌溉和其他公司项目，这些项目影响到他们的传统土地方面的权利。当局的反应是，提议改革土地征用和采矿方面的过时法律框架和临时性做法，并向社区提供受监督的土地复原和利益共享计划。但抗议仍继续进行。社区申诉说，近期颁布的保障他们森林土地权利的法规并没有适当执行。他们还称，新法律没有令他们在自由、事先和知情的情况下同意该项目。

- 在 6 月、7 月和 11 月，在奥里萨邦的贾加辛格普尔（Jagatsinghpur）地区，警察数次试图将农民从被征用的公用土地上强行驱逐，但被农民的和平抗议阻止。韩国浦项钢铁公司提议这些土地可用作实施钢铁项目。在此之后，阿贝·萨胡（Abhay Sahoo）和纳拉延·莱迪（Narayan Reddy）这两名领袖因受不实指控而遭拘留。
- 7 月，奥里萨高等法院维持印度当局在 2010 年的决定，拒绝了维丹达铝业公司（总部在英国的维丹达资源集团的子公司）扩建兰吉加尔（Lanjigarh）炼铝厂的计划。印度当局在作出决定前赞同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结论，即冶炼厂的活动侵犯了社区的用水、健康和健康环境权利，而且扩建会进一步侵害原住民社区。法院命令该公司重新申请扩建必需的许可，但该公司对裁决提出了挑战。

过度使用武力

在几起事件中，警察使用过度武力来镇压边缘化地方社区的抗议，这些社区包括小农、原住民和达利特人社区。当局也未能对大多数事件进行公正和及时的调查。

- 9 月，警察向要求释放达利特人领袖约翰·潘德延（John Pandyan）的抗议者开枪，杀死 7 名达利特人。潘德延在前往泰米尔纳德邦的帕拉马库迪镇（Paramakkud）的途中被捕，他当时是去纪念另一名达利特人领袖伊曼努尔·塞卡兰（Immanuel Sekaran）逝世周年。

- 9 月，在拉贾斯坦邦巴拉特普尔附近的古帕加尔村（Gopalgarh），警察和瞿折罗民兵在一所清真寺中开枪，并纵火焚烧清真寺，导致 8 名穆斯林丧生。
- 2 月，在安得拉邦维迪坦德拉村（Vadditandra），警察向抗议东海岸能源公司占用土地来运营热电厂的人开枪，2 人丧生，5 人受伤。
- 4 月，一些村民抗议法国阿海珐集团提议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杰塔普镇（Jaitapur）实施的核项目，因为核项目会产生有害影响。警察向抗议者开枪，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警察后来在夜间拘留了从孟买出发游行 4 天的和平抗议者。
- 5 月，警察向巴塔帕索尔村（Bhatta Parsaul）的农民开枪，2 名抗议者和 2 名警察丧生。农民们此前绑架了 3 名官员，以抗议当局为在德里郊区的诺依达附近修建高速公路而强征他们土地的决定。警察性侵了 7 名妇女，并劫掠了村庄。诺依达一家法院后来指控 30 名警察犯有强奸和抢劫罪。最高法院的一份命令称，部分土地征用行动是非法的。
- 5 月，在恰尔肯德邦的詹谢普尔镇的强制拆迁中，2 人被警察枪杀。在詹谢普尔、兰契和波卡罗这几个镇，至少有 10 万人遭到强制拆迁。

维权人士

维护原住民和其他边缘化社区权利的人士，以及用近期颁布的法规来获取信息以保护他们权利的人，遭到国家和非国家机构的袭击。活动人士要求颁布专门法规来保护他们免遭此类袭击 — 联合国维权人士状况特别报告员在 1 月强调了袭击的事实。

- 4 月，印度最高法院批准良心犯比纳亚克·森博士（Binayak Sen）获得保释。他在 2010 年被判犯有煽动叛乱和与毛派武装合作的罪行，恰蒂斯加尔邦一所地区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此后印度国内外出现了大力声援他的运动。
- 6 月，环保活动人士拉梅什·阿格拉瓦尔（Ramesh Agrawal）和哈里哈·帕特尔（Harihar Patel）因受不实指控而被监禁，此前他们试图保护恰蒂斯加尔邦的莱加地区（Raigarh）的社区免遭工业污染。
- 8 月，环保活动人士谢拉·马苏德（Shehla Masood）在博帕尔市遭射杀。她曾试图揭露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损害环境的情况，还挑战了中央邦的采矿计划。
- 11 月，那罗达帕提亚屠杀案的证人纳迪姆·萨耶德（Nadeem Sayed）在出庭作证后被捅死。2002 年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暴乱中，有 95 人死于那罗达帕提亚屠杀案。
- 11 月，活动人士瓦尔萨·约翰（Valsa John）修女遭到谋杀，她此前从事保护原住民权利的工作。她收到据称是恰尔肯德邦的非法采矿者发出的死亡威胁。

有罪不罚

侵害行为不受追究的情况仍普遍存在。虽然东北地区和查谟—克什米尔邦持续发生抗议，但当局仍不愿废除 1958 年的《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案》，或撤销《动乱地区法案》，该法案授权特定地区的保安部队在未面临紧急危险的情况下也可以开枪射杀。

过去在旁遮普邦（1984 年和 1994 年）、阿萨姆邦（1998 年和 2001 年）、那加兰邦和曼尼普尔邦犯下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人，继续逍遥法外。在几个邦，达利特社区成员面临袭击和歧视。几乎不存在政治意愿，来用现有的特别法律起诉那些实施此类暴力的人。

社区暴力冲突

2002 年古吉拉特邦的暴乱，致使大约 2 千名穆斯林丧生。法院在近 10 年后宣布了第一批定罪判决。

- 3 月，古吉拉特邦一家特别法庭判处 11 人死刑，另外 20 人无期徒刑，因为他们纵火袭击萨巴尔马蒂特快列车，导致 59 名印度教朝圣者丧生，并引发暴乱。
- 11 月， 被控参与萨达普拉屠杀事件的 73 人中的 31 人，被古吉拉特邦一家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33 名穆斯林死于屠杀。这是印度最高法院直接监督处理的 10 起大案中的第一起。

那些致力于确保古吉拉特邦过去侵害行为受害者可讨回公道的人，继续面临骚扰。

- 1 月，正义与和平中心的提斯塔·塞塔尔瓦德（Teesta Setalvad）和一群维护受害者及其家人权利的律师，遭到古吉拉特邦警察的骚扰，警察指控他们伪造关于一个受害者集体墓穴的证据。

查谟 —克什米尔邦

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侵害行为仍不受追究，这包括非法杀戮、酷刑和自 1989 年武装冲突开始以来数千人的失踪。在 2010 年的抗议活动期间，保安部队杀死了 100 多名青年，其中多数杀人事件未受处罚。

- 3 月，在人权律师贾里尔·安得拉比（Jaleel Andrabi）遇害 15 年后，邦政府敦促联邦政府从美国引渡被控谋杀的阿伏塔·辛格少校（Avtar Singh），使他在斯利那加的法院接受审判。联邦政府尚未作出回应。
- 9 月，该邦的人权委员会在克什米尔北部发现了 2,700 多处未作标记的集体墓穴。当地警方称那里埋葬的是“身份不明的激进分子”，但委员会确认 574 具尸体是当地失踪者。委员会要求邦当局用 DNA 分析和其他法医技术来确认其余尸体的身份。当局尚未落实该建议。

3 月，国际特赦组织在斯利那加发布报告，呼吁终止那里进行的行政拘留，并废除《公共安全法》。在此之后，邦当局提议修改《公共安全法》，来限制拘留期限，并修改该邦的少年法，以禁止拘留任何 18 岁以下的人。但当局仍经常根据《公共安全法》而实施拘留，一些政治领袖和活动人士仍在未受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遭到关押。几名儿童在国际特赦组织作出干预后获释。

- 5 月，17 岁的莫塔萨·曼苏尔（Murtaza Manzoor）在第二次被拘留后获释。在该月早些时候，查谟—克什米尔高等法院下令将他释放， 他已被拘留了 4 个月。

任意逮捕和拘留

超过 50 人因和孟买与德里的炸弹袭击有关，而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遭到拘留。2008 年孟买恐怖袭击后收紧的安全法规，被用来拘留嫌犯。但关于过去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件的调查和审判，多数都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 11 月，7 名被控在 2006 年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莱冈镇进行炸弹袭击的穆斯林男子，在孟买被监禁 5 年后获得保释。此前一名印度教领袖阿西马南达（Aseemananda）供认，一个印度教右翼武装团体和炸弹袭击有关。

死刑

至少有 10 人被判处死刑。但印度已连续 7 年没有进行处决。尽管如此，当局驳回了 5 名死囚的赦免请求，其中 3 人被判犯有刺杀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罪行，这令人担忧印度会恢复执行处决。

根据 12 月通过的新法律，那些被判定对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进行“恐怖”袭击并导致死亡的人，可被判处死刑，那些在古吉拉特邦生产和出售非法酒的人也可被判处死刑。

日本

日本
政府首长：野田佳彦（9 月取代菅直人）
死刑：保留
人口：1 亿 2,650 万
人均寿命：83.4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3.3

3 月 11 日，日本东部海域发生 9 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造成严重损失，还导致全球 25 年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在代用监狱制度下，警方继续在讯问过程中进行虐待。政府仍未向日本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幸存者道歉，或依国际标准予以相应赔偿。日本法务大臣受到重大压力而执行死刑。尽管赴日本寻求庇护的人数有增无减，仅有少数人被赋予难民身份。

背景

3 月 11 日，地震引发的海啸摧毁了日本东部的东北区，估计有 20,000 人死亡或失踪。福岛第一核电站受到严重损坏，辐射排放量超过安全水平，令人严重关切这对健康和食品安全产生的长期影响。政府在核电站方圆 20 公里内设立强制疏散区，但许多人均认为范围过小。数万名居民被迫流离失所，包括来自强制疏散区的居民，他们被安置在福岛县的临时庇护所和房屋。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处理危机不当，备受严厉批评，其中包括未及时提供危险相关信息，令人严重关切事件对灾民健康权的负面影响。

司法体系

4 月，法务大臣指示检察厅试行监察特别调查部及特别刑事事务部进行的所有录制讯问过程，以及涉及患有学习障碍或精神病的嫌犯的讯问过程。法务省及警察厅就《关于刑事拘留中心及被拘留者待遇法案》的审查进行讨论，然而，这并未带来任何法规上或代用监狱体系上的修正。在代用监狱制度下，警方可以拘留嫌犯长达 23 天。

* 桜井昌司和杉山卓男因谋杀及抢劫已服刑 29 年，但于 5 月被宣布无罪。在重审过程中，法庭发现讯问时所录下的录音带已被窜改，其中包括两人的供述。此外，供述是否出于自愿受到质疑，以致法庭认为录音带不可信。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南韩政府没有切实努力，就日本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幸存者应该得到的赔偿，与日本

解决纠纷，被南韩宪法法院于 8 月 30 日裁定违反了宪法。日本继续拒绝赔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充当性奴隶的朝鲜妇女。宪法法院指出，南韩的不作为侵犯了前“慰安妇”的基本权利。10 月，南韩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及日本的军事性奴隶制度这一问题，表示“这种系统性的强奸和性奴役行为构成战争罪，并在特定情况下构成危害人类罪”。日本政府作出回应，表示已依照各项条约处理所有相关问题了。12 月 14 日，活动人士及幸存者在汉城的日本大使馆门前，举行第 1,000 次的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自 1992 年开始每周举行。

死刑

日本全年未执行死刑；130 名囚犯正等待被执行死刑，包括一些患有精神病的囚犯。10 月，法务大臣平冈秀夫表示，他不会废除死刑，但会依个别案件慎重判断。政府内部向他施压恢复使用死刑。10 月 31 日，大阪地方法院裁定绞刑合宪。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据估计，今年有 1,800 人在日本寻求庇护。11 月 17 日，日本国会当日通过决议，承诺在其批准《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 30 周年致力于履行公约。日本依据 2010 年成立的重新安置项目，于 2011 年接收 18 名泰国处理的缅甸难民。2010 年被日本接收的难民曾公开申诉，他们被迫每天工作 10 小时，政府扶助不足，赴日本前被当局蓄意误导。

肯尼亚

肯尼亚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姆瓦伊·齐贝吉
死刑：已在实际做法上废除
人口：4,160 万
人均寿命：57.1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84
成人识字率：87%

该国颁布了落实某些《宪法》条款的法律，设立了新的机构，任命了公职官员。有提议要求进一步改革法律和机构。但该国仍没有追究过去和目前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这包括警察的非法杀戮和其他侵害行为，以及 2007 至 2008 年大选后暴力冲突中发生的罪行。

背景

宪法执行委员会在 1 月 4 日开始工作，其作用是对 2010 年《宪法》的执行提供建议和进行监督。政府提议的多项法律得到委员会的考虑，并在议会通过，其中包括《司法机构法》和《法官与治安官评审法》，这为司法改革提供了法律框架。司法改革包括新设立一个司法机构委员会，来负责雇用司法官员并对他们设立条件。关于评审的法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现任司法官员的廉正性。司法机构委员会在公开招聘程序后，任命了新的首席法官和副首席法官来领导司法机构，还任命了新成立的最高法院的 5 名法官，最高法院是肯尼亚的最高司法机构。首席法官、副首席法官和检察长在 6 月宣誓就职。

两项法律提供了新的法律框架，来重新任命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家性别和平等委员会也设立了。这一年通过的其他法律设立了一个新的反腐败委员会，一个司法行政委员会，以及独立选举和边界审议委员会 — 该机构的任务是主持选举并审议选举和行政边界。

几项议案在年底时正受到公众讨论，其中包括关于根据《宪法》设立的县政府的结构和权力的法律草案。

有罪不罚

大选后的暴力

虽然政府数次声明，在继续调查据称在大选后发生的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这可能包括危害人类罪，但他们没有采取步骤来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研究了肯尼亚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记录，然后在其 4 月发布的《结论意见》中指出，在大选后的暴力事件中犯下强奸和轮奸等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人，仍未受到处罚，这令委员会关切。

警察和保安部队

在一些事件中，警察和其他保安人员犯下非法杀戮和酷刑及其他虐待。

- 1 月，便衣警察在内罗毕命令 3 名男子下车，然后将他们枪杀。目击者说，这些男子在被枪杀前已投降。警察在事发后称，这些人是携带武装的罪犯。虽然内部安全部长宣布涉案警察已被停职，但政府没有说明其已采取任何步骤来将他们绳之以法。

对于据报在近年来进行法外处决和其他非法杀戮的警察，当局未采取步骤来将他们绳之以法。

- 人权活动人士奥斯卡·金加拉（Oscar Kingara）和保罗·奥鲁（Paul Oulu）在 2009 年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杀害，警察已停止调查该案。

该国通过的一些关键法律，为警察改革提供了框架，这包括《独立警务监督机构法》（设立了一个监督机构来处理针对警察的投诉），《国家警察机构法》（为警务活动提供了新的法律框架），以及《国家警察机构委员会法》（设立了一个警察机构委员会）。至 12 月，任命警察机构委员会成员的工作仍在进行。

国际司法

3 月 8 日，国际刑事法院传唤了 6 名肯尼亚公民，据信他们对大选后暴力活动中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负责。4 月，这 6 名男子在该法院出庭，他们因为两起不同案件而受审。预审庭在 9 月和 10 月进行了预审，以确定是否有证据来正式审判他们。在年底时法院尚未作出决定。

4 月，政府要求宣布这些案件不应受到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因为肯尼亚的法律已修改了，这包括新《宪法》和《国际罪行法》的颁布。这意味着“国家法院现在有能力审判大选后发生的暴力罪行，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庭驳回了该申请，称没有证据显示这 6 名嫌犯正在受到调查和起诉，而且进行调查和起诉的承诺不能被用来取消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些案件的管辖权。

3 月，政府试图使联合国安理会考虑推迟国际刑事法院案件的审理，但未取得成功。

议会在 2010 年 2 月通过的动议，敦促政府开始退出《罗马规约》，并废除将《规约》内容并入肯尼亚法律的《国际罪行法》，政府没有执行该动议。

11 月 28 日，高等法院裁决，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现有逮捕令的有效性，如果苏丹总统巴希尔在未来访问肯尼亚，政府就有义务逮捕他。政府宣布将对该裁决提出上诉。

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

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召开公共听证会，人们在听证会上作证陈述侵犯人权行为、严重腐败的影响、土地不公情况和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其他问题。委员会计划在 2012 年 1 月末完成这些听证，在 2 月和 3 月举行专题听证会，并计划在 2012 年 5 月作出最后报告，报告将记录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及其建议。由于缺乏资金，委员会的工作受到妨碍。

一个受命调查关于委员会主席可信性指称的仲裁庭，至年底尚未开始工作。这是由于该主席提起了一项待决的诉讼，来阻止仲裁庭的调查，据称他合谋参与了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而这些行为属于委员会的调查范围。该主席在全年都被停职。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其《结论意见》中， 对“一直存在的负面文化规范、做法和传统，重男轻女态度，以及关于所有生活领域中男女角色、责任和身份的根深蒂固成见”表示关切。委员会指出，此类成见延续对妇女的歧视，并助长侵害妇女的暴力和有害做法，例如切割妇女生殖期器官、一夫多妻、财礼和继承妻子的做法。委员会还表示关切的是，虽然妇女受到此类负面影响，但政府“没有采取持续和有系统的行动来改变或消除成见、负面的文化价值观和有害做法。”

住房权 – 强制拆迁

9 月，在内罗毕工业区的西奈非正规定居点，一条输油管发生爆炸，造成 100 多人丧生。由于定居点住房密集、造房材料低劣，以及缺乏救援机构可以使用的道路，爆炸产生的大火迅速在定居点中蔓延。

在 10 月和 11 月，当局至少在内罗毕的 5 个正规和非正规定居点实施了大规模强制拆迁，大多数是在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威尔逊机场和莫伊空军基地附近地区。拆迁导致数百户家庭无家可归。肯尼亚机场管理局人员称，必须用拆迁来收回机场土地，以防可能发生的空难。在大多数情况中，居民称他们没有得到足够时间的拆迁通知，也没有机会来挑战拆迁决定或争取替代住房。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附近的杨乌姆比定居点（Kyang’ombe）的居民，被警察和执行肯尼亚机场管理局命令的其他人员强行驱逐出住房。而此前在一群居民的要求下，法院已下达一份临时令要求暂缓拆迁，来等待一项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诉讼案件结果。

在这一年，高等法院至少在 3 起不同案件中裁决，根据《宪法》第 43 条第 1 款所列载的适足住房权，法律禁止强制拆迁。政府在 2006 年承诺公布关于拆迁的国家指导方针，但至年底政府尚未履行该承诺。

国内流离失所者

政府 9 月公布的数字显示，因 2007 至 2008 年大选后暴力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人，大多数已重返家园，或融入各个社区，或被重新安置到该国的其他地区。大约 158 户家庭仍住在临时难民营中。地方非政府组织称，官方数字没有包括数百名仍住在临时自助难民营中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这些难民营没有受到政府承认。因大选后暴力活动而在国内流离失所者群体说，补贴等政府援助措施不足。还有数千人因 2007 至 2008 年暴力活动前的民族冲突而继续流离失所。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至 11 月，15 万 2 千多名逃离冲突和旱灾的索马里难民，抵达肯尼亚东部的达达布难民营（Dadaab）。7 月，肯尼亚政府开放了该难民营新增的依弗营区（Ifo）。但难民营居民仍缺乏空间和设施。

10 月，政府在索马里部署了肯尼亚军队，来打击伊斯兰武装团体青年党。政府此后停止了联合国难民署在达达布登记新抵达者的工作，也不再将寻求庇护者从边境运送到达达布。

在 10 月、11 月和 12 月，肯尼亚东北部一些边境城镇数次遭到手榴弹和炸弹袭击，内罗毕的一个公共汽车停车场也受到一次袭击，据怀疑这些是青年党成员及其支持者所为。数人丧生，包括达达布的哈加德拉难民营（Hagadera）的一名难民领袖，数十人受伤。政府宣布将调查这些袭击事件。

死刑

法院继续判处死刑，但并没有执行处决。

一些法院无视上诉法院在 2010 年的裁决，该裁决称强制性判决死刑有违宪法。

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家元首：金正恩（12 月继承金正日）
政府首长：崔永林
死刑：保留
人口：2,450 万
人均寿命：68.8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33.3

金正恩于 12 月 17 日继承父亲，成了朝鲜的绝对统治者，为今年画上句点，但仍未有迹象表明朝鲜恶劣的人权纪录取得任何改善。朝鲜人民近乎所有应有的人权继续遭受侵害。600万朝鲜人民急需粮食援助，而据一份联合国报告所发现，朝鲜在不久未来将无法为人民提供足够粮食。数份报告指出，朝鲜设有多处集中营，营里充斥任意拘留、强迫劳动、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处决持续至今，包括公开处决。集体惩罚行为极为常见。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被恣意侵犯。

背景

据报道，金正日于 12 月心脏病发死亡，结束 17 年执政史。他是从父亲金日成接班的，并任命其子金正恩为接班人。

朝鲜因核试验项目而受联合国制裁，6 月，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处理朝鲜制裁的专家机构的第三任期。

6 月，暴雨开始侵袭朝鲜并引发洪水，8 月，台风进一步加剧问题，造成广泛破坏，尤其是黄海北道和南道。据报道，共计68人死亡或失踪，逾25,000人无家可归。

粮食危机

据报道，平安南道在 1 月及咸镜北道和南道自 2010 年 4 月起，均发生饥饿死亡病例。4 月，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一项紧急行动，以援助 350 万名最弱势的儿童、妇女和长者。

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11 月发表报告，指出大部分的朝鲜人口从 5 月至 9 月遭受长期粮食不足，因为公共分配系统的人均粮食配给量减至一天 200 克或以下，这仅是个人每日最低能量需求的三分之一。报告指出，在 15 岁至 49 岁的女性中，每 4 人有 1 人营养不良，而所有婴幼儿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发育迟缓，近五分之一体重过轻。该报告还表示，因营养不良入住儿科病房的儿童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0％至 100％。

韩国

大韩民国
国家元首：李明博
政府首长：金滉植
死刑：实际上已废除死刑
人口：4,840 万
人均寿命：80.6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4.9

韩国政府日益使用《国家安全法》来限制言论自由，特别是在关于朝鲜的讨论方面。当局对互联网和推特、脸谱（Facebook）等社交网络网站实施密切监控。当局今年没有执行死刑。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反对工作流动，以及政府打压无证移民，移民劳工仍为弱势群体。

背景

正逢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庆祝成立 10 周年，该委员会却被当地人权组织抵制，因为司法部草拟一项新的《国家行动计划》，委员会予以建议前未妥善咨询民间社会。

由于政府未切实努力就赔偿日本军事性奴隶制度幸存者，解决与日本的纠纷，被宪法法院于 8 月判决违反宪法（请参阅关于日本的条目）。

言论自由

对于被视为反对当局关于朝鲜政策的个人和组织，当局日益使用《国家安全法》对付他们。3 月，联合国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兰克·拉鲁（Frank La Rue）发现韩国“言论自由的空间逐渐缩小”。他把这归因于批评政府而被起诉和骚扰的人数不断增长。今年年底，135 人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而接受调查。

* 网络书商金明秀（Kim Myeong-soo）被控出售 140 本书籍及藏有其他 170 本书籍，“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和存在”，触犯了《国家安全法》第 7(5)条，但在 5 月被无罪释放，检察官已提交上诉。有人因在网上和平表达意见或发布信息而遭到起诉。到了 10 月 31 日，警方已删除 67,300 条网络帖子，他们认为这些“赞扬北韩，谴责美国及政府”的内容威胁到国家安全，这数字与 2009 年同期间删掉的 14,430 条帖子的数字相比，差距可观。

* 244 名加入民主劳动党并支付会员费的政府官员和教师，7 月被检察官引用《国家公职人员法》、《政党法》和《政治资金法》等予以起诉。

* 9 月，朴正根（Park Jeonggeun）被控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第 7 条，接受警察调查。他是社会主义党成员兼朝鲜评论员，曾转发朝鲜网站的语句，以及在互联网上发布“金正日万岁”的帖子，嘲讽朝鲜领导人。

良心拒服兵役者

3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 100 个韩国良心拒服兵役者个案，认为韩国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有关保障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因委员会此一决定，韩国有义务为这 100 人提供包括赔偿在内的有效补救，并得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侵犯行为。然而，宪法法院在 9 月裁定，宪法保障的“良心自由权利”并不包括有权拒绝服兵役。截至 12 月，至少 810 良心拒服兵役者仍在服刑。

* 6 月，律师白中基（Baek Jong-keon）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截至 11 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仍在审理上诉案。

集会自由

反对于洲岛江村兴建海军基地的示威活动持续至今，多名居民和活动人士面临民事和刑事诉讼。

* 8 月，最高检察官办公室将示威抗议活动列为挑战国家政权行为。逾 70 人被“干扰公务”，一些示威者阻止车辆运载建筑材料到海军基地。

* 11 月，工会代表金镇淑（Kim Jin-sook）结束在釜山韩进造船厂的一架起重机顶部进行长达 11 个月的抗议活动。她抗议造船厂大量裁员的活动，吸引数百名支持者乘“希望巴士”到场予以支持。诗人宋京东（Song Kyong-dong）以及新进党成员郑镇宇（Jeong Jin-woo）因参与“希望巴士”运动，11 月遭到拘留，被控“阻碍业务正常运作”等罪名。

移民权利

自 9 月起，当局对无证移民劳工开展打压，数百名工人遭逮捕并驱逐出境。

* 2 月，韩国入境事务处取消米歇尔·卡土伊拉（Michel Catuira）的工作签证，并下令他 3 月离开韩国。米歇尔·卡土伊拉是移民劳工工会的主席，他对这此一决定已提出上诉。9 月，首尔行政法院支持他的上诉，法院判定将他驱逐出境的行为违反韩国和国际人权法，韩国入境事务处随后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自移民劳工工会 2005 年成立以来，政府已经逮捕和驱逐至少 5 名工会领导人，表明当局有意阻止工会进行合法工会活动。

* 9 月，宪法法院定，《聘雇许可系统》发放的工作签证限制移民劳工仅能更换雇主 3 次，并无违反就职自由。该判削弱了法院之前于 2007 年作出的判决，即依照宪法第 32 条，移民劳工与韩国公民享有相同的工作权利。

* 11 月，一名中国籍移民劳工被移民当局逮捕不久后在当局的车上死亡。尽管其他被拘留疯狂呼喊，可惜官员反应缓慢，医疗救护来得太迟。

死刑

旨在废除死刑的立法草案有待国民议会审议。截至 9 月，韩国共 5,000 日未执行死刑。截至 12 月，60 人仍在等待被执行死刑。

国际特赦组织访问/报告

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团在 4 月和 11 月访问了韩国。

尽管危机发生，国际粮食援助仍取决于地缘政治。2 月，报道称朝鲜政府下令驻外使领馆吁请外国政府提供粮食援助。欧盟委员会到访朝鲜进行援助核查后，6 月决定提 供 1,000 万欧元的紧急粮食援助。美国并没有发送粮食援助朝鲜，反映其对援助配给有顾虑。

任意逮捕和拘留

根据未经证实的报告，明显为了筹备权力交接，国家安全局在 1 月拘留逾 200 名官员，恐怕其中有人已被执行死刑，而其他人则被送入政治犯集中营。据可信的报告所估计，有多达 20 万名囚犯被囚于臭名昭著的耀德设施等 6 处延绵广阔的政治犯集中营里，饱受极其恶劣的环境。数千名人员被关押在另外至少 180 处拘留所。多数囚犯未经审判，或经极不公平的审判与逼供而被定罪。

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

集中营里的男女和儿童遭到酷刑和虐待，包括被强制在危险工作条件下劳动。危险强迫劳动、饮食不足、暴打、完全乏匮的医疗保健、不卫生的生活条件等因素的结合，造成囚犯生病，大量人在关押时或获释不久后死亡。政府却继续否认政治犯集中营存在。

死刑

7 月，未经证实的报告表示，当局使用行刑队或假造交通意外，对 30 名曾参与朝韩会谈或监督双边对话的官员执行死刑。3 月 10 日，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就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间 37 起因“金融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案件致函政府。

言论自由

6 月，当局允许美联社在平壤设立分社。路透社宣布已获准进驻平壤设立卫星天线。然而，朝鲜并无任何独立国内媒体、独立反对派政党和独立民间社会。批评政府及其领导人受严格限制，批评人士会被逮捕及羁押在集中营。唯有少数人可使用互联网，主要透过被严密监控的内联网。官员打压使用中国手机的用户，并在中国丹东市附近的边境城镇新义州封锁电话通讯。

迁徙自由

朝鲜公民在国内外迁徙受严苛限制。数千名朝鲜人逃往中国寻找食物和就业机会，但往往被中国当局强制遣返，回国后经常遭暴打和拘留。被怀疑与韩国非政府组织有联络，或试图逃至大韩民国（韩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更为严厉。7 月，几份报告显示，朝鲜当局曾下令打压未经许可擅自离开朝鲜的人员。10 月，未经证实的

报告指出，国家安全局 9 月在中国沈阳逮捕至少 20 名朝鲜人。他们被强制遣返后，被关押在咸镜北道的国家安全局设施。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超过 23,500 名朝鲜人在韩国获得公民身份，数百名在日本的朝鲜人亦然。据联合国难民署 2011 年公布的数据，2010 年共计 917 名朝鲜籍寻求庇护者在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处于“类似难民的状态”。

*3 月，27 名朝鲜人被移交给朝鲜海军，他们是属于一个为数 31 人（20 名子，11 名男子）的群体。2 月，他们的渔船在浓雾中漂流到韩国水域，其中 4 人决定留在韩国，并获得了公民身份。

* 6 月，9 名朝鲜人乘船到达韩国。据报道，朝鲜当局随后限制公民前往边境地区，还禁止小船沿西岸航行。

9 月，9 名朝鲜人被发现躲在日本石川县对开海岸的一艘小渔船上，其中包括 3 名儿童。他们先被关押在长崎，后来被获准到韩国。

国际监督

联合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被拒绝访问该国。9 月，国际特 赦组织等 40 个非政府组织在东京正式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呼吁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朝鲜政府所犯的危害人类罪行。5 月，负责朝鲜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的美国特使罗伯特·金（Robert King）出乎意料地率团访问朝鲜，评估粮食危机的严重性。离国时，伴着他的是美籍韩裔传教士全勇洙（Jun Eddie Yong-su）。全勇洙因“不当或非法宗教活动”被朝鲜羁押 6 个月。

国际特赦组织的访问/报告

–《朝鲜：政治犯集中营》（索引号：ASA 24/001/2011）

利比亚

利比亚
国家元首：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在 8 月取代了穆阿迈尔·卡扎菲）
政府首长：阿卜杜勒·凯卜（在 10 月取代了马哈茂德·吉卜里勒，吉卜里勒在 8 月取代了巴格达迪·马哈茂迪）
死刑：保留
人口：640 万
人均寿命：74.8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18.5
成人识字率：88.9%

利比亚在 2 月中旬爆发了反政府抗议，然后发展成持续约 8 个月的武装冲突，忠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的部队非法杀害和打伤了数千人，其中包括和平抗议者和旁观者。在冲突期间，国际部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保护平民的命令，空袭了卡扎菲的部队，从而使局面有利于反对派。卡扎菲的部队用迫击炮、大炮和火箭弹轰击了居民区，还使用了杀伤人员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不分袭击对象的武器；这些不分对象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别是在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卡扎菲的部队还绑架了数千人，并虐待他们和施以酷刑，而且法外处决了其俘获的战斗人员和其他被拘留者。反对派武装在居民区使用了火箭弹和其他不分袭击对象的武器。在 2 月下旬成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是一个结构松散的反卡扎菲领导机构，他们在 8 月下旬控制了该国大部分地区后，仍未能控制冲突期间成立的民兵组织。冲突期间，双方都犯下战争罪行和其他侵犯人权及违反国际人道法律的罪行，这使该国以往侵犯人权行为造成的记录更为恶劣。冲突使以前存在的仇视外国人情绪和种族紧张关系加剧。反对派民兵俘获了数千名被怀疑是卡扎菲支持者、军人和据称是“非洲雇佣兵”的人，其中许多人在被关押时遭到殴打和虐待。在年底时，他们仍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也没有任何手段来挑战拘留的合法性，而冲突此时已结束了数月。多名据怀疑是卡扎菲支持者的人，在被反对派战斗人员俘获后杀死，受害者中包括被赶下台的卡扎菲本人和他的一个儿子。反对派武装还劫掠和焚烧住房，并对据称是卡扎菲支持者的人进行报复袭击和其他报复。冲突使数十万人逃亡 ，造成利比亚国内外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情况，并引发了重大疏散行动。民兵过去和正在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仍不受惩罚，这种现象根深蒂固。妇女继续在法律和实际上遭受歧视。

背景

原计划在 2 月 17 日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提前两天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发，保安部队此前拘留了两名重要的活动人士。当局迅速释放了他们，但抗议活动迅速发展，在利比亚全国传播，政府军则用致命和其他过度武力来试图遏制。在两周之内，抗议发展成为一场国内武装冲突。在利比亚东部、奈富塞山区和沿海城市米苏拉塔，人们拿起武器击败了政府军。卡扎菲的部队试图从反对派手中夺回领土，反

对派则试图攻占新地区，武装对峙随之加剧。联合国安理会在 3 月 17 日通过了 1973 号决议，授权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实施除外国占领之外的任何必要措施来保护平民。两天之后，国际联军开始空袭班加西城郊的卡扎菲部队，并开始协助反对派将他们击退。3 月下旬，北约接手军事行动，对卡扎菲部队和基础设施进行数千次空袭，空袭一直持续到 10 月 31 日。至 8 月下旬，反卡扎菲武装控制了利比亚大部分地区，包括的黎波里，但战斗仍然持续，特别是在拜尼沃利德和苏尔特。10 月 23 日，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正式宣布“利比亚已解放”。

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诺建立一个以尊重基本人权为基础的、民主的多党制国家。该委员会在 8 月 3 日发布的《宪法宣言》列载了人权原则，包括尊重基本自由、不歧视和公正审判权利。

过度使用武力

卡扎菲的保安和武装部队使用致命和过度武力，来试图镇压 2 月爆发的示威，他们用自动步枪实弹射击手无寸铁的示威者。2 月 16 日至 21 日之间，在班加西和贝达约有 170 人丧生，1,500 多人受伤。的黎波里及其郊区在 2 月 20 日爆发抗议，保安部队也用实弹射击，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和平抗议者和旁观者。

- 纳吉·杰达诺（Naji Jerdano）在 2 月 17 日遭到卡扎菲保安部队的棍击和枪杀，他参加了班加西的反政府示威。他和其他两名男子是于黄昏祷告时在纳萨尔清真寺附近，被从加尔亚纳（Jalyana）桥射击的狙击手枪杀。
- 2 月 18 日，8 岁的女孩罗卡娅·弗奥兹·马布鲁克（Roqaya Fawzi Mabrouk）被穿过她的卧室窗户的子弹所杀。子弹是从贝达附近沙哈特的侯赛因加威菲（Hussein al-Jaweifi）军事基地发射的，卡扎菲的部队据报驻扎在那里。

武装冲突期间的侵害行为

卡扎菲的部队在试图夺回反对派控制的城镇时，犯下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律的罪行。在米苏拉塔、艾季达比耶、扎维耶和奈富塞山区等地区，他们进行不区分对象的袭击和针对平民的袭击。他们用大炮、迫击炮和火箭弹轰击居民区。他们在居民区等地方，使用了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炸弹等不区分袭击对象的武器。这些非法袭击造成数百名未参与战斗的平民伤亡。

米苏拉塔的平民伤亡尤其严重，那里的居民从 2 月下旬就开始被困。卡扎菲的部队围困该城，并向港区发射火箭弹。该港区是人道援助入城的唯一通道，也是疏散伤病者的唯一通道。不分对象的袭击在 5 月停止，但在 6 月中旬重新开始，并零星持续到 8 月初。当地媒体消息来源称，该市遭围困期间有 1,000 多人丧生。

- 1 岁的鲁戴娜·沙米（Rudaina Shami）和她 3 岁的哥哥穆罕默德·穆斯塔法·沙米（Mohamed Mostafa Shami）在 5 月 13 日遇难。当时卡扎菲部队发射的“冰雹”式火箭弹击中了米苏拉塔市雷萨特地区（Ruissat）的居民住房。他们 5 岁的姐姐玛拉克（Malak）身受重伤，右腿需要截肢。

卡扎菲的部队还向逃离米苏拉塔、艾季达比耶、扎维耶和其他交战地区的居民，发射实弹和其他重型武器弹药，包括坦克炮弹和火箭推进榴弹。

- 米夫塔·塔侯尼（Miftah al-Tarhouni）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在 3 月 20 日于艾季达比耶的东门附近遇难。他们的汽车被似乎是火箭弹或炮弹的发射物击中，这似乎是卡扎菲部队所为。

在利比亚东部以及米苏拉塔和苏尔特，反对派战斗人员也从他们的前线阵地发射“冰雹”式火箭弹，目前仍不清楚这造成多大程度的平民伤亡。

卡扎菲政府指控北约袭击平民目标，并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但他们夸大其词，也没有提供清楚的证据。但据可信的报告，在 6 月至 10 月之间，在马杰尔、的黎波里、苏尔曼和苏尔特等地，北约的一些袭击至少造成数十名平民丧生。据外界所知，北约没有进行公正和独立的调查，来确定是否采取了一切必要预防措施，来依照国际人道法律的要求，避免平民目标并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

- 北约在 8 月 8 日的空袭造成 18 名男子、8 名妇女和 8 名儿童丧生。当时兹利坦附近的马杰尔农村地区的两所房屋被击中。据报所有遇难者都是平民。

任意逮捕和拘留

卡扎菲部队在利比亚各地拘留了数千人，一些人遭到强迫失踪。逮捕在 2 月发生抗议之前就已开始，随着冲突的发展，逮捕的数量和范围增大。被关押者包括那些真正或被当作是反对派支持者的人，以及在交战地区或附近被俘的战斗人员和其他人。一些人在家中被捕。其他人被捕地点是在路上，或在卡扎菲部队武装侵入的 反对派控制地区的公共场所，尤其是在米苏拉塔和奈富塞山区城镇。被拘留者大多数被剥夺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一些人被卡扎菲部队释放，但大多数人是在反对派武装于 8 月下旬攻占的黎波里后被他们释放。目前仍不清楚冲突期间失踪者总数。多人在被关押时遇害（见下文）。

- 贾迈勒·哈吉（Jamal al-Haji）曾长期批评卡扎菲，他于 2 月 1 日在的黎波里被便衣安全人员逮捕，此前他用国外网站来呼吁进行抗议。他在纳赛尔情报办公室和的黎波里的阿布萨利姆监狱被关押了近 7 个月，与外界失去联系，关押条件极为恶劣，其中一段时间是单独关押。他在 8 月 24 日被支持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战斗人员释放。

在武装冲突期间和过后，反对派武装俘获并拘留了数千人，他们是或被当作是卡扎菲的支持者和军人，包括被怀疑是外国雇佣兵的人。许多人在家中被全副武装的男子抓走，或者在街头和检查站被拘捕。许多人在被俘时遭到殴打或虐待，住宅被劫掠或摧毁。被拘留者都无法联系律师。在全国过渡委员会掌权后，司法和人权部以及公诉机关都未能有效地控制或监督大多数拘留设施。在 2011 年底，数千名被拘者仍在未经审判或没有机会挑战拘留的合法性的情况下遭受关押。

被拘留者中有很多是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从 2 月份开始，在该国东部和米苏拉塔，他们当中一些人因被怀疑是雇佣兵而被捕。而自 8 月份开始，其他人在的黎波里和其他西部城市被捕，当时反对派首次控制了这些地区。在利比亚东部和米苏拉塔，大多数人在没有发现关于他们参战的证据后获释。在被视为忠于卡扎菲的塔瓦加（Tawargha）地区，数百名男子在家中、临时营地和检查站被捕获和绑架，他们受到拘留，然后遭受酷刑或虐待。

酷刑和其他虐待

卡扎菲部队逮捕和拘留的人遭受了酷刑或虐待，特别是在被捕获时和初次审问期间。被拘留者遭受皮带、鞭子、金属线和橡皮管的殴打；长时间遭到悬吊并保持扭曲的姿势；而且无法得到医疗，因酷刑和枪击受伤者也不例外。一些人遭受电击酷刑。数人在被捕后而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遭枪击。一些人被关在金属集装箱中窒息死亡。

- 6 月 6 日，在胡姆斯被关押在两个金属集装箱中的人请求得到水和空气，警卫置之不理，19 人窒息死亡。

几名男性被拘留者遭到俘获者或警卫的强奸。

- 2 月下旬，一名 50 岁的男子在的黎波里的塔旧拉（Tajoura）心脏病医院接受治疗时，被卡扎菲的部队逮捕。在的黎波里的埃因萨拉（Ain Zara）监狱，他遭到脚踢、棍棒与枪托殴打以及电击，并被绑在树上。他在遭关押时两次被人使用器具强奸。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支持者广泛指称卡扎菲部队进行强奸。一些妇女在扎维耶、的黎波里和米苏拉塔被支持全国过渡委员会的部队拘留，她们称遭到了性侵犯。

- 艾曼·奥贝迪（Eman al-Obeidi）在 3 月 26 日对国际记者说，她遭到忠于卡扎菲的军人的强奸。她在被卡扎菲的部队拘留了一段时间后获释，于 5 月逃离了利比亚。她在 6 月被强行从卡塔尔遣返到班加西，但后来获准离开全国过渡委员会控制的地区。

的黎波里在 8 月被反卡扎菲的武装攻占。在全国过渡委员会于此前后控制的地区，控制着拘留所的民兵对犯人实施了酷刑或虐待，而不受追究。民兵似乎是因为犯人被指控的罪行而惩罚他们，或者是为了获取“供词”。据报最为普遍的手段包括，用皮带、棍棒、枪托和橡胶管殴打全身，以及拳打脚踢和死亡威胁。黑肤色的人尤其易于受到侵害，而无论他们是利比亚人还是外国人。

- 8 月，一名来自乍得的 17 岁流动工人在家中被武装男子带走，他们给他戴上手铐并掌掴他，将他拖在地上带到一所学校关押，他们把那里用作拘留场所。他在那里遭到棍棒、皮带、枪托和橡胶管的殴打，被打位置大多在头部、面部和背部。当他同意“供认”杀死平民和强奸妇女后，酷刑才得以停止。

数人在被民兵拘留时死亡。当时的情况显示，酷刑是死亡的原因或诱因。

- 阿卜杜勒哈希姆·米莱德·祖马·卡胡德（Abdelhakim Milad Jum’a Qalhud）是的黎波里东部卡拉布里镇（al-Qarabuli）的一名校长，他在 10 月 16 日在家中被当地一个民兵组织拘捕。医生在后来几天见到他两次，他们注意到他身上有多处瘀伤，并敦促让他住院，但民兵置之不理。10 月 25 日，卡胡德的尸体被送到当地医院。法医报告显示，他死于器械殴打。他的死亡情况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查。

法外处决

在利比亚东部地区和米苏拉塔，卡扎菲的部队在俘获反对派战斗人员后将他们杀害。被发现的尸体显示，死者双手被绑在身后，上身有多处枪伤。

- 瓦利德（Walid）和哈桑·萨伯·奥贝迪（Hassan al-Sabr al-Obeidi）这两兄弟以及瓦利德·萨德·巴德·奥贝迪（Walid Sa’ad Badr al-Obeidi）是反对派战斗人员，他们的尸体于 3 月 21 日在班加西附近被发现。亲属称，3 人的双手都被绑在身后，两具尸体上有明显伤痕，这显示他们在遇害前遭到了殴打。

在 6 月至 8 月期间，卡扎菲的部队还在利比亚西部地区法外处决了数十名被拘留者。大多数人是被枪杀。

- 8 月 23 日，在的黎波里的吉利特菲简（Khilit al-Firjan）军营，警卫向被关押在一个停机库里的约 130 名犯人投掷了 5 枚手榴弹，并向他们开火。

当反对派武装和支持者首次控制贝达、班加西、德尔纳和苏尔特等城镇时，他们故意杀害怀疑是卡扎菲士兵和支持者的人，以及被称为“非洲雇佣兵”的人。一些遇害者被殴打致死；一些人被吊死；其他人在投降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卡扎菲的安全机关人员和其他被怀疑支持他的人，遭到报复袭击。数人在被全副武装的男子带走后死亡；被发现的一些尸体显示，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身后。

- 侯赛因·吉斯·布·希哈（Hussein Gaith Bou Shih）是一名前内部安全局人员。他在 5 月 8 日被武装男子从家中带走，第二天早上他的尸体出现在班加西附近。他戴着手铐，头部遭到枪击。
- 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奥贝迪（Abdul Fatah Younes al-Obeidi）是公共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前秘书长（相当于内政部长），他在 2 月投奔反对派，他和他的两名助手穆罕默德·卡米斯（Mohamed Khamis）和纳赛尔·马斯库（Nasser Mathkur）在 7 月下旬死于枪伤。他们在 7 月 27 日被全副武装的男子带到加云斯（Gharyounes）的一所军营接受审问，据称后来又被带到另一处地点。
- 录像和其他证据显示，卡扎菲在 10 月 20 日试图逃离苏尔特时被活捉，然后似乎和他的儿子穆塔希姆一起遭到法外处决。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进行调查，但至年底仍未公布结果。
- 10 月 23 日，在苏尔特的反对派武装驻扎的马哈里（Mahari）宾馆，发现了 65 名男子的尸体，他们有些是平民，有些可能是卡扎菲部队战斗人员。一些遇害者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许多人头部受到枪击。反对派战斗人员 3 天前拍摄的录像显示，29 名男子受到虐待和死亡威胁，后来发现的 65 具尸体几乎包括上述所有人。杀人事件没有受到调查。

强迫流离失所

在爆发冲突前，至少有 200 万外国人生活在利比亚，或正在该国中转，其中许多人需要国际保护。随着冲突加剧，数十万利比亚人和外国人逃离了利比亚，一些人是通过有组织的疏散而离开。许多逃离者遭到抢劫，一些人被逮捕并受到数小时或数日拘留，而且遭到殴打，然后才获准离开。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尤其遭到袭击。大多数人逃到突尼斯和埃及（参阅关于埃及和突尼斯的报告及欧洲区域概要）。

数十万人在利比亚流离失所。随着冲突结束，一些人能够重返家园，但被认为是支持卡扎菲的地区的居民担心，他们将面临报复，他们在 2011 年底时仍在国内流离失所。这包括大约 3 万名塔瓦加市的居民，他们在米苏拉塔的反对派武装于 8 月逼近该市时逃离，还包括奈富塞山区的马沙西雅部落（Mashashiya）的成员。在米苏拉塔和其他地区，民兵阻止一些据称是卡扎菲支持者的人重返家园，或者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劫掠和摧毁他们的住宅。

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迁徙者

全国过渡委员会保证维护寻求和享有庇护的权利，但没有承诺批准联合国《难民公约》及其 1967 年的《议定书》。4 月，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保证“在这些非洲人面前关闭边境”，这使人担心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迁徙者将在利比亚继续遭受歧视

和虐待，并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客人。全国过渡委员会还在 6 月与意大利当局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令人回想起过去的侵害做法，包括将外国人“驱回”利比亚的海上行动，使他们面临逮捕、酷刑和条件极其恶劣的拘留。双方在备忘录中承诺，通过执行现存有关“非法迁徙”的合作协议，来共同管理“迁徙现象”（参阅关于意大利的报告）。

在年底时，数百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因为被控“移民方面的罪行”而继续遭受无限期的关押。

妇女权利

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诺促进妇女权利，并在其《宪法宣言》中列载了不歧视的原则，这包括不能进行基于性别的歧视。但在法律和实际做法上，歧视妇女现象仍根深蒂固。

10 月 23 日，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承诺修改任何与伊斯兰教法相矛盾的法规，这指的是利比亚的婚姻法。1984 年的《关于婚姻、离婚及其后果的第 10 号法》允许一夫多妻，但规定在再婚前，男方必须获得特别法院的授权，以确定他在精神、社会和经济上都适于再婚。

有罪不罚

卡扎菲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调查过去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或将负责者绳之以法。全国过渡委员会誓言将这样做，但难以取得关键证据，例如档案材料和政府记录，一些此类资料已被焚烧或抢掠。

6 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他的儿子赛义夫·伊斯拉姆·卡扎菲和安全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下达了逮捕令，因为他们被控犯有危害人类罪，包括谋杀和迫害。赛义夫在 11 月 19 日被俘。虽然全国过渡委员会声明将在利比亚的法院起诉他，但至年底时，国际刑事法院没有收到挑战其管辖权的申请。

死刑

死刑仍适用于多项罪行。目前没有关于 2011 年死刑判决和处决情况的信息。

蒙古

蒙古国
国家元首：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
政府首长：巴特包勒德·苏赫巴托尔
死刑：保留
人口：2,800 万
人均寿命：68.5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28.8
成人识字率：97.5%

虽然蒙古 2010 年已宣布暂停使用死刑，但蒙古国会继续就废除死刑进行辩论。自 2009 年起，蒙古没有执行死刑。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仍普遍不受法律制裁。据报，司法体系的腐败问题屡见不鲜。

背景

4 名高级警官曾被控在 2008 年 7 月 1 日发生的乌兰巴托骚乱事件，授权使用实弹镇压；2010 年底，总检察院重新立案侦查此案。原先的调查行动过后，未有任何人被起诉。

2010 年，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巴特·胡尔斯（Bat Khurts）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逮捕，2011 年 8 月被引渡至德国，但德国联邦高等法院取消逮捕令后，便于 9 月获释。胡尔斯因涉及蒙古公民恩赫巴特·达弥兰（Enkhbat Damiran）于 2003 年在法国被绑架案件而被通缉。根据英国高等法院裁决，蒙古当局 1 月致函德国检察官，指出胡尔斯参与了绑架事件。胡尔斯 9 月回国后，被任命为蒙古独立反腐局副主管。

有罪不罚现象

根据现有资料，没有任何被控犯有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的执法人员被定罪。政府一如既往，没有就对他们进行的调查、起诉和定罪过程等公布任何相关信息和数据。

死刑

蒙古今年没有执行死刑。据蒙古最高法院，当局正在减少使用死刑。蒙古总统对所有申请宽大处理的死刑犯均予减刑至 30 年有期徒刑。国会未投票批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

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

政府 5 月就实施联合国若干条约机构提出的建议，通过决议；内容包括修正刑法典，以确保对酷刑的定义与《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接轨。为此，当局于 2010 年成立由司法及内政部监管的工作组，但进展似乎甚微。2011 年初，461 审前拘留所开始运作，讯问室虽安装了录像机，但仍缺乏足够保障措施和程序，以监测和防止设备被滥用。

* 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于 2010 年 6 月设立工作组，继续调查恩赫巴特·达弥兰及其律师提出曾遭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指控。2003 年，恩赫巴特·达弥兰在法国遭绑架后，被强制带回蒙古，然后被控谋杀支持民主的著名活动和政界人士卓力格·桑加苏伦（Zorig Sanjaasuren）。恩赫巴特·达弥兰曾表示，拘留时遭遇酷刑。他于 2007 年逝世。其律师罗都伊萨姆卜·桑加苏伦（Lodoisambuu Sanjaasuren）（与受害人无关系）同样遭到逮捕，被当局以揭露国家机密定罪。

不公正审判

蒙古律师和政府官员向国际特赦表示，法院腐败、审判不公正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不公正的审判使用酷刑收集的供述作为证据。新的 461 审前拘留所和其他类似拘留所均缺乏法规，保障被拘留者会见律师的隐私。

国际特赦访问/报告

国际特赦组织一位代表在 10 月访问了蒙古。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国家元首：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政府首长：弗拉基米尔·普京
死刑：在实际做法上已废除
人口：1 亿 4,280 万
人均寿命：68.8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12.4
成人识字率：99.6%

在 12 月的选举结果受到争议后，俄罗斯发生了大范围的示威，数百名和平抗议者被捕。在这一年中，涉及政治、环境、社会和其他方面抗议的集会自由经常遭到侵犯。媒体继续受到限制。一些宗教少数派成员面临迫害，任意使用打击极端主义法规的情况一直令人关切。维权人士和记者继续遭受压力，针对过去袭击事件的大多数调查都没有进展。警察进行了肤浅的改革，但酷刑据报仍广泛发生。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局势仍不稳定，武装团体和安全人员都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背景

高油价和政府的大量经济刺激开支，使俄罗斯在年底时显示较强的经济增长率。但在政府所称要优先考虑的继续现代化、反腐败和改革刑事司法系统这些领域，几乎没有出现切实成果。

12 月，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选举后继续掌权，但得票份额大幅下降。操纵选举的情况受到广泛指称和多起记录显示。

选举结果似乎显示，人们在更多地要求得到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不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联盟所承诺和基本实现的稳定。

选举后出现的示威，发展成为该国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抗议。在整整一年中，越来越多个人、利益群体和地方社区围绕腐败、福利下降、警察滥权和环境等问题作出公民参与，抗议者从中汲取了力量。

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继续遵守官方政策。而公开激烈批评当局的言论，大多只出现在较小的印刷媒体和互联网上，互联网的影响继续增长。

集会自由

当局继续限制批评性的公民社会运动的集会自由，但一些以前被禁的街头集会获准进行。尽管如此，多起示威被禁，一些参与和平政治抗议活动的人多次遭到拘留，一些人士（在他们前往示威地点的路上）被提前拘留，并经常被判行政逮捕。

12 月 4 日的议会选举受到争议，此后全国各地发生多起自发的和平示威。1 千多名抗议者被捕，100 多人被判处行政逮捕，而这些审理程序经常违反公正审判的标准。获得官方许可的示威后来在 12 月 10 日和 24 日举行，抗议者人数在莫斯科有 5 万多名，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数万人，示威和平结束。

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者权利活动人士继续面临骚扰和袭击。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骄傲游行和示威纠察受到禁止，并被警察迅速驱散。

- “左翼阵线”运动领导人谢尔盖·乌达利佐夫在试图和平地抗议政府政策时，在莫斯科遭到拘留 10 多次。他多次被判违反行政法规，例如“不服从警察的合法要求”，他在 12 月 4 日因参加选举后的抗议活动而被捕，在年底时仍遭拘留。

言论自由

国家仍对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保持强有力的控制。作为信息替代来源和交换评论与意见的论坛，互联网的重要性在继续增长。虽然互联网相对来说不受国家干预，但在 12 月的议会选举前和结束后不久，几个报道选举舞弊的知名网站和博客因遭袭击而停止运行。

记者继续因报道腐败等政治敏感问题而面临威胁和人身袭击。此类袭击很少得到有效调查或起诉。

打击极端主义的法规经常被用来任意打压那些批评当局的人。作为回应，最高法院在 6 月作出一项裁决，澄清对政府官员或政界人士的批评不构成打击极端主义法规所指的煽动仇恨行为。非传统的穆斯林群体或耶和华见证人等宗教少数派继续受到歧视。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颁布了法律，来禁止“向未成年人口宣传同性恋”。诽谤在年底时不再被定为罪行，这是一项积极进展。

- 12 月 15 日，在达吉斯坦的马哈奇卡拉，著名记者卡日穆拉德·卡马罗夫（Khadzhimurad Kamalov）在他的办公室外遭枪杀。他是达吉斯坦的独立周报《草稿》的创建者和编辑，该报以批评性的报道而著称。多年来，该报的工作人员面临地方当局的恐吓和骚扰。
- 记者奥列格·卡辛（Oleg Kashin）在 2010 年 11 月遭到暴力袭击，虽然俄罗斯一些最高官员承诺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但对该事件的调查在年底时仍无结果。

- 在这一年中，土耳其神学家赛义德·努尔西的几名追随者被控是“努朱拉”组织（Nurdzhular）的成员，该组织在俄罗斯被认为是极端组织并被查禁。一些人被判处徒刑。那些受到指控的人称，他们从未听说过该组织。
- 12 月，耶和华见证人成员亚历山大·卡利斯特拉托夫（Aleksandr Kalistratov）被阿尔泰共和国最高法院宣布无罪，他被控煽动对其他宗教群体的仇恨。一家更低级别的法院因为他散发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传单，而在 10 月对他处以罚款。

维权人士

以前针对非政府组织颁布的限制性规定得到部分放松。一家高等仲裁法院解除了对外国资助非政府组织的一些限制。但维权人士和记者继续面临骚扰和威胁，有些是那些被他们揭露恶行的官员所为。对过去的杀害和人身袭击维权人士、记者和律师案件的调查，大多数仍几乎或完全未有任何进展。

- 6 月，莫斯科一家法院宣布“人权中心纪念碑”组织负责人奥列格·奥罗夫（Oleg Orlov）的刑事诽谤罪名不成立。他曾称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要为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Natalia Estemirova）的遇害负责。卡德罗夫对裁决提出上诉。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诽谤不再被定为罪行。奥罗夫所受的指控被撤销。
- 7 月，一群维权人士就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在 2009 年 7 月遇害事件，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重点指出官方调查中的多处忽略和前后不一致之处，其结论是，有关她的遇害和车臣执法人员相关联的线索没有得到彻底调查。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报告公布后承诺，将调查该谋杀案的所有可能存在的线索，但至年底时他没有披露任何新信息。
- 对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在 2006 年遇害事件的新调查，在 6 月和 8 月导致 2 名新的嫌犯被捕，其中一人涉嫌谋杀。另外 2 名被指出姓名的嫌犯，其中一人在 2009 年被宣布无罪，其他人则继续因其他罪行而在服刑。
- 5 月，莫斯科一家法院对两名极右翼活动分子作出判决，判处一人无期徒刑，另一人 18 年徒刑。他们在 2009 年 1 月谋杀了律师斯坦尼斯拉夫·马尔克洛夫（Stanislav Markelov）和记者阿纳斯塔西娅·巴布罗娃（Anastasia Baburova）。

酷刑和其他虐待

关于警察的新法律在 3 月生效，法律规定对所有警察进行正式评估，并减少警察人数。尽管如此，该法律并没有实质性的新条款来加强向警察问责，或解决执法人员侵犯人权后不受追究的问题。该法律的益处仍未显现。酷刑和其他虐待仍受到广泛报告。此类指称很少得到有效调查，受纪录的伤情经常被当作是合法武力所致。犯下此类罪行的人很少受到成功起诉。关押期间无法得到足够医疗的情况受到广泛报

告，而且据称这是被用来获取供词的手段。被定罪的犯人经常称，他们在抵达监狱不久后遭受了监狱工作人员和其他犯人的暴力。

- 2 名警察被控滥用职权，包括和 2010 年 4 月非法拘留和用酷刑折磨泽林坎·齐迪戈夫（Zelimkhan Chitigov）事件有关，他们在 9 月开始受审。这是此类案件首次在印古什法院得到审判。据报几名出庭作出不利于这 2 名警察证词的人，受到了压力和恐吓。
- 阿尔缅·萨尔基相（Armen Sargsyan）在 11 月 18 日于奥伦堡被警察拘捕，他被当作一起偷窃案的嫌犯。他在几小时后死亡，警察称死因是急性心脏病发作。他的家人出示的尸体照片显示，他的头部和其他部位受伤。在年底时，2 名警察因和该死亡事件有关而被捕，另外 2 人受到调查，几名指挥官受到纪律惩处。

不公审判

虽然当局不断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的效率和独立性，但据称政治干预、腐败，以及法官、检察官与执法人员的合谋，继续导致经常出现有关不公审判的报告。

- 5 月，莫斯科市法院维持对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和普莱顿·列别捷夫（Platon Lebedev）的第二次定罪。在第二次定罪时，他们受到的指控和上次审判时的指控几乎没有区别，司法程序也存在重大缺陷，这使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他们是良心犯。即使考虑到他们的刑期被延长，这两人在 2011 年底时也都有资格得到假释，但他们的申请都被拒绝。

北高加索地区的不安全局势

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武装团体继续袭击执法人员和其他政府人员，平民被夹在中间，有时遭到故意袭击。在该区域各地的安全行动中，经常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有报告称，一些证人遭受恐吓，一些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骚扰和杀害。

车臣

在联邦政府的大量资助下，车臣冲突后的重建工作继续快速进行，但仍存在失业问题。武装团体的活动与北高加索的其他地区相比有所减少。执法行动继续引起有关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在一封致人权非政府组织区域间反酷刑委员会的信中，车臣一名高级检察官承认，对车臣强迫失踪情况的调查没有效果。

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在 2009 年遇害案仍未侦破，这使当地人权群体继续感受创伤，他们还遭受恐吓和骚扰。

- 5 月 9 日， 汽车机师塔莫兰·苏雷玛诺夫（Tamerlan Suleimanov）在他于格罗兹尼的工作地点被几名男子持枪绑架，据信这些人是警察。据报目击者向当局完整地描述了该事件。该案在 5 月 18 日受到刑事调查，但仍未破案。
- 6 月，区域间反酷刑委员会的苏皮安·巴斯卡诺夫（Supian Baskhanov）和马戈麦德·阿拉莫夫（Magomed Alamov），在格罗兹尼的一次官方批准的反酷刑抗议后遭到拘留。他们多次因为合法的人权工作而受到警察的非正式威胁。
- 伊斯兰·乌马帕谢夫（Islam Umarpashaev）自 2009 年 12 月开始被警察秘密拘留了 4 个月，据称还遭受酷刑，此案继续受到调查。他的家人和官方的联邦调查组据报受到一名车臣高级警官的直接威胁。当地警察拒绝合作开展调查，嫌犯继续执行警务。
- 在这一年中，车臣当局从格罗兹尼的临时住所，驱逐了 100 多户在冲突期间流离失所的家庭。许多家庭在 48 小时前才得到通知，也没有得到替代住房。一些人据报被武装男子强迫签署声明，称他们是自愿搬走的。

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积极推行“车臣传统”，这导致性别不平等情况更为严重，妇女和女童更易于遭受家庭暴力和性暴力。

- 萨莱玛（化名）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几年来一名男性近亲对她实施了有系统的性暴力。她在 2010 年结婚并搬到格罗兹尼，但她的丈夫殴打她。2011 年 6 月，她试图搬到祖母那里住，但她的兄弟将她送回给她丈夫。萨莱玛 求助“穆夫梯亚特”（穆斯林精神权威机构）和政府委员会来解决家庭冲突，但都被告知要遵从她的丈夫。2011 年下半年，她在怀孕多月的情况下离家出走，在车臣之外的地区躲藏。她惧怕在生下孩子后会被丈夫送还给她的兄弟，她的兄弟曾誓言要杀死她。

达吉斯坦

武装团体继续袭击安全人员、当地政府人员和著名公众人物，包括宣讲伊斯兰传统教义的毛拉。在执法行动中据称出现多起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酷刑事件。国家安全人员据称过去涉嫌犯下的侵害行为，没有受到迅速调查或有效起诉。

- 8 月 26 日，索尔（Zaur）和卡米尔帕沙·加萨诺夫（Kamilpasha Gasanov）两兄弟及他们的父亲姆莱德（Murad），在邻近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工作时被拘。父亲获得释放，卡米尔帕沙据称遭到殴打，然后在同一天被弃于城外。索尔·加萨诺夫仍遭拘留，他被怀疑参与一起袭击警察事件，并被移送到达吉斯坦。据称他在那里遭到殴打和电击。起初他被阻止会见他的律师，当局的借口是该律师有胡子，因此可能是武装团体成员。
- 5 月，3 名警察被判处缓刑，他们被指控在 2010 年 7 月对 14 岁的马科穆德·阿克梅多夫（Makhmud Akhmedov）实施了酷刑。受害者家人在法庭

申诉说，他们在调查和庭审期间遭到了骚扰和恐吓，而且认为判决过轻。该案在司法审议后被发回进行更多调查。

印古什

在年初时，印古什的安全局势似乎明显好转。但武装团体的袭击和关于安全人员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特别是强迫失踪的报告，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有所增加。

- 伊莱兹·戈奇卡诺夫（Ilez Gorchkhanov）在 3 月 21 日开车途中失踪。目击者称，他在纳兹兰市中心遭到约 15 名武装蒙面男子绑架。印古什当局否认和绑架有关。戈奇卡诺夫的尸体在 4 月 19 日被发现。
- 3 月 23 日，约 80 名抗议者封堵了纳兹兰的一条道路，他们要求得到有关伊莱兹·戈奇卡诺夫下落的真相并终止强迫失踪。他们被警察驱散。当天晚些时候，公民社会活动人士马戈麦德·卡兹别夫（Magomed Khazbiev）和他的两个兄弟在纳兹兰的家中被捕，因为他们在纳兹兰的抗议活动中“不遵守警察命令”。马戈麦德·卡兹别夫说他遭到殴打；监控录像显示，他在被捕时被蒙面警察锁在汽车后备箱中。

卡巴尔达 - 巴尔卡尔

2 月，在厄尔布鲁士地区的一处旅游度假地，武装团体针对平民进行了两起袭击，造成 3 人死亡。在随后进行的安全行动中，数十名武装团体嫌犯被杀，多人被捕。出现多起关于执法人员实施强迫失踪和酷刑的指称。

- 穆拉特·贝杰夫（Murat Bedzhiev）的家人称，他于 6 月 25 日在特尔内奥兹失踪。当局起初否认他被逮捕，但在两天后予以证实。当地医院的一份报告证实，在 6 月 27 日至 28 日之间，救护车曾 3 次被叫到拘留所，报告记录他有瘀伤而且头部遭受重伤。

北奥塞梯

该地区发生零星暴力事件。驻扎在北奥塞梯的地方和联邦执法力量，在该共和国和邻近的印古什发动安全行动，据报导致发生多起侵犯人权行为。

- 3 月 18 日，在车曼村（Chermen），十几岁的男孩鲁斯兰·提摩耶夫（Ruslan Timurziev）和伊梅尔·佐罗夫（Imeir Dzaurov）据报在几名目击者面前，遭到约 15 名军人用步枪枪托殴打。军人驾驶两辆小型箱式车穿过该村，他们下车在一所私宅旁小便。两名男孩对此表示不满，军人将他们打伤，使他们需要医院治疗。他们的父母多次向当局申诉，但没有任何结果。

南非

南非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雅各布·祖马
死刑：废除了针对所有罪行的死刑
人口：5,050 万
人均寿命：52.8 岁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人 61.9
成人识字率：88.7%

艾滋病毒感染者取得医疗护理的机会有显著改善，但他们获得艾滋病医疗服务的途径仍受到一些歧视因素的限制，农村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遭受歧视与袭击，政策的改变使他们更难使用庇护系统。警察对抗议者动用过度武力，他们滥用致命武力的做法仍令人关切。出于仇恨动机的有系统侵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者的暴力，开始受到官方处理。国民议会通过了《保护国家信息法案》，这威胁到言论自由。

背景

严重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情况，继续加剧城市贫困社区中的抗议。地方政府当局因为其腐败行为或提供基本服务过慢，而经常成为抗议目标。祖马总统政府的一些成员和高级警官被解职或停职，等待对腐败指称的调查结果。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由于将在 2012 年的全国会议选举其新领导人，而出现内部政治关系紧张，国家事务因此受到影响，这令人日益感到关切。高等法院作出重要裁决，强制政府修改或撤销那些影响起诉和调查机构独立性和廉正性的决定。 限制国家信息途径的法律提议受到广泛反对。

健康权 – 艾滋病毒感染者

据估计该国有 538 万艾滋病毒感染者。至 6 月底，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增加到 140 万。这是由于新的政策和方针得到更好的执行，人们能够在疾病更为初期的阶段就能得到治疗，并能在初级保健诊所级别获得治疗。

虽然出现这些改进，许多人仍由于歧视而无法获得艾滋病医疗服务，特别是那些农村贫困住户。由于高昂的费用，地方交通系统的不可靠，以及农村社区低劣的道路基础设施，他们获取治疗的途径或能力受到影响。粮食的不安全情况，以及关于补助金领取资格的任意程序和决策，也是重要因素。重男轻女的态度一直存在，并继续影响农村妇女获取服务的途径，以及她们在自己的性和生殖健康方面决定的自主性。

10 月，卫生部推出了新的《健康战略人力资源》项目。其目标包括解决该国公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那里有全国 44%的人口，但只有不到 20%的护士和医生。

在 12 月 1 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在南非艾滋病全国理事会主导进行了全国性的征求意见后，政府推出了一项为期 5 年的新《国家战略计划》，以防治艾滋病、性病和结核病。该文件旨在指导省级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工作，以实现 5 项主要目标。这包括确保至少 80%的需求者能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减少和艾滋病相关的污名，并保护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

12 月，公民社会组织发起了全国健康保险联盟，开展运动要求实施一项计划，以减少医疗保健服务途径方面的不平等情况。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政府对庇护系统进行了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包括对庇护裁决程序途径的改革。5 月，内政事务署关闭了约翰内斯堡的难民接待处，当地企业此前赢得了要求关闭该机构的诉讼。当局没有开设替代机构。所有庇护申请者和已被承认但需要更新证件的难民，都被要求前往比勒陀利亚的两个现存难民接待处，而这两处的工作已负荷过重。在此后几个月中，新申请者和“被转移的”申请者难以联系到那里的民政事务官员。根据向北豪登高级法院提交的证据，一些人多次从清晨就开始排队，保安还辱骂或用鞭子和警棍殴打他们。他们无法提出申请或更新证件，这使他们面临遭受罚款、拘留和直接或间接遣送的危险。

高级法院在 12 月 14 日裁决，当局不在约翰内斯堡开设新的难民接待处的决定非法，法院命令民政事务署总干事重新考虑该决定，并征求受影响者的意见。法院审理过程中呈现的证据显示 ，拒绝开设新接待处的决定和政府将所有庇护服务转移到入境港口岸的决定相关。南非难民和迁徙者联盟和难民社区协调机构，在“人权律师”组织的协助之下，提起了该案诉讼。在年底时，挑战伊丽莎白港难民接待处关闭决定的法律诉讼被推迟到 2012 年 2 月。

民政事务署在 8 月称，当 2009 年暂停驱逐津巴布韦人的命令在 9 月被解除时，只会将那些没有有效移民或庇护许可的津巴布韦人驱逐出境。但当暂停令结束时，人权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记录了遣返事件，以及在没有采取适当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驱逐出境的事件。

在整整一年中，许多地区发生了袭击难民和迁徙者的暴力及毁坏他们财产的行为。地方商业论坛似乎和许多袭击事件有关。5 月期间，在豪登省的一些地区和伊丽莎白港的马瑟韦尔地区，60 多家外国人拥有的商店遭到强行关闭、抢劫或彻底摧毁。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拉马福萨（Ramaphosa）非正规定居点，警察积极参与大豪登

省商业论坛的活动，包括用暴力威胁不具有南非公民身份的人，并强行关闭他们的商店或从中搬走财产。

在许多此类袭击事件中，当地警察局没有要求增援来制止暴力扩散。虽然人道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作出努力，但至年底时，警察仍未制定一项系统性和有效的全国策略，来防止或减少侵害难民和迁徙者的暴力。

10 月，在开普敦的尼扬加镇（Nyanga），警察在大规模逮捕“被怀疑为非法外国公民的人”时，据称使用了过度武力。受影响者包括已被承认难民身份而且向警察出示证件的人。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试图正式投诉警察，他遭到积极阻挠，他的伤情需要医治。

死刑

9 月 22 日，高级法院在一起涉及两名博兹瓦纳公民的案件中裁决，对于面临死刑危险的人，政府必须首先取得要求引渡的国家书面保证，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面临死刑，才可进行引渡。国家政府对该裁决提出上诉，至年底时上诉尚未受到审理。

12 月 15 日举行了一项仪式，纪念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遭种族隔离政府处决的 134 名政治犯，祖马总统在仪式上重新确认政府废除死刑的坚定立场。

拘留期间死亡情况和法外处决

警察监督机构独立投诉局报告称，根据 2010 年 4 月至 2011 年 3 月之间的记录，“警察行为”所致拘留期间死亡事件下降了 7%。但此类事件的发生率在夸祖鲁 - 纳塔尔省仍很高，全国纪录事件共 797 起，超过三分之一发生在该省。

警察特别部门与据称是酷刑和法外处决导致的可疑死亡事件有牵连，特别是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门。由于官方调查不力，缺少法律援助资金，或者由于恐吓，受害者家属在讨回公道时面临阻碍。12 月，由于媒体披露的信息称卡托曼诺区（Cato Manor）打击有组织犯罪组成员进行暗杀活动，独立投诉局设立了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证据。

- 至年底时，对 15 岁的科瓦兹·恩德罗乌（Kwazi Ndlovu）在 2010 年 4 月死亡事件负责的警察仍未受到指控。法医证据和其他证据显示，这名男孩是在家中躺在沙发上时，被德班打击有组织犯罪组的警察用高速步枪射杀。

过度使用武力

当示威者抗议腐败和地方当局未能提供适足住房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情况时，警察对他们使用了过度武力，例如 3 月在厄麦罗（Ermelo）和 4 月在菲克斯伯格（Ficksburg）。一些警察被指控犯有谋杀、袭击和其他罪行。在年底时，独立投诉局主持的调查和对他们的预审正在进行。

12 月，警察宣布限制对抗议者动用橡皮子弹，因为重伤报告增多。

- 4 月，安德里斯·塔坦（Andries Tatane）在菲克斯伯格遭到警察用警棍殴打和橡皮子弹近距离射击，他随后死亡。

酷刑和其他虐待

5 月，《独立警察调查局法》被颁布，但至年底时尚未生效。根据该法律，独立投诉局原来担负的调查任务将得到扩展，范围将包括警察实施酷刑和强奸的事件。警察不报告嫌疑事件，或阻挠独立投诉局/独立警察调查局调查的行为会被定为罪行。

7 月，对于 6 名监狱工作人员据称用电击装置折磨一名犯人的事件，全国矫正署署长下令进行内部调查。警方也开始对此调查，但至年底时没有关于进展的报道。

至年底时，议会仍没有讨论一项将酷刑定为刑事罪行的法律草案。

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者的权利

出于仇恨动机的暴力，特别是侵害女同性恋的暴力，越来越引起公众关切。

- 4 月 24 日，24 岁的努索卢·努瓦扎（Noxolo）在瓦泰马镇（KwaThema）遭到残杀。她是埃克胡莱尼（Ekurhuleni）骄傲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她遭到强奸，被多次刀捅和殴打致死。至年底时，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没有任何嫌犯被捕。埃克胡莱尼骄傲组织委员会开展呼吁活动，要求将该案转交到另一所警察局处理。

5 月，司法部宣布设立一个政府和公民社会“工作组”，来寻找防止发生更多此类事件的解决方案。工作组在 11 月时仍在开会，但没有取得明显成果。在制定一项起诉仇恨罪行的法律草案方面则有缓慢进展。

12 月，在杰米斯顿治安法院一次审判的量刑阶段，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者权利组织 OUT Well-Being，就仇恨犯罪对受害者和更广泛的社区造成的影响，提供了专家证词。被告被判犯有袭击一名同性恋男子的罪行。法院注意到，被告的作案动机是出于对同性恋者的仇恨和不尊重。

维权人士

维权人士继续受到骚扰，他们的工作仍被定为罪行。受影响者包括记者、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反腐败调查人员，以及基于社区的促进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组织。

- 7 月，住房权运动“棚户居民”组织（Abahlali baseMjondolo）的 12 名支持者被判无罪，国家对他们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其中包括与 2009 年 9 月肯尼迪路非正规定居点暴力事件有关的谋杀、谋杀未遂和袭击指控。法院在裁决中指出，“国家起诉中存在多处前后矛盾和不一致之处”，而且缺少任何可靠证据来确认被告。法院还发现，在进行身份指认时，警察指示一些证人去指认那些和“棚户居民”相关组织的成员。 一些“棚户居民”组织支持者在 2009 年时因住房被抢劫或摧毁而流离失所。在年底时，他们仍无法安全地返回并重建家园。10 月，在与特克维尼大都市执行市长就此问题的会谈中，一名高级官员据称用暴力威胁“棚户居民”组织主席斯布・齐克德（S’bu Zikode）。他对该官员提出了刑事投诉，但警方的调查至年底时仍没有任何进展。

言论自由

11 月，国民议会通过了《保护国家信息法案》，该法案被提交给上议院审议。法案受到数百家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反对，其中包括媒体。根据法案条款，一系列违反该法律的行为，包括搜集、交流或接收保密的国家信息，或“窝藏”掌握此类信息者的行为，至少须被判处 3 至 25 年徒刑。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将公共利益作为辩护理由，但法院可在存在“切实证据”的情况下作出较轻的判决。由于受到反对，法案在国民议会通过前得到了一些修改，包括规定对那些故意将国家信息定为机密，以隐藏官员非法行为的做法，可予以处罚。人们的其他关切仍未得到处理。

南苏丹

南苏丹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
死刑：保留
人口（数据涵盖南苏丹和苏丹）：4,460 万
人均寿命：61.5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108.2
成人识字率：70.2%

南苏丹在根据 2005 年的《全面和平协议》进行公投 6 个月后，于 7 月 9 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南苏丹继续与苏丹进行关于分享石油、公民身份和边界划分的谈判。武装冲突和社区间的冲突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杀戮和财产被毁。保安部队任意逮捕和拘留记者、反对派团体成员和示威者。大批南苏丹人和难民继续从苏丹来到南苏丹。

背景

《南苏丹共和国临时宪法》（《临时宪法》）得到南苏丹立法会议的通过，并在 7 月 9 日生效，生效期没有确定。《临时宪法》的一项条款，允许苏丹议会中的南方议员进入南苏丹立法会议。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在 7 月 9 日开始执行任务，任务初始期限为一年。南苏丹在该月稍后时间成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成员。

武装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他们的 1,500 多名战斗人员等待被收编入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7 月 23 日，武装反对派领导人加特鲁克·盖伊（Gatluak Gai）丧生，他死亡的情况受到争议，3 天前他在团结州当局的斡旋下签署了一项协议。8 月初，南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SSLM/A）前领导人彼得·加代特（Peter Gadet）与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但从他的组织中分离出去的派系仍在南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领导下进行活动。从 4 月开始，武装反对派领导人加布莱尔·坦吉尼耶（Gabriel Tanginye）和他的两名副手一直在首都朱巴受到软禁，此前他的部队与苏丹人民解放军在上尼罗河与琼莱州交战。至年底时，他们仍未受到任何指控。

- 11 月 4 日，反对派团体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彼得·阿卜杜尔·拉哈曼·苏尔（Peter Abdul Rahaman Sule），因为据称招募年轻人而在西赤道州被捕。在年底时，他仍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
- 12 月 19 日，反对派武装团体苏丹民主运动及其军事组织南苏丹军的领导人乔治·阿瑟（George Athor），在南苏丹的摩罗伯县（Morobo）被苏丹人民解放军杀死。

武装冲突

苏丹人民解放军和反对派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导致各方都犯下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非法杀害平民及摧毁与劫掠财产。反对派武装团体沿主要公路埋设反坦克地雷，造成平民死伤。

- 10 月 8 日，一辆公共汽车在马约姆（Mayom）和曼凯恩（Mankien）之间的道路上压到一枚反坦克地雷，造成 18 名平民丧生，包括 4 名儿童。10 月 29 日，从南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分离出的反对派武装团体，与苏丹人民解放军在团结州的马约姆发生冲突。苏丹人民解放军称，有 15 名平民丧生，18 人受伤。
- 11 月 16 日，一个据信忠于乔治·阿瑟的反对派武装团体，袭击了琼莱州的 3 个村庄，并焚烧和劫掠财产。据报有 4 名平民丧生，多人逃离。

社区暴力冲突

琼莱州的两个民族洛乌努埃尔人（Lou Nuer）和穆尔勒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报复性袭击事件。6 月 15 日，洛乌努埃尔人在皮伯县（Pibor）袭击了穆尔勒人，几所村庄遭到劫掠和焚烧，400 多人被杀。8 月 18 日，穆尔勒人袭击乌罗县（Uror）的洛乌努埃尔人，据报有 600 多人丧生，200 多人失踪，7 所村庄被毁。联合国估计，交战导致大约 2 万 6 千人流离失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遇难，该组织的大院和诊所遭到抢劫和焚烧；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仓库也在该事件中被劫掠。从 12 月 31 日开始，洛乌努埃尔人武装在皮伯县袭击了穆尔勒人，还抢劫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诊所，并焚烧平民住房。袭击事件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人丧生。

9 月 17 日，与瓦拉布州交界的团结州马彦底特县（Mayiandit）发生了社区间的交战，导致 46 人丧生，5 千人流离失所。

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保安部队骚扰并任意拘留记者、反对派团体成员和批评政府的示威者。

- 8 月 23 日，在瓦拉布州的夸久克（Kuacjok），议员多米尼克·邓·马约姆·阿金（Dominic Deng Mayom Akeen）遭到武装保安人员的逮捕和袭击。他被拘留了一天，这和他对媒体所作的关于食品短缺的声明有关。
- 9 月 30 日，《公民报》的主编尼埃尔·波尔（Nhial Bol）遭到警察的逮捕和短暂拘留。此前一家中国石油公司的办事处遭到关闭，其经理被捕，该报的一篇文章指称瓦拉布州的一名部长腐败。
- 10 月 4 日，针对食品价格不断上涨以及教师的低工资情况，西加扎勒河州瓦乌的中学生举行和平抗议。保安部队则以枪弹和催泪弹回应。至少有 7

人被捕，其中包括学生，他们在年底时仍被拘留在瓦乌的监狱；2 人死于保安部队造成的枪伤。

- 11 月初，《命运报》的主编诺・贾兰（Ngor Garang）和记者邓迪特・阿约克（Dengdit Ayok）分别被国家安全部门人员逮捕。据报诺・贾兰在拘留期间遭到殴打，两人在 11 月 18 日获释。据信他们的被捕和一篇批评总统的文章有关。

酷刑、其他虐待和强迫失踪

南苏丹警察机构（SSPS）等保安力量实施了骚扰、逮捕、酷刑或其他虐待行为，受害者包括联合国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一些人遭到强迫失踪。7 月 26 日，总统下令解散南苏丹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特别部门及其公共安全部门。公共安全和刑事调查部门的前负责人马莱尔・努・约克将军（Marial Nour Jok）在 7 月 30 日被拘捕，此前有指称说，他涉及设立非法的看守所以及酷刑和腐败。

- 住房部建筑师约翰・路易斯・西尔维诺（John Louis Silvino）在 3 月 25 日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
- 10 月，4 名警察被捕并面临审判。此前，17 岁的杰克林・瓦尼（Jackline Wani）在 6 月 13 日被控偷窃后，遭受了刑事调查部门实施的酷刑。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在南苏丹独立前生活在苏丹的南苏丹人，继续返回南苏丹，因为他们在苏丹不再具有公民权。至年底时，一万多人仍滞留在苏丹的科斯提（Kosti）火车站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营，等待返回南苏丹。

从 6 月起，由于苏丹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团体北苏丹人民解放军之间爆发冲突，大批难民从苏丹进入南苏丹。

死刑

该国有 150 多名死囚。至少有 5 人被处决：一人于 8 月在朱巴监狱被处决；2 人于 11 月 11 日在瓦乌监狱被处决，另外 2 人则于 11 月 21 日在同一所被处决。

叙利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国家元首：巴沙尔·阿萨德
政府首长：穆罕默德·纳吉·奥特里
死刑：保留
人口：2,080 万
人均寿命：75.9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16.2
成人识字率：84.2%

和平示威者上街要求政治改革以及政府下台，人数之多前所未有，政府军对他们使用了过度和致命的武力。国家侵害行为的模式和规模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据报有 4,300 多人在抗议期间和示威者的丧礼期间丧生，或者死亡与抗议有关，大多数人似乎是被包括狙击手在内的保安部队人员射杀。居民区中的军事行动用上了坦克。一些保安部队人员也被杀，据称一些人是因拒绝向抗议者开枪而被杀，另外的人是被叛逃的军人和参加反政府运动的其他人所杀。一些犯人受到特赦释放，但数千人因和抗议有关而被拘留，许多人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关押，并遭受酷刑。据报至少有 200 名被拘留者在可疑的情况下死亡；其中许多人似乎曾遭受酷刑。当局没有对据称发生的非法杀戮、酷刑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独立调查，犯下这些罪行的保安部队没有受到惩罚。镇压行动迫使数千名叙利亚人流离失所，许多人逃到邻国。判处死刑的情况继续发生，而且据报发生了处决。

背景

2 月发生的支持改革的小规模示威，在 3 月中旬发展成为大规模抗议。此前在德拉，人们要求释放被拘留的儿童，保安部队对他们动用了严重过度的武力。抗议迅速扩展，政府则试图用野蛮武力来镇压抗议，手段包括用狙击手向和平示威的人群射击，同时声称身份不明的反政府“武装团伙”对暴力负责。

作为回应，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宣布进行各种改革。4 月，他取消了自 1963 年开始一直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并废除了因不公而臭名昭著的最高国家安全法院，该法院曾将数千名批评和反对政府的人士投入监狱。他还下令，一些库尔德人少数群体成员应获得公民权，而被排除在此待遇之外的其他人仍然没有国籍。他同时签署一条法令，允许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进行最长达 2 个月的拘留。根据一项新颁布的《和平集会法》，只有那些事先得到当局 “适当许可”的示威属于合法。在 3 月、6 月和 11 月，总统对不同类别的犯人分别实行了 5 项特赦，获释者包括一些良心犯和在抗议中被拘的人，但大多数此类犯人仍遭关押。关于新党派、选举和媒体的法律在 8 月得到通过。虽然这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所有三项改革都未能对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有效的保障。

3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了一个事实调查团。调查团在 8 月作出的结论是，在叙利亚可能发生了危害人类罪。人权理事会在 8 月设立了一个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并在 11 月 23 日称，对叙利亚军事和保安力量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包括“杀戮、酷刑、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监禁或其他形式严重剥夺自由的行为及强迫失踪”，表示严重关切。叙利亚当局拒绝人权理事会和调查委员会入境，也拒绝大多数国际媒体和独立的人权组织入境。

在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阻止了一项谴责在叙利亚的罪行和其他侵害行为的拟议决议，但美国、欧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都实施了制裁；从 4 月起，美国政府扩大了自 2004 年开始就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11 月，阿拉伯国家联盟先暂停了叙利亚的成员资格，然后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因为叙利亚政府违背了其承诺，没有从叙利亚的城市撤军，也没有停止暴力并释放那些因和抗议有关而遭监禁的人。12 月下旬，阿拉伯国家联盟派出观察员，来监督叙利亚政府履行这些承诺的情况。

过度使用武力和法外处决

政府军据报多次对和平抗议者和其他抗议者，使用致命和其他过度的武力。许多人在参加大规模抗议活动或遇害者的葬礼时，似乎遭到狙击手的枪击。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被派遣到德拉、霍姆斯和其他地区，并向居民区开火。当局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实行了焦土政策。政府称其受到武装团伙的袭击，试图以此作为残酷镇压的理由，但未能就此提供任何可信的证据，直到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其持续镇压导致人们开始协同进行武装抵抗，参与者包括从政府军中叛逃并转而反对政府的士兵。至年底时，据报有 4,300 多人 — 联合国的数字是 5 千多人 — 因抗议和骚乱而丧生，其中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和旁观者，他们对保安部队和他人未构成任何威胁。还有比这多得多的人受伤。

- 在德拉市，保安部队在 3 月 18 日据报至少枪杀了 4 人，遇难者当时在抗议一些儿童被拘留的情况，这些儿童被控在墙上书写反政府口号。据报至少还有 7 人在 3 月 23 日被杀，保安部队当时袭击了抗议者避难的奥迈里清真寺。阿什拉夫・阿卜杜勒・阿齐兹・马斯里（Ashraf ‘Abd al-‘Aziz al-Masri）腿部受伤，一名他求助的保安部队人员然后据报近距离枪击他的头部。
- 在吉斯尔舒古尔，据报保安部队的狙击手射杀了可能多达 25 名送葬者，这些人在 6 月 4 日参加巴塞尔・马斯里（Basel al-Masri）的葬礼，另有多人受伤，包括一名在救护一受伤男子的红新月会急救人员。
- 在霍姆斯，据报约有 15 人在 7 月 19 日被枪杀，他们当时在参加 10 名在前一天被杀的抗议者的葬礼，这 10 人中包括拉比・约亚（Rabee’ Joorya）。他的母亲和一名兄弟在送葬时被杀。
- 在哈马，据报军人在 7 月 31 日开枪击中哈立德・哈迈德（Khaled al-Haamedh）的背部，他当时走在去医院的路上，然后军队的坦克从他身上碾过，他随后死亡。

- 在代尔祖尔（Dayr al-Zor），14 岁的穆罕默德·姆拉·埃萨（Muhammad al-Mulaa ‘Esa）在 11 月 13 日据报被保安部队人员枪杀，当时他和他的同学被命令参加支持政府的游行，他予以拒绝。

迫害受伤者和医务工作者

当受伤的抗议者在医疗中心寻求治疗时，他们面临遭到逮捕和虐待的危险，包括被阻止治疗。如果医院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参与或支持抗议活动，或治疗受伤的抗议者，而未将伤员报告给当局，他们也面临逮捕和迫害；据称几名医务工作者可能因治疗受伤的抗议者而遇害。

- 医生萨克尔·哈拉克（Sakher Hallak）经营一家治疗饮食失调的诊所，他在 5 月 25 日被捕，据报 2 天后死亡，他当时被关押在阿勒颇的刑事保安部。送回的遗体显示，他的肋骨、双臂和手指骨折，眼睛被剜出，生殖器遭摧残。他的遇害可能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使医生能够治疗所有受伤的人，包括示威者，而且他在不久前曾前往美国。
- 霍姆斯省塔尔多国家医院行政总监马兹·法莱斯（Ma’az al-Fares）的尸体，在 11 月 24 日被送还给他的家人，他在被关押时似乎因酷刑而死亡。

镇压异议

虽然当局解除了紧急状态，并颁布据称允许和平抗议和政党登记的法律，但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仍受到严格限制。保安部队逮捕数千名和抗议有关的人，一些人在示威时被捕，另一些人是在突然入户搜查、逐户搜查或其他大搜捕中被捕。数百人甚至可能是数千人遭到强迫失踪，他们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关押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正式或临时的拘留所， 例如运动场。所有这些场所都普遍发生酷刑和其他虐待。

被拘留者包括政治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记者、博客作者、伊玛目、拒绝向抗议者开枪的军人，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其中一些人为了避免被捕而躲藏起来。数百名被捕者在受到军事或刑事法庭审判后获释，或根据阿萨德总统签发的特赦令获释，但在年底时，其他数千人仍被关押。

- 65 岁的人权活动人士穆罕默德·纳加蒂·塔亚拉（Mohammed Najati Tayyara），于 5 月 12 日在霍姆斯被政治保安部门人员逮捕，他被控传播“可能损害国家士气的虚假新闻”，此前他就保安部队虐待抗议者的情况接受了媒体采访。一名法官在 8 月命令将他保释，但他随后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空军情报部门人员拘留了 11 天，在此期间他遭到殴打。在 2011 年年底，他仍被关押在霍姆斯中央监狱拥挤的牢房中。
- 妇女权利活动人士哈娜蒂·萨鲁特（Hanadi Zahlout）于 8 月 4 日在大马士革被捕，她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拘留了 2 个月，然后被转移到阿德拉

（‘Adra）监狱，她与其他 6 人面临审判，受到的指控包括“煽动抗议”。她在 12 月 4 日获释。

- 记者阿戴尔·瓦立德·卡萨（‘Adel Walid Kharsa）因为匿名报告国家镇压抗议的情况，在 8 月 17 日被国家安全人员逮捕。他被与外界隔绝地关押了 5 周，随后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获释，但在 10 月 31 日又被军事情报部门重新拘留。在 2011 年年底时，他仍遭到与外界隔绝地拘留，他是一名强迫失踪受害者。
- 人权活动人士穆罕默德·伊亚德·塔亚拉（Mohamed Iyyad Tayyara）于 8 月 28 日被军人从家中带走，这似乎是因为他曾报告侵犯人权行为。他一直被秘密拘留到 12 月初，然后被转移到霍姆斯中央监狱。
- 库尔德作家侯赛因·埃索（Hussein ‘Essou）在年底时仍遭关押，他于 9 月 3 日在哈塞克被捕，他此前宣布支持要求改革的抗议活动。

许多异议人士和前良心犯继续被禁止出国，他们无法挑战作出这种规定的行政禁令。在国外示威声援抗议者的叙利亚人，受到叙利亚大使馆人员和其他一些人的监视和骚扰；他们在叙利亚的一些亲属也遭到虐待，这似乎是对他们行为的报复。

- 未被官方认可的叙利亚人权捍卫和公众自由库尔德组织主席穆斯塔法·凯德·奥索（Mustafa Kheder Osso），面临叙利亚律师协会的纪律惩戒，此前他在 7 月参加了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抗议活动，并向媒体发言。惩戒行动可能使他无法继续从事律师工作。
- 人权律师安瓦·布尼（Anwar al-Bunni）在 2011 年整年都被禁止出国。
- 生活在美国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马莱克·简达里（Malek Jandali），于 7 月在美国示威声援叙利亚抗议者。4 天之后，他的父母在霍姆斯的家中遭到武装男子的殴打。他们对他的父亲说：“这就是你儿子嘲笑政府的后果。”

犯人的释放

面对抗议和国际社会表达的关切，阿萨德总统分别签发了 5 项特赦令，获释者包括良心犯、因和抗议有关而被拘留的人，以及被查禁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根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未经证实的说法，最近在 11 月进行的 2 次特赦中，在抗议期间被拘的 1,700 多人获得释放。

- 80 岁的资深人权律师海瑟姆·马莱（Haytham al-Maleh），在 3 月的第一次特赦中获释。在 2010 年的一次不公审判后，他被判处 3 年徒刑，特赦前他在服刑。
- 人权律师穆哈纳德·哈萨尼（Muhannad al-Hassani）在 6 月的特赦中获释，他在 2010 年 6 月的一次不公审判后被判处 3 年徒刑。
- 政治活动人士卡马尔·拉布瓦尼（Kamal al-Labwani）是自由民主联盟的创始人，该政党未被官方认可。他在 11 月 15 日获释。他被判处 12 年徒刑，已服刑 6 年，5 月 31 日签发的特赦令将他的刑期减半。

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保安部队对被拘留者广泛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以获取信息、进行逼供以及惩罚和恐吓那些被怀疑反对政府的人。一些受害者担心，如果他们的身份被披露，他们就会面临报复。

- 一名于 4 月在巴尼亚斯被拘留的人说，他在没有食物或清洁饮水的情况下被关押了 3 天，保安部队用步枪枪托殴打他和其他人的颈部和肩膀，并剥下他的衣服，用棍棒和电缆殴打他，还迫使他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
- 一名男子说，当他于 5 月在霍姆斯被军事情报部门拘留时，他被打昏并遭受电刑，还被威胁说他的阴茎会被切掉。他随后在被蒙住双眼的情况下，同意在他没有看过的文件上按大拇指印。
- 一名大马士革的男子在 5 月被捕后，被国家安全部门人员关押在大马士革。他们鞭打和悬吊他，剥夺他的睡眠，并多次将冷水浇在他赤裸的身体上。他病倒了，但无法得到治疗。

拘留期间的死亡

反映出酷刑事件不断增多的一个情况是，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上升。他们因抗议而被拘留，据报至少有 200 人在关押期间死亡。在许多情况中，现有证据说明死因可能是酷刑和其他虐待。没有任何犯罪者被绳之以法。一些受害者是儿童。

- 塔里克·齐亚德·阿卜杜勒·卡德尔（Tariq Ziad Abd al-Qadr）在 4 月 29 日被捕，他的尸体于 6 月被交还给他在霍姆斯的家人。当时拍摄的录像显示，尸体上有多处伤痕。他的颈部和阴茎似乎遭到电灼，身体上还有其他烧伤痕迹，以及似乎是鞭打留下的痕迹，身体侧部还被捅伤。他的一些头发也被拔出。一份似乎是由国家医院作出的报告称，他死于“胸部遭枪击”，但他的尸体上没有明显的子弹伤痕。
- 15 岁的泰莫·穆罕默德·沙里（Thamer Mohamed al-Shar’i）在 4 月 29 日失踪，保安部队当时在德拉附近对抗议者进行大规模逮捕，并向他们射击。后来，一名被拘留者在获释后称，看到他在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部门拘留所，遭到审问人员用棍棒殴打，而他胸部已有枪伤。他的遗体据报在 6 月 6 日被送还给他的家人。
- 9 月，一对夫妇确认了他们失踪的女儿齐纳波·霍斯尼（Zaynab al-Hosni）的尸体，尸体残缺并遭毁容，他们举行了葬礼。10 月 4 日，齐纳波·霍斯尼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当局试图以此来质疑有关叙利亚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报道可信性。但霍斯尼的命运和下落仍不为人知，人们也不知道下葬的残缺尸体的身份及该妇女的死因。

当局宣布仅调查两起据称在拘留拘留期间死亡的案件，死者是 13 岁的哈姆扎·阿里·卡提卜（Hamza ‘Ali al-Khateeb）和医生萨克尔·哈拉克（见上文）。根据受

到广为宣传的指称，他们曾遭受酷刑。两起案件的调查似乎既不独立也不公正，据称调查免除了保安部队的罪责。

有罪不罚

除了对两起拘留期间死亡指称的有缺陷的调查，当局没有调查保安部队犯下的多起非法杀戮、酷刑和其他严重侵害行为，也没有对负责者进行追究。对于以前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数千人遭受的强迫失踪，以及 2008 年 7 月赛德纳亚（Saydnaya）军事监狱的犯人被杀事件，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进行调查，并追究负责者的责任。

- 塔辛·马默（Tahsin Mammo）的家人在 2011 年偶然得知，他是赛德纳亚监狱 2008 年 7 月被杀的犯人之一。他是一名良心犯，在 2007 年 1 月和其他 4 名雅兹迪派库尔德人一起被捕。自 2008 年 7 月以来，他的家人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对库尔德人的歧视

据估计占人口 10%的库尔德人少数民族，继续面临基于身份的歧视，包括在使用自己语言和文化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他们实际上一直没有国籍，直到阿萨德总统在 4 月 7 日签署了第 49 号法令，将叙利亚国籍授予“外国”库尔德人，但不授予“隐藏的”（实际上是指未受登记的）库尔德人，这些人大多数生活在哈塞克省。库尔德权利人士继续面临逮捕和监禁。

- 2 月，库尔德语诗人奥马·阿布迪·伊斯梅尔（Omar ‘Abdi Isma’il）、阿布杜萨马德·胡赛因·马哈姆德（‘Abdussamad Husayn Mahmud）和艾哈迈德·法塔赫·伊斯梅尔（Ahmad Fatah Isma’il）各被判处 4 个月的徒刑。一名法官此前判定，他们因在 2010 年组织了一次库尔德诗歌节，而犯有“煽动种族和宗派冲突”罪行。

妇女权利

妇女继续在法律和实际做法上遭受歧视，并面临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谋杀和其他严重罪行，这经常是男性亲属表面上为了维护家庭“荣誉”而所为。1 月 3 日，阿萨德总统下令修改《刑法》，对以家庭“荣誉”为名而谋杀妇女或施以其他暴力，最低刑期从 2 年增加到 5 至 7 年。该法令还要求对强奸和其他性侵罪行至少处以 2 年徒刑；以前，如果犯罪者与其受者结婚，就会免于起诉和处罚。

死刑

叙利亚仍然继续死刑判决。未经证实的报告称发生了处决，但叙利亚当局没有透露这方面的信息。

英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政府首长：戴维·卡梅伦
死刑：废除了针对所有罪行的死刑
人口：6,240 万
人均寿命：80.2 岁
5 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 5.5

《被拘留者情况调查议定书》虽已公布，但仍远未达到人权标准。政府确认意图用保证计划来扩大驱逐出境行动，以促使一些人返回到他们真正面临酷刑危险的国家。巴哈·穆萨（Baha Mousa）案的调查结论，批评了英国武装部队严重侵犯被拘留者人权的行为。罗斯玛丽·纳尔逊（Rosemary Nelson）案的调查结论强烈批评国家机构多次错过可能防止她被杀的机会。一个就制定英国《权利法案》而进行调查的委员会在 3 月成立。

反恐和安全

酷刑和其他虐待

7 月，英国公布了被拘留者情况调查的职权范围和议定书条款。该调查在 2010 年得到确认，来审议英国在反恐行动中参与侵犯国外被拘留者人权的指称。引起人们关切的是，议定书没有遵循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因为政府在材料披露问题上保留最终决定权，这损害了调查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一些人期望自己的案件得到调查人员的审议，他们的律师则确认，他们已建议这些委托人不要参与。10 个非政府组织宣布，如果调查按提议进行，他们将不会合作。

调查的正式启动受到拖延，以待关于英国情报人员恶行指称的刑事调查结束。

9 月，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发现的文件显示，英国在 2004 年参与了将萨米·穆斯塔法·萨阿迪（Sami Mustafa al-Saadi）和阿卜杜勒·哈基姆·贝哈吉（Abdel Hakim Belhaj）非法转移到利比亚的行动，两人后来都就英国当局参与侵犯他们人权的指称，包括酷刑和其他虐待指称，向英国当局提出民事索赔。

10 月 3 日，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对情报人员在海外拘留及审问行动和情报分享方面所受指导的合法性作出裁决。法院裁定应修改该指导，以绝对禁止给被拘留者戴头罩。有指称说，在评估被拘留者是否会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风险时，该指导所依赖的标准不合法，但法院驳回了该说法。

12 月，政府致信美国当局，要求他们将尤努斯·拉马图拉（Yunus Rahmatullah）转交给英国关押，上诉法院此前就该案件下达人身保护令状。拉马图拉在 2004 年 2 月在伊拉克被英军捕获，并被交给美军。美军将他转移到阿富汗，自那以后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将他一直关押在巴格拉姆。

法律和政策变化

1 月，内政部公布了其对 6 项反恐和安全权力的审议结果。在该月稍后时间，恐怖主义涉案者在受指控前被拘留的最长期限由 28 天减少到 14 天。但政府在 2 月公布的法律草案又允许在未明确说明的未来紧急情况下，将最长期限恢复到 28 天。

- 7 月 13 日，最高法院在拉维（Al Rawi）和他方诉安全部门和他方的案件中裁决，在没有相应法定权力的情况下，法院不能在民事审判中命令实施“秘密材料程序”，该程序将允许政府在不公开的法庭审理中依赖秘密材料。

10 月，政府在《司法和安全绿皮书》中提出了新的立法提议。一些提议令人关切，包括在民事索赔等民事诉讼中扩大使用秘密材料程序的提议，以及一些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措施，这些措施限制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在国内法庭要求披露有关这些侵害行为的信息。但《绿皮书》包含了一些有限的措施来改进对安全和情报部门的监督。

控制令

至 12 月 14 日，有 9 人受到控制令管制，他们都是英国公民。

2005 年的《防止恐怖主义法》规定了控制令制度，该法律在 12 月被废除。取而代之的《防止恐怖主义和调查措施法》，新规定了行政限制令制度，涉嫌恐怖相关活动的人可以受到其管制。虽然比控制令制度的适用范围略微缩小，限制令可能仍构成剥夺自由或限制隐私、言论、结社和迁移自由权利的行为。在一段过渡期之后，限制令预计在 2012 年初完全取代控制令制度。政府还规定了“强化的”限制令，在未被界定的未来特殊情况下，目前根据控制令制度可采取的最为严格的限制，可能被重新实施。

驱逐出境

政府再次确认意图用保证计划，来实施和扩大驱逐出境行动，以促使那些据称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返回到他们面临酷刑和其他虐待危险的国家。

人们可在移民上诉特别委员会挑战这些驱逐出境的决定，但审理程序仍不公正，因为审理严重依赖秘密材料，这些材料不透露给相关者或他们选择的律师。

- 3 月，上诉法院维持移民上诉特别委员会的一项裁决，即阿尔及利亚公民 M.S.可以被遣送回阿尔及利亚，因为英国和阿尔及利亚谈判取得的外交保证，足以减轻他回国后面临的任何风险。移民上诉特别委员会在 2007 年裁决，M.S. 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但政府继续试图用其他理由将他驱逐出境，并依靠外交保证来促成遣返。
- 7 月，上诉法院允许埃塞俄比亚公民 X.X.案的上诉 ，据称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X.X. 挑战政府将他驱逐出境的决定，理由是如果遣返他就可能会遭受酷刑及其他虐待，并受到严重不公的审判。受到批准的上诉理由之一是，该案的信息据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些人，他们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长期非法拘留在非正规的关押地点。X.X.的律师称，不应采纳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材料。

在伊拉克的武装部队

7 月 7 日，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对斯凯尼（Al-Skeini）和他方诉英国一案作出裁决，该案是关于英军于 2003 年在伊拉克实施的安全行动中杀死 6 名平民的事件。法院裁决，《欧洲人权公约》适用于英国当时在伊拉克的行动，因为英军是占领军，英国因此需要对杀人事件进行独立和有效的调查。法院认为， 6 起杀人案中，英国在其中 5 起也没有这样做。

在同一天，大法庭还对杰达（Al-Jedda）诉英国一案裁决，希拉尔·阿卜杜勒·拉扎克·阿里·吉达（Hilal Abdul-Razzaq Ali Al-Jedda）受到的长期关押侵犯了他的自由和安全权利。他在英国设于伊拉克巴士拉的拘留所中被关押了 3 年多。英国称，联合国安理会 1546 号决议取代了申请人受到《欧洲人权公约》保护的权利，但法院驳回了该说法。

- 9 月 8 日，对巴哈·穆萨案的调查报告得到公布，调查是关于穆萨死于英国设在伊拉克巴士拉的拘留所的事件，和其他 9 名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伊拉克公民所受的待遇。调查所作的明确结论是，穆萨在遭受“令人震惊的无端严重暴力”后死亡，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甚至有可能全部被拘留者都遭受了严重侵害和虐待。”报告还发现，国防部未能就被拘留者的适当待遇问题提供清楚和一致的指南，这导致在伊拉克的军人使用一些在 1972 年已被英国政府禁止的审问手段。对于调查所提出的建议，除了一项之外，国防部全部予以接受，并称将采取相应措施来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侵害行为。但代表受害者和人权组织的律师，要求对那些被认定负责的人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刑事诉讼。

11 月 22 日，上诉法院对阿里·萨基·穆萨（Ali Zaki Mousa）一案作出判决。法院裁定，伊拉克历史性指称调查小组的独立性，不足以使其履行《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调查义务，该小组的任务是调查驻伊拉克英军对伊拉克公民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情况。

警察和保安部队

5 月 3 日，伊恩·汤姆林森案的陪审团作出了非法杀人的裁决，汤姆林森在 2009 年 4 月伦敦举行的 20 国峰会期间死亡。陪审团认定，他在被一名警察用警棍棍击并推倒在地后死亡。皇家检察署后来改变决定，将指控涉案警察过失杀人指控。审判预计在 2012 年开始。

当局仍在调查阿齐尔·罗德尼（Azelle Rodney）的死亡事件，他在 2005 年 4 月 30 日被伦敦警察枪杀。

歧视

9 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吉普赛人和游民遭到的广泛歧视和边缘化表示关切，并敦促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进他们获取教育、医疗保健和服务、就业和适足住房的途径。

- 10 月，300 至 400 名爱尔兰游民被强行驱逐出埃塞克斯的戴尔农场地区，而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的一些机构与专家、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及宗教领袖都呼吁停止驱逐行动。

向公司问责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 9 月指出，一些在英国登记的跨国公司的国外活动，对原住民的人权起着负面影响，委员会对此表示关切，并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来确保英国公司在国外活动时尊重人权。

委员会批评了《法律援助、量刑和处罚违法者法案》，如果该法案得到通过，就会限制外国人在英国法院状告跨国公司的能力。

北爱尔兰

北爱尔兰继续发生准军事组织的暴力事件。4 月 2 日，警员罗南·克尔（Ronan Kerr）被一枚置于其汽车底部的炸弹炸死。共和派异议分子被指对杀人事件负责。

警方申诉专员受到严厉批评，因为在调查警察于非法杀害事件中的不当行为时，他缺乏独立性。他宣布将在 2012 年年初去职。

5 月，最高法院对麦考伊和阿诺尔（McCaughey & Anor）一案作出裁决。法院裁定，马丁·麦考伊（Martin McCaughey）和德西·格鲁（Dessie Grew）死亡事件的审讯，必须履行 1998 年《人权法案》所保护的生命权方面的程序责任。这两人在 1990 年被英国武装部队人员枪杀。

- 2 月，对罗伯特·汉密尔（Robert Hamill）案的调查完成了最终报告 。但涉及该案的 3 人被控妨碍司法公正，在针对他们的法律诉讼完成之前，报告不会被公布。
- 5 月，当局公布了律师罗斯玛丽·纳尔逊一案的调查结果，她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在北爱尔兰的勒根遇害，一枚炸弹被安置在她的车上。报告强烈批评了一些国家机构，因为他们多次错过可能防止她被杀的机会，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国家机构直接促成她遇害。
- 10 月，政府宣布任命一名资深律师审议关于律师帕特里克·菲纽肯（Patrick Finucane）被杀案的全部现有文件。菲纽肯在 1989 年 2 月 12 日被效忠派准军事组织和英国国家特工合谋杀死。政府的决定违背了以往关于进行全面和公开调查的承诺，受到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因为这不会是一个符合国际人权法律的有效、独立、公正和彻底的调查。菲纽肯的家人开始司法复核程序，来挑战该决定。

北爱尔兰执行委员会在 9 月宣布，提议对以往发生的机构性的侵害儿童情况进行调查。但调查可能无法及时得到法定依据，这可能使其在起初时没有必要的权力，来强迫证人出席并取得文件。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3 月，政府颁布了一项跨部门的行动计划，以打击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内政部还在该月宣布一个试点项目将永久存在，该项目援助那些因移民身份不确定而缺乏获取公共资金渠道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但该试点项目仅适用于持配偶签证的妇女；持其他签证或暂时工作许可的妇女仍无法获得必要的服务。

废除海外家务工作者签证的计划引起人们的关切，该签证允许家务工作者在抵达英国后更换雇主，而这项计划可能使家务工作者更易遭受剥削，有些情况下还可能使他们更易遭受人口贩运。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削减政府资助的法律代理（法律援助）的提议，使人担心庇护和移民方面法律咨询缺乏资金的情况将更为恶化，英国一些地区已经没有用于此类咨询的资金。

庇护申请遭拒者继续被强行遣返到阿富汗和伊拉克，而这些人真正面临人权侵犯危险。

- 在年底时，当局仍在调查安哥拉公民吉米·穆班加（Jimmy Mubenga）的死亡事件，他在 2010 年遭强行遣返时死亡，这引起人们要求改变强行遣返系统，因为私营保安公司在强行遣返时使用的危险制伏手段令人关切。

- 6 月，欧洲人权法院在苏菲和埃尔米诉英国一案中裁决，将两名索马里公民遣返索马里，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因为他们在遣返后会真正面临虐待危险（参阅关于索马里的报告）。

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国家元首及政府首长：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死刑：保留
人口：3亿1,310万
人均寿命：78.5岁
5岁以下死亡率：每千人7.8

今年共计 43 名男子被执行死刑，恶劣的监狱条件继续堪忧。大量被拘留者仍无限期地被军事拘留在关塔那摩，而美国政府宣布有意在军事委员会审判中，寻求将 6 名被拘留者处以死刑。截至年底，约 3,000 人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莱姆空军基地的美国拘留所。美国在反恐背景下使用致命武力，以及在国内执法背景下使用过度武力的报道持续不断，令人严重关切。

反恐和安全

拘留在关塔那摩

2011 年末，总统奥巴马关闭关塔那摩拘留营的期限届满近两年后，仍有 171 名男子仍被关押在那里，其中包括 4 名被军事委员会定罪的人。

今年，基地一名被拘留者被移送他处。两名阿富汗被拘留者身亡，一名死于自然原因，第二名据报是自杀死亡，包括他们在内，在拘留营里死亡的人共计 8 名。

12 月 31 日，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其内容包括，在反恐背景下可未经诉讼或审判而无限期拘留个人。

审判关塔那摩被拘留者

4 月 4 日，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军事委员会将审理 5 名涉嫌参与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的关塔那摩被拘留者案件——哈立德·谢赫·默哈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瓦利德·本·阿塔士（Walid bin Attash）、拉姆兹·本·阿尔·士比士（Ramzi bin al-Shibh）、阿里·阿卜杜·艾尔·阿桎（‘Ali ‘Abd al-‘Aziz）及穆斯塔法·艾尔·哈萨维（Mustafa al Hawsawi）。这与他 2009 年 11 月作出的公告背道而驰，他当时宣布该 5 名男子将在美国国内的普通联邦法院接受审判。司法部长指责美国国会员作 180 度大转变，他们 “不管审判地点在何处，强加限制，阻挡政府转移任何关塔那摩被拘留者到美国接受审判”。检察官建议，5 名男子若被判罪名成立，应当处以死刑。审判到年底为止尚未开始。这 5 名被拘留者被美国秘密拘留长达 4 年，期间禁止与外界联络，其后于 2006 年被移送至关塔那摩。

9月，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将针对沙特阿拉伯公民阿布德·阿尔·拉希姆·阿尔-纳什里（‘Abd al Rahim al-Nashiri）的指控提交法院审理；如罪名成立，他可能被判处死刑。政府声称，如果艾尔-纳什里在军事委员会审判中被判无罪，仍可能被无限期拘留。审判预计将于年底开始。

2 月，苏丹公民努尔·欧斯曼·穆罕默德（Noor Uthman Muhammed）在军事委员会审判中认罪，承认曾提供物质支持恐怖主义，被判处 14 年有期徒刑。其后，他答应在往后的军事委员会或联邦法院诉讼为美国作证以获取缓刑，仅需服刑 34 个月。

自 2001 年以来，包括努尔·欧斯曼·穆罕默德在内共 6 人被军事委员会定罪，其中 4 人认罪。

加拿大公民奥马·卡德尔（Omar Khadr）在 2002 年被美军逮捕时年仅 15 岁，至 2011 年底仍被拘留于关塔那摩。2010 年，他承认曾犯下 5 项“战争罪”，被军事委员会判处 40 年有期徒刑，刑期后来被减至 8 年。加拿大与美国当局同意，他在美国服刑一年后便会被移送至加拿大。他在 10 月已服刑一年。

两名也门籍男子萨利姆·艾哈迈德·哈姆丹（Salim Ahmed Hamdan）和阿里·哈姆扎·艾哈默德·肃里曼·艾尔·巴赫卢（Ali Hamza Ahmad Suliman Al Bahlul）被军事委员会定罪。军事委员会的审查法院对两起案件发表意见， 并维持法院的定罪判决和判刑。

坦桑尼亚公民艾哈迈德·哈勒凡·盖拉尼（Ahmed Khalfan Ghailani）涉嫌参与 1998 年美国驻东非大使馆爆炸案，2010 年 11 月被美国地方法院定罪，今年 1 月被判无期徒刑。他被中央情报局秘密关押两年，再被美国军事拘留在关塔那摩近 3 年，2009 年终于被移送至纽约。到 2011 年底，他仍是关塔那摩唯一一位移交美国联邦法院审判的被拘留者。

美国在阿富汗进行拘留

数百名被拘留者被关进美国在阿富汗巴格莱姆空军基地的帕尔旺拘留所。该拘留所仍拘留约 3,100 人，这数字比一年前的高出约 3 倍。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说，被拘留者多数是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被联军拘留的阿富汗公民。五角大楼表示，今年 1 月已开始“过渡拘留行动”，逐步将帕尔旺拘留所交由阿富汗当局管理，第一步骤是将被拘留者囚禁单位交给阿富汗国防部处理。（请参阅关于阿富汗的条目）

有关巴格莱姆的被拘留者是否有权寻求美国法院挑战被拘留的合法性此一问题，美国联邦地方法院依然在进行诉讼。2010 年 5 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一名地方法院法官于 2009 年作出的裁决。法官当时裁定 3 名巴格莱姆的被拘留者可在其法院申办人生保护状，3 人均非阿富汗公民，并在阿富汗以外的地区被逮捕。

其他拘留和审判

4 月，索马里公民艾哈迈德·阿布杜卡迪尔·瓦萨米（Ahmed Abdulkadir Warsame）在亚丁湾被美军拘留，7 月上旬送往美国，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艾哈迈德·阿布杜卡迪尔·瓦萨米被移送美国前，明显被拘留至少 6 星期，期间不能与外界联系，另被秘密拘留至少两星期。关于他被移送前所遭受的待遇，国际特赦组织曾向当局反映关切，当局回应表示："美国政府一向坚持正在与基地组织和其相关力量战斗，为击败敌人将会采取一切合法措施，包括拘留"。

有罪不罚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政府在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和转移计划下所犯的人权侵害行为，仍未被问责。转移即透过未经司法及行政正当程序的办法，将个人从一个国家转移另一个国家被拘留）。

5 月 16 日，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审理穆罕默德诉杰普森（Mohamed v. Jeppesen）的案件，遗下一起 2010 年被下级法院驳回的诉讼案亟待处里，5 名提出诉讼的男子声称曾在美国秘密拘留和转移计划下，遭受美方人员及其他国家政府特工实施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11 月，这些男子将案件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处理。

6 月 30 日，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已"初步审查"了中央情报局计划实行的讯问活动。他说，检察官建议就两名被拘留者死亡的事件，进行"全面刑事调查"， 他已认同接受，但没有授权进一步调查其他事件。

10 月，一名联邦法官发表意见，拒绝就中央情报局销毁秘密拘留计划审讯过程的录像带这一行为，判其蔑视法庭。法院曾下令政府提供或确认关于被拘留者待遇的材料，而录像带是在法院颁令一年多以后，于 2005 年被销毁的。录像带记录了中央情报局使用"水刑"等"强化审讯手段"的内容。

使用致命武力

5 月 1 日，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其他人员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在军事行动中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美国政府表明，此次行动是按照美国与基地组织进行全球武装冲突的自身定义而实施，因此国际人权法律并不适用于此。在美国当局尚未进一步澄清的现况下，本·拉登被杀害看似是不合法的。

9 月 30 日，一架美国无人机在也门攻击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车队，将他、萨米尔·汗（Samir Khan）和至少其他两人击毙。国际特赦组织曾向美国当局表达关切，反映这些杀害事件看似是法外处决，但截至年底当局仍未作出回应。

过度使用武力

至少 43 人被警方使用泰瑟枪电击后死亡，自 2001 年以来因此死亡人数已达 497 人。虽然验尸官将大部分有关的死亡事件归咎于其他原因，如潜在健康问题，但在 60 多起事件中，泰瑟枪被列为是致死原因或促成因素。多数死者并无持武器，许多被电击时也并未构成严重威胁。

5 月，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就泰瑟枪等能量型装置电击后死亡事件发表报告。报告表示，“未有确凿医学证据”显示，正常健康成年人遭受泰瑟枪电击后，死亡或严重伤害风险会较高。但报告指出，泰瑟枪造成的死亡事件中，多数死者曾被多次或长时间电击，并建议应避免这种用法。该研究还指出，安全系数或许不适用于小童、心脏病患者、长者、孕妇、以及其他“可能会有危险的个人”。

国际特赦继续呼吁执法机构暂停使用这种武器，或严格限制仅在受到死亡或重伤的直接威胁时才能使用。

警方被投诉过度使用武力对付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10 月及 11 月期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举行多半为和平的示威活动时，警方被指为了驱散示威者，向人群不加区别地发射催泪弹、豆袋弹和闪光爆炸手榴弹，并使用警棍打人，造成至少两人受重伤。一起相关民事诉讼案将在今年年底开始审理。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和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对付非暴力抗议者。

美国边境巡警在个别事件中分别射杀了 3 名男子，其中包括两名青少年。据称他们在美国与墨西哥接壤边界，向巡逻人员投掷石块。据报其中两人在墨西哥境内被警方从美国境内开枪射死。2010 年，15 岁的瑟吉奥·阿迪安·赫尔南地斯·古俄勒卡（Sergio Adrián Hernández Güereca）死于类似情况，美国司法部对此案进行调查，至今年年底仍悬而未决。

监狱条件

7 月和 10 月，加利福尼亚州数千名犯人进行绝食，以抗议安全囚禁单位的残酷隔离监禁环境。在佩利肯湾州立监狱的安全囚禁单元里，逾 1,000 名犯人每天 22.5 小时被关在无窗户的牢房，一家法院曾在 1995 年指出牢房条件“可能是多数人心理上所能勉强容忍的极限”。绝食抗议发生时，佩利肯湾州立监狱中逾 500 名囚犯已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服刑至少 10 年，78 人曾被关进安全囚禁单元至少 20 年。今年年底，若干改革措施将接受审查，其中包括修改编配嫌疑黑帮成员被无限期拘留在安全囚禁单元的程序。国际特赦组织连同其他组织一起谴责当局对绝食者采取纪律处分，并敦促当局终止实施不人道条件。在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其他美国州分，仍有数千名犯人在类似环境被隔离。

被控泄漏机密档案给维基解密网的美军士兵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被拘留期间的前 11 个月，被隔离监禁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一艘舰船上的禁闭室。4 月，他被移送中等安全级别的军事设施，在那可接触其他等待审判的囚犯，情况才有所改善。12 月 16 日，法庭开始预审他面临的刑事控诉。

儿童权利

3 月，美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支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目标，也支持其他国家政府在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建议美国批准《公约》的建议。截至年底，美国是除索马里外唯一尚未批准这项公约的国家。

8 月，乔丹·布朗（Jordan Brown）的案件被移交宾夕法尼亚州少年法庭受审。在此前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因为 11 岁时犯罪，一直面临以成人身份接受审判，以及被判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的可能性。

11 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考虑禁止对犯下杀人罪的 18 岁以下人士，判处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预计 2012 年中才会判决。2010 年，法院禁止对犯下非杀人罪的 18 岁以下人士，判处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

移民的权利

9 月，一位联邦法官暂时阻止通过亚拉巴马州部分关于无证移民的法律，但其他部分予以保留，其中一项条款规定州和地方警员进行例行交通检查时，如有“合理理由怀疑”个人为非法移民，即必须检查该人员的移民身份。该法规乃是美国至今最为严厉的移民法条款，在年底被美国司法部、教会团体及公民自由团体质疑。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纳州和犹他州实行类似的反移民法律，均在联邦法院面临法律挑战。

健康权 - 孕产妇死亡率

数百名妇女继续死于可预防的妊娠相关状况。美国政府在实现减少孕产妇死亡率的目标，未取得任何进展，而基于种族、民族、居住地和收入等的差距持续。国会今年引入几项法案，以解决健康差距问题，资助各州建立死亡率审查委员会，以及扩大最佳实践运用范围。截至年底，未有任何法案得到通过。

2010 年医疗改革法面临的法律挑战持续至今。

死刑

美国今年共有 43 名男性囚犯被注射毒针执行死刑，使美国自最高法院于 1976 年解除暂停使用死刑以来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达至 1,277 人。

3 月，伊利诺伊州成为美国第 16 个废除死刑的州分。11 月，俄勒冈州州长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呼吁对死刑制度开展“迟来的重新评估”。

11 月，爱达荷州执行 17 年以来第一次处决。

＊ 尽管有证据显示，埃迪·鲍威尔（Eddie Powell）有某程度的“智力障碍”，对其执行死刑将违反宪法，他仍于 6 月 16 在亚拉巴马州被执行死刑。

＊ 墨西哥公民温贝托·莱亚尔·加西亚（Humberto Leal García）于 7 月 7 日在得克萨斯州被执行死刑。他在逮捕后被剥夺联络领事馆的权利，对他执行死刑不但违反国际法，而且还违反一份具约束力的国际法院指令。

＊ 虽然特洛伊·戴维斯（Troy Davis）被定罪已备受严重质疑，数万人呼吁宽大处理此案，他还是于 9 月 21 日在佐治亚州被执行死刑。

＊ 曼努埃尔·瓦列（Manuel Valle）当了死囚 30 年后，于 9 月 28 日在佛罗里达州被执行死刑。

国际特赦组织的访问/报告

＃ 11 月，国际特赦的代表团前往关塔那摩旁听军事委员会审判，并于 2 月、7 月及 11 月前赴美国，访问佩利肯湾州立监狱等加利福尼亚州的隔离监狱设施。

-《美国：非礼勿视 —— 法官作出关于酷刑和其他虐待的裁决后，政府扭头视而不见》（索引号：AMR 51/005/2011）
-《美国：越陷越深 —— 政府与国会在关塔那摩拘留问题上加剧人权缺失的情况》（索引号：AMR 51/016/2011）
-《美国联邦羁押制度下审前拘留的恶劣条件（索引号：AMR 51/030/2011）
-《美国：单独囚禁 100 年 ——“安哥拉 3 人”为其公义而战》（索引号：AMR 51/041/2011）
-《美国：司法补救再次被堵 —— 最高法院驳回转移诉讼，不公义的情况持续》（索引号：AMR 51/044/2011）
-《美国：令人困窘的短暂难题 —— 各州抢夺毒针药物，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后 35 年对死刑的反思（索引号：AMR 51/058/2011）
-《“这就是我要待到死亡的地方”—— 儿童在美国面临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索引号：AMR 51/081/2011）
-《美国：国际特赦组织在囚犯恢复绝食后呼吁紧急改革加州的安全囚禁单位》（索引号：AMR 51/085/2011）
-《美国：关塔那摩 —— 损害人权 10 载》（索引号：AMR 51/103/2011）

-《美国：致命的分娩：美国的孕产妇医疗保健危机，年后更新，2011 年春》（索引号：AMR 51/108/2011）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度报告
全球人权状况

《国际特赦组织2012年度报告》记录了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在2011年的人权状况。

在这一年来，争取人权的呼声在全球各地得到回响。今年伊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屡屡受到压制的国家爆发了抗议活动。然而到年底时，由于各国政府未能确保伸张正义，保障安全和人的尊严，令到民众极度不满和愤怒，致使抗议活动席卷全球。

无论是在开罗或纽约，将这些抗议活动紧紧扣在一起的一个共通点是政府的快速行动以阻止和平抗议和压制异议。可是，即使面对残暴的镇压，而且有关方面使用致命无力，走上街头的人仍展现无比的勇气。

在这动荡、过渡性而又满布冲突的一年，仍然有为数众多的人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随着世界各地的人要求改善治理和尊重人权的呼声日增，本报告揭示世界各国领袖尚未奋起迎接挑战。

与我们携手合作 **amnesty.org**

AMNESTY
INTERNATIONAL